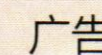


安塔基亚的悲歌

土耳其地震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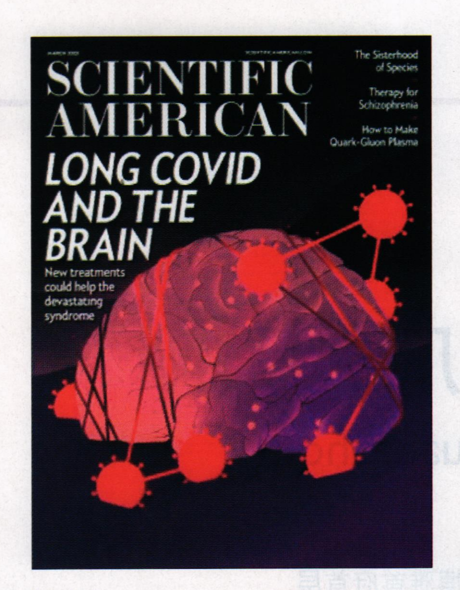
9 771005 360239 09>
生活周刊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广告


ROLLS
ROY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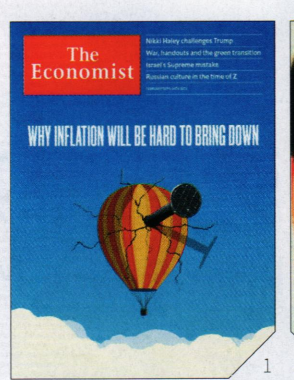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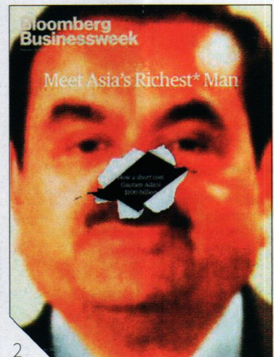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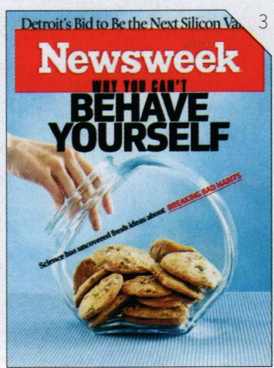
《科学美国人》2023.3

长期新冠与大脑

长期新冠是指症状在感染后至少持续三个月，并可能持续数年的新冠后遗症。身患长期新冠的人会出现的症状包括疼痛、极度疲劳、难以集中注意力或记忆力下降等。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学家在具有认知症状的长期新冠患者大脑里发现了炎症信号，说明这是一种神经免疫疾病。









1 《经济学人》2023.2.18

通货膨胀将比想象的更难降低

开年以来，美国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8%。欧洲的股票市场甚至表现得更为抢眼。种种迹象让投资者对通货膨胀的前景颇为乐观。但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问题并未解决，其主要挑战在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服务业。《经济学人》预测，这些经济体的通膨率不会低于3%～5%。而为了避免经济衰退，各国央行对通胀也将有一定的容忍度。

2 《彭博商业周刊》2023.2.13

亚洲首富的麻烦

1月24日，美国做空机构新登堡研究公司（Hindenburg Research）发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文件报告，指责印度Adani集团人为抬高股价、操纵会计游戏等行为，是“公司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一周内，该集团总市值下跌900亿美元。截至2月8日，Adani公司总亏损为1090亿美元，而集团创始人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的个人损失总计580亿美元，不再是亚洲首富。

3 《新闻周刊》2023.2.17

习惯系统

美国南加州大学心理系教授温迪·伍德（Wendy Wood）发现，美国人平均有43%的时间在做无意识、自动化的任务。社交媒体已经成功入侵我们大脑中涉及习惯形成的无意识部分。人们对虚假信息的分享可能并不是蓄意的，而是无意识的习惯性分享行为，并未考虑该举动的实际影响。研究习惯行为对社交媒体用户是否会发布错误信息有很强的预见性。

4 《科学》2023.2.17

“隐身”材料

为了生存，生活在开阔水域，或者在远洋栖息的动物们进化出了一种控制光线反射，从而“隐身”的技术。例如，甲壳纲幼虫，通过控制眼睛中晶体颗粒的大小和排列组合来控制光线的反射，进而使得它们的眼睛与原生栖息地的水色匹配。这为构造工程光学材料领域提供了灵感，科学家试图通过仿生，研制出可调节光线甚至“隐身”的材料。



28 封面故事

土耳其地震现场

安塔基亚的悲歌



94

社会

文化



116

专栏

2023年第9期，总第1227期，2023年2月27日出版。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王东东 Wang Dongd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刘畅 Liu Chang
线上发行业务 On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王霄 Wang Xiao　李振宇 Li Zhenyu
王荻 Wang di　陆佳杰 Lu Jiajie
姚贺梅 Yao Hemei
线下发行业务 Off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杨雪梅 Yang Xuemei　嵇晓萌 Ji Xiaomeng
李涛涛 Li Taotao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中读 + 人文城市合作电话：(010) 84681395
联系人：蔡华
E-mail：caihua@lifeweek.com.cn
图书出版合作电话：(010) 84681019
联系人：赵翠
E-mail：xingdu@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城市	经销商
上　海	上海鸿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8017668286
成　都	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	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	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	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	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　汉	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	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7427853
昆　明	昆明尚云图书报刊零售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	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883566
哈尔滨	黑龙江视博图书经销有限公司（0451）88382909
青　岛	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	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055155
长　春	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0431）82752206
大　连	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	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有限公司（0791）88820509
太　原	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	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	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	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	天津市文馨图书销售有限公司（022）87080096
河　北	兵行天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0311）83035788
新　疆	乌鲁木齐大漠骏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999859711
内蒙古	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　圳	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82055352
长　沙	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扫描二维码直接下载中读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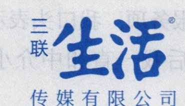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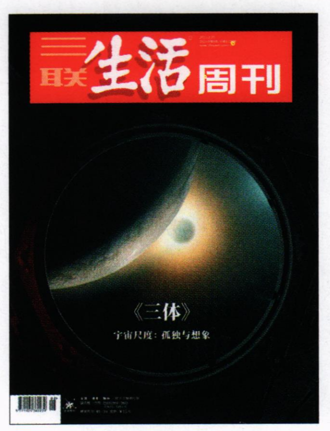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下载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2023年第8期，总第1226期

《三体》

作为科幻老书迷，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科幻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包含东方的哲学思想，同时每个长篇科幻背后都是长期的积累。在刘慈欣之前的短篇中，很多都有《三体》各种概念的雏形。当然了，不仅仅是刘慈欣的作品，还有很多国内作家的科幻作品也可圈可点，如王晋康、何夕、江波等，甚至包括翻译《三体》的华人作者刘宇坤，也有不少的优秀作品。可以这样说，属于中国科幻、东方价值观科幻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Eric）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买房之中介风波

去年8月，我打算入手一套单位附近的二手房，于是联系了一个知名品牌的房产中介。

几次现场带看后，初步确定好意向房源，中介小倩约了买卖双方议价谈判。经过数小时的拉扯，一直到晚上9点多，终于敲定了成交价格。

估算好中介费，我追问，还有没有其他费用？这时小倩就提到了预缴费用："包含3000元的金融服务费和1000元的权证服务费。客户自己找银行办理按揭贷款的，金融服务费后期会返还。"

"权证服务费也是可选项，客户不委托办理的，后期可以全额退。"一旁的门店王经理补充道，说完还特意提醒我回头看签约室墙上的收费公示牌，上面赫然写着可选择收费项包含金融服务费和权证服务费，金额分别是3000元和1000元。

在得到现场4名中介的肯定答复后，我再无疑虑，和远在外地的媳妇沟通完细节后，当场便交定金签了约。至于可选服务项，我口头表示后面再说。

之后我一直和中介小倩保持着联系，一边按流程准备资料，一边筹款。可选服务项方面，我微信告知小倩只选择代办按揭贷款事宜，权证服务我自己办理。小倩很快回复我"好的"。

房子过户后，我微信再去问小倩，权证服务费什么时候能退？对方却言语迟疑，似乎不记得有这回事。待我阐明事情原委后，她就推说去问问门店经理。

"事实上权证服务费我们一直都是不退的！"却不料门店王经理竟这样答复我，绝口不提签约现场的口头约定和签约中心收费公示牌这一茬。

几次沟通下来，双方各持己见。之后在微信群里的争执中，小倩的带班师傅一句话点醒了我："你去看居间合同条款吧，我们是按合同条款约定办事的。"

果不其然，一番查找后我终于在一堆电子合同中找到她所说的条款，大意是买方承诺委托中介办理权证服务事宜。至此，我总算明白了中介们前后表现不一的原委。我意识到自己大概率是被坑了。

接下来，小倩又催促我办理交房手续。约好日子去了房子那儿一趟，又是一肚子气：散架的旧家具七扭八歪地堆在客厅和主卧里，显得十分刺眼；现场测试4台空调，个个有气无力地吐着似有若无的风；两个马桶，一个水箱上不满水，一个水箱往外溢水；天然气灶则"因为长期没使用，天然气公司给停了用气权，需要买家去办理一下恢复供气手续"，在我当场提出质疑后，小倩才打电话找人咨询，一番调试总算见着了明火，却仍然对燃气热水器不能供热水视而不见。以上种种，远未达到合同中约定的家电家具"可正常使用"的标准。

眼见与其争执无果，我起了投诉的念头，回想起之前中介给过我一张服务监督承诺卡，于是打电话给大区总监，对方明确表示会解决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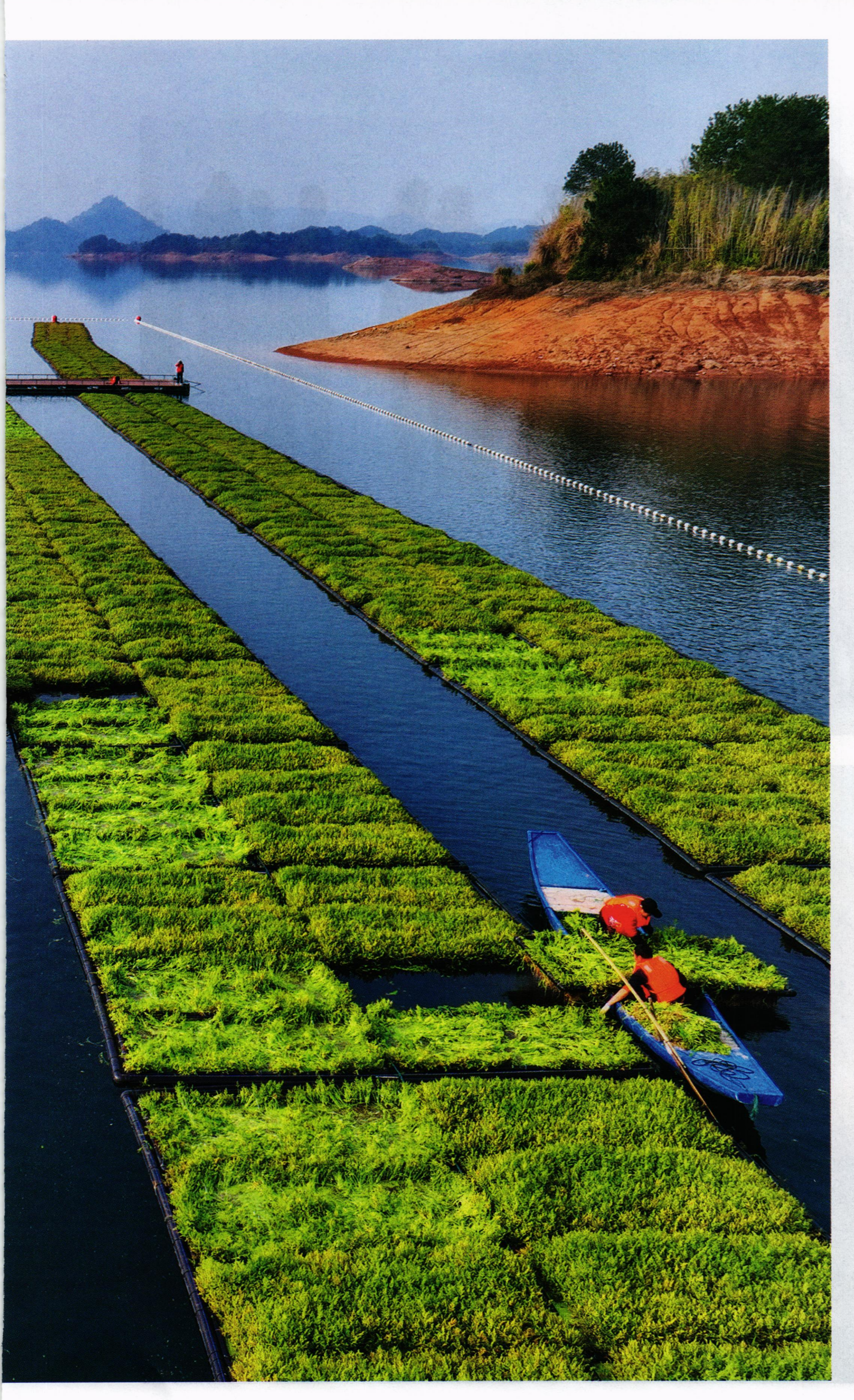
投诉的效果立竿见影。第二天一早，门店王经理就发来了道歉语音。没几天，黄总监也答复我可以通过发放1000元客户体验金的方式解决权证服务费的争议。另一边，在我的坚持下，中介找人清理了屋内的废旧家具；至于家电缺陷赔偿1500元的诉求，则因"公司没有权限"被一降再降到500元。与此同时，我还需要"自愿"配合签署一份电子协议，并承诺"不再就此事进行投诉和维权，不得反悔"。

十几天后，我如约收到1500元，随即办理了交房。事情总算办完了，我却高兴不起来。（读者 张云洁）

本期截稿时间：2月20日19时。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绘画：范薇


科研基地
严禁垂钓



中国 | **水上菜园**

2月17日，浙江淳安县千岛湖，工作人员趁着好天气采收水芹。坪山生态浮岛共计约65亩，选种的水芹能从水中带走一定数量的氮磷，进一步提升千岛湖水质。



希腊 | **抗议**

（右图）2月15日，演员和艺术家在雅典抗议旨在降低他们的学位等级的总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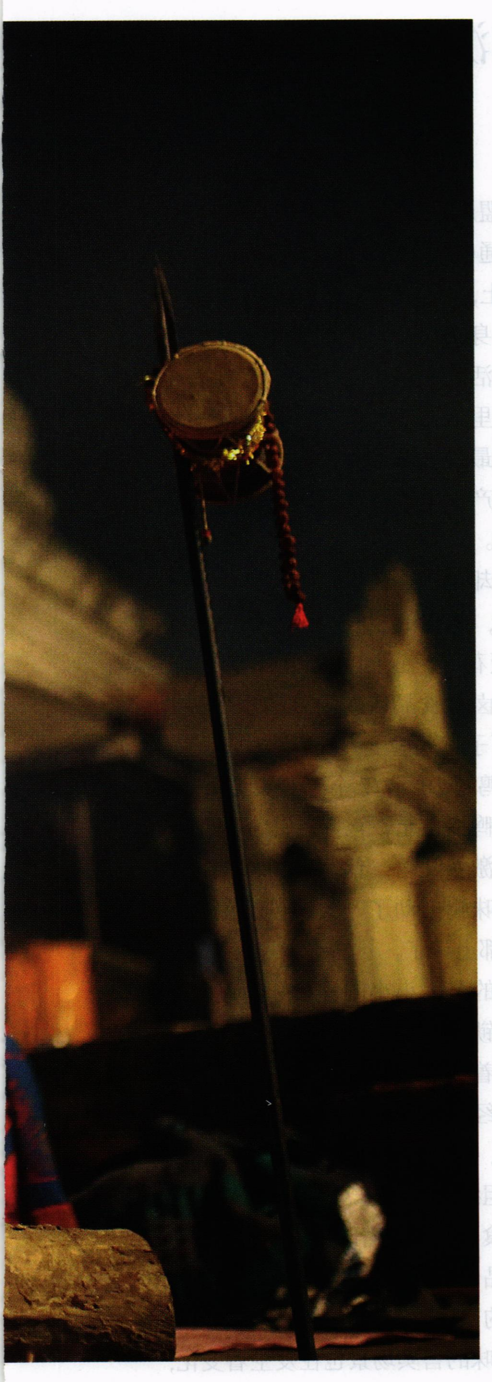
西班牙 | **艺术展**

（左页上图）2月14日，马德里 Sala Alcala31 美术馆举办已故西班牙雕塑家胡安·穆尼奥斯（Juan Munoz）作品展，图片上的作品名为《广场》。

日本 | **地下调节池**

（左页下图）2月18日，某株式会社在东京都神田川环状七号线公路地下调节池内策划了一场古典音乐会，以引起人们对该设施的关注，该设施由东京都政府建造，用于控制洪水。图为参会者在参观调节池设施。





尼泊尔 | **湿婆节**

（左图）2 月 17 日，几名信徒在加德满都帕斯帕提那神庙外生火取暖。2 月 18 日是湿婆节，约有百万名来自本国和邻国的信徒聚集到这里。

墨西哥 | **销毁**

（下图）2 月 15 日，墨西哥士兵在格雷罗州山区销毁古柯作物。



鸭脖子“三巨头”的集体沉没

文 · 邢海洋

卤味三巨头业绩预警，周黑鸭2021年还赚了3.42亿元，2022年则只能承诺利润不少于2000万元；“大哥大”绝味食品利润在2.2亿到2.6亿元之间，也大幅缩减了3/4；“千年老三”煌上煌净利润下降七成。一年之间，似乎大家都不吃鸭脖子了。

“鸭王”不像以前那样能赚钱其实早有端倪，2016年和2017年，周黑鸭归属母公司净利润还都超过7亿元，此后就开始滑坡了。疫情三年零售业平添了不确定性，比如疫情开始的2020年，业绩就曾经大跌到1.5亿元，去年又是疫情管控最严厉的一年，卤味店开在街头巷尾，靠人流带动，因为总价低，外卖不划算，也难以靠网店推动销售，利润跳水自然在情理之中。

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但不可抗力之外，卤味零食是否也面临着危机？

鸭脖子7元/个，鸭翅10元/个，鸭肠78元/斤，鸭胗4元/个，鸭掌10元/个。当我到街角小店看价目表的时候，还是有点吃惊。年初曾经有一个话题“年轻人为什么不啃鸭脖了”冲上热搜，最多的跟帖是价格太贵。鸭脖子被冠以“卤味爱马仕”，可爱马仕是限量的，鸭脖子并不限量。

卤味巨头们都把原材料成本涨价当成产品贵的托词，可实际上，就在不久前的洛阳街头，我就买到了相当便宜的鸭脖和炸鸡，街角开的炸鸡店，鸭脖子不到20元/斤。在万物皆可卤的今天，卤味店越开越多，啃鸭脖也没必要都冲着大品牌，正是这些小店抢占着加盟店的生意。卤味三巨头的应对策略是关闭那些交通枢纽大店，开设更多的社区小店，可价格高高在上，还是让顾客敬而远之。

俗话说鸭的一身都是宝，可前几年街头卖的假羊肉串，科技狠活儿，基本是用鸭肉来代替羊肉的。鸭肉是超市里最便宜的肉，无论是家禽还是家畜，鸭肉都是最便宜的。原因是，鸭绒能做羽绒服，鸭肉的副产品鸭胗、鸭舌、鸭肠还是各种美味小食的原料。人们大量养鸭，可在家庭餐桌上会做鸭子的人却不多，这就造成了鸭肉的相对剩余。和鸡相比，鸭子的生长期还短一些，可谓速食蛋白质的天花板。正因为如此，十年前，周黑鸭、久久鸭等卤味食品店如雨后春笋般从街头巷尾冒出来，一下子就火遍了大江南北。那时候，鸭脖10元/3根，鸭翅10元/7个，鸭头10元/4个，鸭爪1元/个，鸭胗2元/个，鸭肠25元/斤，火爆麻辣的滋味刺激着味蕾，便宜的价格人人皆可得之，也难怪卤味鸭推动了一大波创业潮，好几家零食加盟品牌都上市了。

其实需要反思的是，小小的零食鸭脖子，是否值得做成品牌连锁的大公司，还要上市？一个鸭脖子，是否存在着神秘的无法仿制的配方，是否一定要靠专业的经营管理团队推广和经营。当然生意本不分优劣，细大不捐，但分食利润的层级太多，一根拇指粗细的鸭脖子恐怕不堪重负。

鸭脖子属于零食，口味随着时代而变化，或麻或辣或甜，卤味食品也试图通过配方引领潮流，但在这个万物皆可卤的市场里，却很难用统一的口味满足食客的需求。卤味的售卖场景也在发生着变化，当常温卤味被巨头们占领后，资本又盯上了另一角度的创新，就是场景创新，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营造出现做现食的氛围。热卤，一个新的食品赛道又打开了大门。卤味小菜虽然有零食化的倾向，可市场本身不会有大的扩张，新品类的出现也意味着旧有的市场要让渡出一部分份额。

周黑鸭股价走势

（港元）



在这里
陪你读懂
生活
LIFEWEEK
三联生活周刊
扫一扫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



栏目插图·范薇

与 ChatGPT 撇清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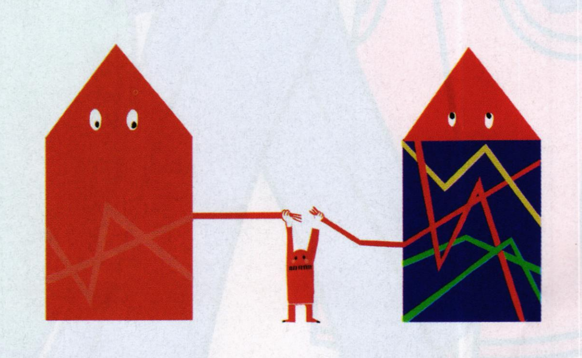
ChatGPT 概念股一飞冲天，多股多日出现“20厘米”涨停。但在 ChatGPT 尚未开放的国内，几乎所有企业都搭不上边。随着炒作，监管函频频下发，概念股随后表现显著分化。收到监管函的企业有鸿博股份、汉王科技、海天瑞声、云从科技和浪潮信息等，其中多家公司发布公告“撇清”与 ChatGPT 的关系。

提前还贷难

针对近期反映较多的房贷提前还款难、预约时间长等问题，央行、银保监会要求保障客户合法权益，按照合同约定做好客户提前还款服务工作。针对部分借款人违规使用经营贷、消费贷提前还款的情况，监管部门将加大检查处罚力度。经济学家马光远炮轰：老百姓贷款逾期一天就要上征信，提前还款却设置种种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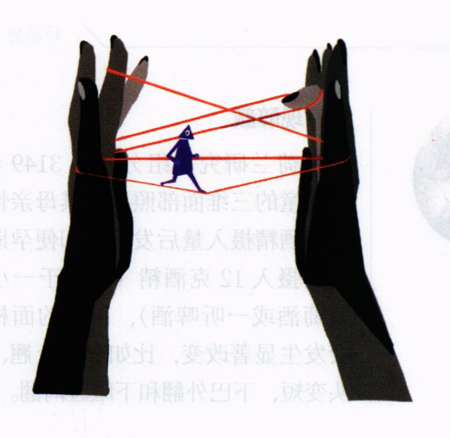
严管跨境炒股

香港本地券商耀才证券向部分客户发信称，于2月16日起暂停内地客户账户的买入功能，限客户2月23日之前提取账户内余款。另有市场传闻称，中资券商已停止内地居民开设港股个人证券账户，针对内地客户跨境交易的安排已被叫停。早在今年初，富途控股、老虎证券就曾暴跌，当时即传言跨境炒股将受整顿。



房贷延至 80 岁

广西南宁多个楼盘对外宣称“住房按揭贷款年龄期限可延长至 80 岁”，且有银行在执行。随后，北京、杭州、成都等多地银行相继延长房贷年龄期限。贝壳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50 个重点城市改善购房占比从 2020 年的 26% 提高到 2022 年的 30%，其中 35 ～ 45 岁购房群体是以改善性需求为主的核心人群。可 50 ～ 60 岁职工就退休了，难道用退休金还房贷？



股神也短线

刚刚买了台积电的伯克希尔又卖了，引起巴菲特也做短线的猜测。持仓显示，巴菲特 Q4 大幅减仓了台积电，环比减持幅度高达 86%。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和元宇宙都需要芯片这个基础设施，可因为芯片荒产生的高估值泡沫又在全球经济调整中破灭，芯片行业趋于理性，股神之短线，或许是长期规划与短期目标产生了矛盾。



信贷“开门红”

1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4.9 万亿元，创下单月信贷投放历史新高，同比多增 9227 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4.68 万亿元，包括短期贷款增加 1.51 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3.5 万亿元。这意味着信贷处于“企业借钱、居民观望”的态势。中长期贷款大增与去年 1 月新增贷款依靠短期冲量的特征形成反差，给予了市场更多的信心。

集装箱压港

2023 年第 6 周（2 月 5 ～ 11 日），上海港的 40 英尺集装箱 CAx（集装箱可用指数）高达 0.64，已经连续 11 周在 0.6 上方。CAx 的数值大于 0.5 时，表示集装箱设备有剩余。全球贸易停滞，加之疫情期间大规模扩产，集装箱已经严重过剩。东南亚国家对欧美的出口量快速回升，也使得中国港口上的集装箱“过剩”起来。


（视觉中国 供图）

随心所欲

尽管已经存在众多现代避孕方法，但在全球范围内，仍有近半数怀孕纯属意外，而男性可选的可靠避孕手段依然只有避孕套和输精管结扎术。不过，一种本来用于治疗眼部疾病的候选药物成分却可能改写历史。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药理学研究小组在《自然·通讯》上指出，一种可溶性腺苷酸环化酶抑制剂可以让雄性小鼠的精子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失去活动能力，从而无法穿过雌性小鼠的生殖管道，令卵细胞受精。但在三小时后，部分精子就会恢复活性，而几乎所有精子都可以在24小时后正常运动。这将令研发按需服用的短效男性避孕药成为可能。

好消息



姜助免疫

一碗姜汤，或许比你想象中更有益。《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上的一项德国研究表明，在饮用姜茶30分钟后，血浆中的6-姜酚浓度便会显著升高，进而在随后的两个小时内激活特定人体免疫细胞，令其拥有更强大的对抗病菌感染的能力。



“紫”定健康

芬兰土尔库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指出，紫薯、红萝卜、紫胡萝卜和紫甘蓝等蔬菜中富含的酰化花青素，虽然不如蓝紫色莓果中的非酰化花青素易于被人体吸收利用，但它们在维持肠道菌群稳定、抑制炎性反应和降低糖尿病风险上的效果却更显著。

坏消息



童颜现醉颜

一个荷兰研究小组分析了3149名9岁儿童的三维面部照片与其母亲怀孕时的酒精摄入量后发现，即便孕期每周仅摄入12克酒精（相当于一小杯葡萄酒或一听啤酒），孩子的面相也会发生显著改变，比如鼻尖上翘、鼻头变短、下巴外翻和下眼睑内翻。



夜眠不可少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一项针对3所大学634名一年级新生的调查表明，虽然作息不规律和睡眠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但当晚上的平均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的时候，对学业的负面影响就会变得极其明显，即便白天补觉也无济于事。

破译一个甲骨文奖励10万块。复旦大学的蒋玉斌教授于2018年夺得了这10万块钱的奖励，他破译了甲骨文中的“蠢”字，字形与“屯”近似（“蠢”字也有“虫动春到”的含义，为蠢动之蠢）。

——中国文字博物馆研究中心刘浩

马奎达大街卖丝绸和服饰，有数不清的衬衣、领带、袖扣、围巾以及男子用的其他花哨的玩意儿，妻子仔细端详每一块小地毯，每一件衣服，我已变得无动于衷，而且对商店厌倦了。我对服装架上数不清的梦幻作品感兴趣吗？每一件一时用不着的讨厌的时髦玩意儿都被称为梦幻作品。这个词儿悲凉地渗进了我的肚子。

——英国作家劳伦斯，《大海与撒丁岛》

2015年，一名35岁的女性在身着紧身裤帮朋友搬了一天箱子后，双脚突然失去了知觉，无法走路了，医生说她的神经和肌肉严重受损。（医生没提到紧身裤的另一个缺陷：很难把手机放进裤兜里。如果你摔在什么地方动不了，有个手机就方便多了。）

——美国耶鲁大学讲师詹姆斯·汉布林，《假如身体会说话》

科学不是关于世界的事实的集合——那应该算知识。准确地说，科学是一种思考和理解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带来新知识。科学方法的一个特征是具有自我纠错机制，科学家们会互相纠错。

——英国物理学家吉姆·艾尔－哈利利，《科学思维的八堂课》



（插图 山羊胡）

信任中被给予的预测误差，会带来快乐。就像孩子被举起的时候一边喊太高了，一边咯咯地笑。如果预测误差超出了令人安心的范围，就无法自我让渡。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快乐上等》

数字

470 架

印度航空公司决定从空中客车购买210架A320、从波音公司购买190架B737等共470架飞机，交易额达700亿到800亿美元，这可能成为商业航空历史上最大的喷气客机采购行动。

23 %

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全球2022年海外旅行人数达9亿人以上，约为2021年的两倍，恢复至2019年的63%。从旅游目的地来看，中东恢复至2019年的83%，欧洲恢复至79%，而亚太地区仅为23%，依然十分低迷。

21 %

过去20年间，英国会驾车的青少年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从41%降到了21%。部分原因是开车成本高了，在美国购买和驾驶一辆车的成本到2022年上涨了11%，达到1.1万美元。

巧合的海洋

文 · 程旭　图 · 谢驭飞



每逢遇到小概率事件，我都会去买彩票，最近的事让我想赌把大的。一位发小突然发来信息：“你小子是不是把咱们小时候的事编成电视剧给播出来了？！连家里人的名字都不换一个。”我赶紧找到他说的电视剧《回来的女儿》，看了一遍傻眼了，这部剧不仅主要人物和我重名，其许多家人和社会关系也和我的重名，更离奇的是，故事里的地理风物和生活细节都能和我幼年的经历对得上。越看头皮越发麻，我就去翻编剧名单，以为失联多年的老友接了一个不错的活儿，结果只有这件事不存在巧合。

数学家和统计学家佩尔西·戴康尼斯对此有概率论的解释，巧合不过是发生在时间跨度小和人口基数大的情况下，我们皆徜徉在巧合的海洋中。按照这个理论，电视剧的时间背景是1997年，凡是那个时段和剧中人物年龄相仿的，都可能保存着相同的年代记忆；单名、叠音名本来就比双名易重名，而且常见姓和吉利字排列组合在人口大国也极易出现“我们都认识一位叫李娜或王伟的人”。我估算了诸多巧合交织的概率，虽然不至于像猴子在打字机上敲出十四行诗，但也算敲出了俳句。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创造了“共时性”这个术语来指代“有意义的巧合”，一些物理学家还借用这个概念和量子纠缠相互解释。村上春树在《东京奇谭集》里讲，有一天他在旧唱片店淘唱片，找到一张《差十分四点》的好货。正要出门时，擦肩进来的男子向他询问时间，他扫了眼手表，机械地回答，“差十分四点”，答完后不由得屏住呼吸。另一则故事里，村上去听一名自己中意的爵士乐钢琴手现场演奏，心里点了两支偏门的曲目，并没有说出来，不料人家真的连续演奏了这两首曲子。用荣格的理论分析的话，问询的时间恰好就是唱片名字，关键点在于村上碰巧注意到两个数字相同，而钢琴手曾录制过的那两首爵士乐，村上喜欢，说不定钢琴手也喜欢，心智与时间、空间并发，才产生了主观上的“神秘事件”。

有了“巧合”这种万能的胶凝物质，纵使故事的坑被挖得千疮百孔，也能用它“一抹平”。编剧走投无路祭出的“巧合”就像脱口秀表演讲谐音梗，是一种偷懒行为，除非像剧作家欧仁·尤奈斯库那样用巧合反巧合。在尤奈斯库最负盛名的作品《秃头歌女》中，道纳尔和伊丽莎白应邀到别人家做客，进屋后他们攀谈起来，聊着聊着突然发现两人坐过同一班火车、同一节车厢，现在住在同一条街道、同一个房间，同睡在一张铺着绿色鸭绒被的床上；他们都有一个两岁的女儿，一只眼珠白，一只眼珠红，而且都叫爱丽丝。谈到这里，二人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夫妻！这个故事荒诞的底色下衬托的是人际间的隔阂和陌生。

另一边，名字的巧合却能拉近彼此距离。在电影《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里，蝙蝠侠和超人打得上天入地、日月无光，两人无意间得知“你妈妈也叫玛莎”时，随即化干戈为玉帛，建立同盟，由此又制造了一场史诗级的荒诞。

洗手间里的禁忌之事

文 · 欧阳宇诺　图 · 谢驭飞



去年秋天，我到某家医院复查，在洗手间隔间的门上看到了几张极细极窄的纸条，上面是用宋体打印的“假条”两字及八位数的座机号码。那时我因工作紧张而心生倦意，很想休息一段时间。理论上说，如果没有医生出具的病假假条，想休假就只能选择“年假”及“事假”两项事由。但年假非常珍贵，如果不使用它，次年我会得到一笔来自公司的不算少的奖金作为补偿；而如果请事假，收入则会减少。

洗手间里的电话号码激发了我关于休假事由的灵感。我边感叹着广告来源地点的奇葩，边拨通了号码，但无人接听。隔了两分钟，在我洗手时，我接到了一个陌生手机的来电。对方询问我是否需要假条，我说要，她让我加她的微信，并立即给她转账。我问她可不可以看看她以往给客户提供的假条模板，她拒绝了，坚称转账之后一定能够开具。两分钟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已经够让我从法律和道德层面重新审视了整件事情，并得出对方是骗子的可能性居多这一结论。头脑中闪过“相信厕所内的广告是头等禁忌之事”这一念头后，我挂掉电话，烘干双手，走出洗手间。

洗手间内的第二禁忌之事：讲话，包括打电话和与同事闲聊。无论你在隔间内外，你都不知道在你看不到的区域，是否有人在静悄悄地准备倾听些什么。我曾在洗手间内听到过一个以颐指气使闻名的部门领导，忍气吞声、百般恭敬地对着手机那头连连道歉、不停反省，洗手间内的空旷及安静放大了电话那头的愤怒声音，自此，她的职场面具被撕开了一道裂口。如果说电话是秘密的引爆点，那么闲聊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在补妆时使用“精准赞美”原则对你同事的身材抛洒了溢美之词，但万万没有想到，隔间里，与她针锋相对的宿敌已然将你列为敌人的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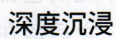
如果说，公共场所的洗手间内危险重重，那么，是不是家庭洗手间就能呈现静谧平和之态呢？答案是否定的。微生物学家认为，每当抽水马桶用毕冲洗之后，一股看不见的包含众多细菌的喷雾就被释放到空气中，之后落在附近每个物品的表面。基于以上理论，在我家干湿分离的抽水马桶小隔间里，仅有的物品是壁龛里的卫生纸和平板电脑。虽然在马桶上久坐有害健康，但加温马桶座使那段时光的刷剧及购物显得无比诱人。不过，当丈夫看到我尚未关闭的购物界面，而我看到他留下的游戏界面时，我们对彼此的偏好及品位都心存疑虑及嫌弃。所以，洗手间的禁忌之事之三：与人分享一台平板电脑。这可能会令你的婚姻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本栏目投稿信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可持续理念

John Hardy Classic Chain 系列手链沿袭巴厘岛手工编织技艺，将符合道德标准来源的宝石以及 100% 再生银和黄金经手工制作，双面链饰环环相扣、交织成结，细密纹理中蕴含对自然的敬畏。



深度沉浸

VIVE XR 精英套装轻巧紧凑的机身搭载深度传感器和 RGB 全彩摄像头，新增的 MR 功能催生了虚实交融的灵感，焦距调节功能对佩戴眼镜人士友好，更加精确的手势识别让精准设计成为可能。



多晶材质

芝柏表桂冠系列丹魄荣光腕表的深红色表壳为多晶材质钇铝石榴石，它与蓝宝石水晶玻璃类似，坚硬耐刮，在不同光线下呈暗色阴影，自制机芯的主夹板为八角形，镂空设计形成光影交错的效果。

演奏热情

Player Plus Precision Bass 的三段主动均衡可以对声音形态进行设置，可切换的主动 / 被动模式最大程度地提升了灵活性，HiMass 琴桥提供出色的延音、共振以及稳定的音准。



奢华篮球鞋

PUMA Balmain COURT 的皮革鞋面拼接高性能网眼面料增加透气性，魔术贴绑带结合形似跑道的橡胶结构由鞋底中部环绕鞋身后跟，起到稳固锁定的作用，PUMA PROFOAM 中底提供缓震和支撑。



兼容消声器

Pan America 1250 SPEED EDGE 消声器的六角设计完美匹配 MIVV 摩托车的车身框架，黑色不锈钢体和钛合金体都有碳制的端帽和锚架，与旧版本相比，不仅重量更轻，而且发动机性能得到了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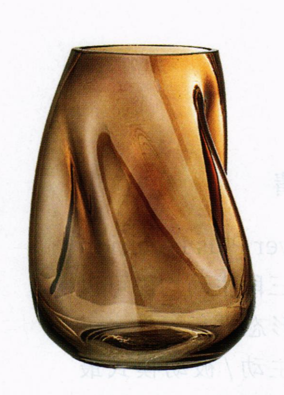
传统元素

ZIPPO“螭龙苍穹”通过逆蚀刻工艺，将商周青铜器的螭纹和春秋时期的谷纹精雕于火机表面，电镀工艺打造仿古银质感，展现古朴厚重的中式韵味，16 孔洞防风设计保证了特殊环境下的实用性。

三角形提花

Prada Symbole 手袋的装饰元素来自品牌的三角形徽标，黑色和棕色三角形相互交叉，构成排列有序的提花图案，包袋四周用黑色皮革饰边。





玻璃褶皱

棕色半透明玻璃制作的 Bloomingvill Ingolf 花瓶，表面形成线条起伏的褶皱。瓶身从底部向顶部逐渐变细，和谐的形状与色彩给人一种温暖平静的感觉。

铰接式花瓣

De Beers Rays 鸡尾酒戒指以一颗圆形明亮式切割钻石为中心，四颗渐细的白色密镶钻石代表散发的光束，铰接式的彩色钛金属花瓣呈扇形向四周展开。



悬浮的桌面

Poltrona Frau Jane 餐桌用三个粗壮的山毛榉木桌腿支撑起不规则形状的大理石桌面，两者之间增加了钢质连接件，让沉重的桌面产生一种悬浮感。





天然海草

Tano Seagrass 吊灯的椭圆形灯罩由海草编织，浅棕和深棕两种色彩形成对比。这种天然材料具有轻盈透光的特质，投射出柔和的光线。

图形化轮廓

Menu Penguin 扶手椅具有纯粹的图形化轮廓，胡桃木贴面的环绕式椅壳搭配纤细的金属框架，略微向下倾斜的皮革座椅符合人体工程学。





2月7日，土耳其哈塔伊省的伊斯肯德伦，一名妇女在废墟上哭着寻找亲人

安塔基亚的悲歌

土耳其地震现场



安塔基亚的悲歌

主笔 · 黄子懿

太阳落山的前后，身处在安塔基亚（Antakya）的人们会费尽一切努力，生火取暖。这个位于土耳其南部的城市，靠近地中海沿岸的拐角之处，昼夜温差大，白天阳光和煦，夜里的温度则低至零下。

人们在大震之后的废墟上，寻找着一切可以用来生火的材料。他们找出被挖掘机捣碎的砖石，垒成一个空心的方形，围坐在一起，座椅通常是捡来的沙发和椅子，布满着灰尘与砾石。

火堆一般就在废墟边上，一切可燃烧的东西都在这里被点燃，木质门板、窗栏和家具残片，被一片接一片地扔进来，不间断地升起呛人的浓烟。大风不时刮来，浓烟顺风飘起，人们就换个位置继续取暖。

无论白天还是夜晚，火光都是这里不多的亮色。2 月 6 日发生在土耳其东南部的两次强震，震中分别在加济安泰普（Gaziantep）和卡赫拉曼马拉什省（Kahramanmaraş）。但在最南部的哈塔伊省（Hatay）的省会安塔基亚，地震却展现出了最惊人的破坏力，几乎摧毁了这座城市所有的生机。

大震后的安塔基亚，成了一座充斥着黑灰色的城市。原本有着黄绿粉等彩色外立面的建筑公寓，扭曲地埋葬在了弯曲的钢筋和碎裂的石板中，尘土 24 小时都在城区飞扬。只有少数楼房没倒，但它们倾斜的样子像是被重击后无力还手的拳击手，裸露出了自己最脆弱的部分，路人能一窥其内部破损的墙壁、电视和家具。城中心的道路两旁遍布着黑色的塑料袋、垃圾桶以及火堆熄灭后的炭火。不时地，还能看见救援人员带来的黑色裹尸袋叠在路边，甚至是一具具装好的遗体，无人认领。

没有人愿意看见这些袋子一个个被打开，那意味着又有一具曾经鲜活的生命被确认了逝去。但这些黑色的袋子，在几天内无数次地被救援人员铺开使用。震后第五天，当我辗转三趟航班、外加六小时车程，终于来到这个重灾区时，黄金救援时间早已过去，但自救和救援的工作，并不因为所谓“黄金救援时间”的截止而终止。现场工作的重心在从搜救生命转向善后清理，来自不同国家的救援队穿着彩色作业服，小心翼翼地在挖掘机等大型设备的作业下，搜寻着一切可能的生命迹象，以及遗体。

这里仿佛是一个大型的工地现场。在安塔基亚的核心区，几乎每个废墟上都有挖掘机作业，噪音漫天，扬起的尘土吸入鼻咽，有一种让人不适的焦味。一旁的发电机像是永动机，永远在轰鸣工作——只有在废墟中探测出一丝生命信号时，几百米内的熙攘人群，才会在救援人员的示意下瞬间陷入凝固一般的安静。这时候，只有家人焦急的神情和燃烧的火堆，提示着我，世界在那一瞬间仍然在运行。

震后第五天，据传有生命信号的消息还在救援区一次次响起，但最后又在救援队赶过去后一次次落空。偶尔也会有奇迹。第六天上午，一位 30 岁左右的女性在一栋垮塌的公寓楼中获救。她被埋在一个电梯井的夹角，或是因长期处于黑暗，或是她在废墟下感受到了母亲在她身边去世，女性被担架救出来时，用双手紧紧地捂住了脸，不知是否是在哭泣。此时，距离她被埋已经过去了 150 小时，让参与救援的中国平澜基金会的队员们感叹，“生命力真的很强大”。

奇迹之所以为奇迹，是因为其稀有罕见——绝大多数时刻，整个安塔基亚弥漫着一股死亡的绝望气息。同样的一栋公寓楼内居住着 48 户人家，在国际救援力量到来前后，当地志愿者们一共发现 50 具人体，或许应该叫遗体，他们悉数遇难。到了第五天，救援队的重心，已是尽可能地在挖掘机一层层作业的间隙，去寻找人类生存过的痕迹，将遗体完整地交给家属。碎裂建筑的缝隙中，洒落在石板上的死水为他们提供着附近是否有遇难者的线索。“只要有水，我们就会用手蘸一点去闻。”一位来自中国的救援队员说。

几乎所有生命迹象的线索，都由在废墟前焦急找寻的亲友们提供。曾经也有例外，有一位 12 岁的男孩，在楼房垮塌后在 WhatsApp 班级群里发消息求救，“房子垮了，我现在在废墟下面”，当救援人员询问他地址时，男孩没了回应，第二天传来了男孩去世的消息。

连续几天，一位男子都蹲守在一个火堆前，守着一旁摇摇欲坠的七层建筑，那是一栋最下面

两层都被压扁的倾斜公寓。男子每天都哀求地找到不同的救援队，带他们去搜寻被压在最底层的妻子和孩子。“所有救援队都挖错了。”男子扎着辫子，看起来30多岁，是一名建筑工程师，他执拗地质疑着所有的救援方案，“我经过了仔细的计算，他们肯定有活着的机会，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的心跳，只是救援队都挖错了”。

只有亲临安塔基亚的这些场景，我才能感受到这场大震与当年汶川、北川有何不同。作为一个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四川人，也难免会被地震在这里大范围的破坏所震慑。2008年的伤痛足够刻骨铭心，但那次重创的是县城和小镇，而这一次在土耳其短时间的两次巨震，则撕扯出了一个波及10个省份的受灾带。有人谓之为人类历史上救援难度最大的灾难之一。资源，特别是一切有关生命的资源在此时此地都是极其稀缺的，需要人们不顾一切地去争取和抢夺，用夸张、乞求和一种不愿相信的“谎言”，甚至是某种背离传统的应激方式。

地震完全摧毁了安塔基亚这座省城大都会，也是一座千年古城。相关统计显示，这里有超过12000栋建筑，完好率不过5%。如此大范围破坏，让人类所有的努力显得杯水车薪。在市区的核心区外，还有大量的废墟无人问津，垮塌的建筑在道路两旁成片粘连，依次列队，漫长得没有尽头。几天内多次往返震区的本地司机哈桑·古蒂奇（Hasan Guducu）见惯了这样的场面。他一路开，一边说：“你看，这里，那里，还都没人去。”震后第五天夜晚，哈桑·古蒂奇在震区运送物资的哥哥打电话给他哭诉，“今天我至少看到了50到100具尸体，有的已经腐烂了。冲击太大了，我简直无法工作。”

地震意味着人类活动所有基础的瘫痪，承载这些活动的空间不复存在，哪怕是最小单位的家庭和楼房，地震也破坏了人类活动所需的基本能量供给，水、电、暖在安塔基亚震后十几天里都极度短缺。

一种带有恐惧的无力和绝望，会在太阳落山后蔓延到全城。随着夜幕降临，天气转寒，人们开始点燃一切材料取暖——除了从废墟中找出的书本、经书、日记以及结婚、团圆等幸福时刻的照片。这些沾满灰尘的物件很可能是某位生命的遗物，被统一收好在路边，尽管可能无人认领。

在木板和家具的燃烧浓烟中，光线逐步变弱，所有搜寻和救援工作，都会在夜晚到来后宣告终结。出于安全、卫生和资源等多重考量，救援力量会在此时撤出，转场到市郊哈塔伊体育场的大本营。天色变黑后，一辆辆救援车、急救车、殡仪车、物资车将出城的道路堵得通红，仿佛是要进行一场大逃亡。夜色下的扬尘中，被生起的取暖火堆围坐着一群人，闪烁的红黄车灯在排着队等待出城，零星地照亮了四处静默如死尸的废墟。尘土飘浮在空气中，让整个城市在此间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末日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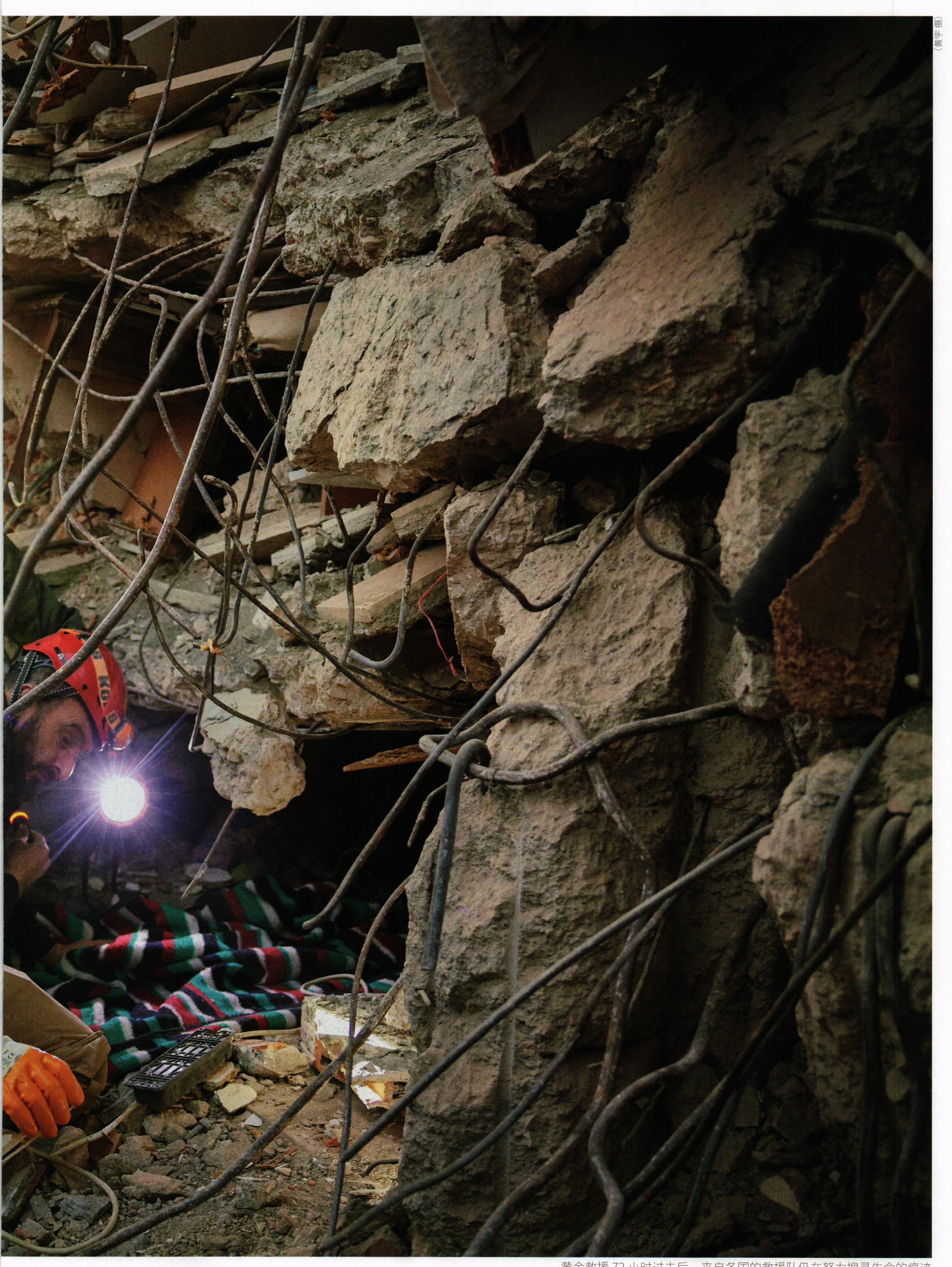

（黄宇 摄）

安塔基亚的一处废墟前，亲人们聚在一起抱团取暖，入夜后也不愿离开



安塔基亚：古城悲歌

主笔 · 黄子懿



（黄宇摄）

黄金救援 72 小时过去后，来自各国的救援队仍在努力搜寻生命的痕迹

一座千年的古城，在这次大震中，再次陷落到历史的灰尘和迷雾中。地震会带走他们引以为豪的历史与文明吗？

倒塌的世界

“这就是世界末日。”43 岁的安塔基亚人奥努尔（Onur）几天里见惯了苦难的场景。他向我讲述那个 WhatsApp 男孩的故事，男孩是他儿子的同班同学。震后，一种后怕和内疚在他心中挥之不去。“我当时正在家中熟睡，瞬间天旋地转。家里的吊灯摇晃，橱柜、电视、酒杯摔倒碎了一地，然后我跑到街上，亲眼看见一栋楼在面前直接垮了，大街上的路面直接裂成两部分，像是浮在水上的海绵一样上下起伏。”

那时候的安塔基亚已是一座废城，而第一批来自外界的救援队伍，还要 24 小时后才能到达。“我看到很多人，他们赤身裸体跑出楼房，没穿鞋子和袜子，就踩在碎裂的路面上，双脚沾满了血，惊慌失措地想要从马路的一边走到另一边，简直就是梦魇。”奥努尔回忆。

“第二天，人们找不到食物、水或衣物，又冷又饿，只有去抢劫商铺和超市里的东西。我亲眼看到有人去砸开商铺的门窗，整个安塔基亚仿佛是失序了，看不到任何警察，去维持哪怕是最廉价的秩序。”奥努尔说，“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城市，在短短 90 秒里都被毁掉了。”



土耳其地震的受灾面积之广，让救援和求生资源变得极度稀缺



上图：2月11日，一名13岁的男孩在地震发生128小时后从安塔基亚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中获救

下图：到了晚上，很多幸存者还会不断地来找救援队，让他们到废墟前探测亲人的生命信号



奥努尔经营着一家工业设备公司，在临近安塔基亚的伊斯肯德伦市（İskenderun）生活，这里是哈塔伊省的经济中心、地中海的知名港口。震后，他带着员工和应急设备，奔赴安塔基亚协助救援，做些电力和人力的后勤。我与他交谈的多数时刻里，交织着挖掘机作业和电动切割机的声响，发电机在整个白天持续轰鸣。

但城区的另一边，奥努尔从小长大的地方，却是另一种景象。这里是安塔基亚的老城区。从市中心破碎市政大楼前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雕像处望去，那边虽也处在市中心，但在震后的老城，一种无声的静默却成了常态。

各国救援队涌向新区核心区的同时，老城却没有多少救灾资源。

各国救援队涌向新区核心区的同时，老城却没有多少救灾资源。

这里建筑低矮，垮塌的房屋无人清理，地上散落着塑料、家具和垃圾。被惊吓的一只只流浪猫，在残垣断壁上随处搜寻着食物。“整整六天，太多尸体被抬出来了，没什么人来救。”废墟边上，一位老人哀怨道。

生活在安塔基亚的人们，对地震并不陌生，这里常有小震，但鲜有如此大震，还发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大震震碎了机场，拥有专业经验和设备的国际救援队多数要在震后48小时才抵达。随着时间流逝，极寒的气温减少了生还的可能，也考验着奔赴而来的救援队和志愿者们。夜晚，我们同多数救援队和灾民一样，在位于市郊哈塔伊体育场的安置营过夜，夜里不时被冻醒。早上醒来后，就会发现营地外的田野上冻出一层薄霜，与东边一座屹立千年的雪山遥相呼应。

“我知道这一带是地震带，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么大的地震。”震后第六天，35岁的阿里·奥兹（Ali Öz）还在有国际救援队工作的废墟前，等待着他的家人。这栋楼刚刚救出了被埋150小时的女士，这给了奥兹希望。然而，他的妻儿埋在这栋七层公寓的一层，大楼却坍塌成了一座“三明治”，纵使挖掘机一层层清理，也很难在短期内到达最底层。

在地质构造上，土耳其位于安纳托利亚板块，处在两大板块（欧亚板块和非洲板块）与第三个较小板块（阿拉伯板块）交汇的边缘，集中了板块最剧烈的作用力。多个断层带从土耳其国境内穿过，这里96%的领土都位于地震带之上。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北安纳托利亚断裂带和东安纳托利亚断裂带，前者直接威胁到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后者则是本次地震的直接原因所在。

奥兹每天都来这栋楼前等待。他戴一顶防寒的绒帽，套着两件外套，布满了灰尘，在废墟边另一栋尚未垮塌公寓前无助地坐着，眼见着这栋七层公寓被挖掘机越挖越矮。第一次地震发生时，奥兹正准备早起上班，妻子和孩子在另一间房熟睡。仅仅10秒，房子就塌了，那一瞬间奥兹躲在餐桌下，没能去到妻儿所在的房间。在废墟下，他的手机不停地响起，但他的手够不着。他更关心妻儿的房间没了声响，内心逐渐绝望：那间房子装了防盗网，他们无法通过窗户出逃。

“你们中国有什么地震预警系统吗？”奥兹向我们发问，他的倾诉欲很强，似乎是想要通过交谈来缓解内心的挣扎。当他得知地震的提前预警是世界级难题，但在中国四川这样的地方，已能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通过智能手机发出警报，告知地震波会在多少秒内到达后，奥兹表露出了一种夹杂着无奈悔恨的复杂情绪，“10秒就够了，要是我们也有这个系统就好了，这样我就能跑到他们所在的房间了。”震后当晚，安塔基亚下了冬雨，天气极度寒冷。他只穿一件短袖，在废墟下冻得哆嗦，直到五六个小时后，远在农村的哥哥赶来把他救了出来。

即使是在废墟前等待搜救家人时，奥兹还向我们介绍这里有土耳其唯一的亚美尼亚人聚集区，身上穿着一件当地足球队哈塔伊竞技（Hatayspor）的外套——他流着泪讲述，那是他从废墟下获救后，哥哥找给他的衣服，球队每一场比赛他都会去看。震后，球队位于市郊的主场成了安塔基亚最大的灾民安置点。



历史文明老城区

在安塔基亚城市的最中心，有一座被纪伯伦写下的桥。“在安塔基亚的阿绥河入口处，有一座桥，将城市的两个部分连接起来。建桥用的石头，都是安塔基亚的骡子从山里驮出来的。”

如今这座桥一边连接着耸立着凯末尔像的市政中心，一面连接着老城。桥面被地震震得有所起伏，大型车辆无法通过。西侧桥头的转盘周围，挤满了各地的救援队和免费分发食物的志愿者。一群来自黑海的矿工，在短暂的救援间隙排队领着一份食物和热茶，见到东亚面孔就打招呼。

安塔基亚的历史就是从这座桥展开。从地图俯瞰，可见这座城市以桥为圆心，向四周蔓延开来，像是一张放射状的网。东西两侧的新老城区区隔明显，老城路网密集，呈不规则的弯弯绕绕，建筑老旧低矮；新城的路网相对宽阔，笔直而规则，建筑多是5～6层的公寓。事实上，这种新老城区的区隔，也导致了不同的救援选择。

老城细密的城市肌理，让楼房垮塌后堵住了道路。大型机械无法进入，是国际救援队无法抵达的重要原因，一位当地商会的负责人承认道。我们最初想从西侧进入，却发现在不到500米的直线距离内，要连续翻越5座钢筋弯曲林立、砖石垒起来的建筑废墟堆。而即使是从市中心大路，车子也不能直达，需要步行进入。



（黄宇 摄）

左图：中国香港救援队收到疑似生命迹象的信号，来到老城区搜救。这里不时有举家迁徙的灾民路过

右图：震后第七日，救援工作进入尾声。一位老人来到安塔基亚老城区，评估这里建筑的损毁程度

震后第七天下午，我走进这里的一条小街，撞见了中国香港救援队在忙着从一座尚未完全垮塌的建筑中，搜寻生命的痕迹。满身装备的队员钻进废墟找了15分钟，最后救出来一只小母鸡。一位队员告诉我，他们的主要搜救任务的确都不在老城这侧，“确实来得很少”，但因这里建筑低矮，所以搜救难度也相对较低，造成了某种救援的错位——头日下午，当新城救出那位捂着脸庞被困150小时的女性时，中国香港队在老城这侧一次性救出了两男一女。

这次救援行动，在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Habib-i Nejjar Mosque）附近展开。这座清真寺被誉为安纳托利亚高原、现代土耳其的第一座清真寺，其历史可追溯到7世纪，以生活在耶稣基督时代的哈比卜·纳贾尔命名。

地震中，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清真寺遭到重创。它的外部破损严重，墙体有诸多裂痕，宣礼塔也不见踪影，一堆乱石堵在门口。清真寺内部的穹顶也坍塌了，巨石滚落后，在内廷垒成了一座小山。有工作人员正忙着从未垮塌的房间里搬出经书。

在现场进行受损评估的土耳其宗教事务局负责人告诉我，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虽然外观损毁严重，但内庭最核心的部分与地下的墓碑、经书等都完好无损，幸运地保存下来，“是个奇迹”。据他介绍，哈比卜·纳贾尔原本是一名木匠，最先开始在当地传播伊斯兰教，吸引了一众信徒，后被拒绝皈依的异教徒杀害。

清真寺的另一边是一个侧室，损毁严重。这里有两个石棺，一个写着先知约拿（Jonah）的名字，一个写着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有研究者认为，在各大文明更替的历史长河中，这座清真寺最初很可能是一座异教寺庙，后被改为教堂，进而又被改为清真寺，与举世闻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有类似之处。

过去一个世纪，土耳其发生过40次严重的破





(黄宇 摄)

1

坏性地震，7 级或 7 级以上的地震 10 次，死亡人数均在 3000 人以上。1999 年伊兹米特市（İzmit）发生 7.8 级大地震，造成了 1.6 万人死亡，本轮的两次大地震发生后，土耳其地震专家艾哈迈德·埃尔詹（Ahmet Ercan）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地震发生的地方在四个主要断裂带的交界，威力约为 130 颗原子弹持续爆炸了 43 秒。

但让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古老文明汇聚的重要老城，为什么迟迟没有国际救援队到来？“我也不明白怎么了，我没有看到很多国际救援队来这里。”哈比卜·纳贾尔的社区长官福阿特·戈瑟尔（Fuat Göçer）沮丧地对我抱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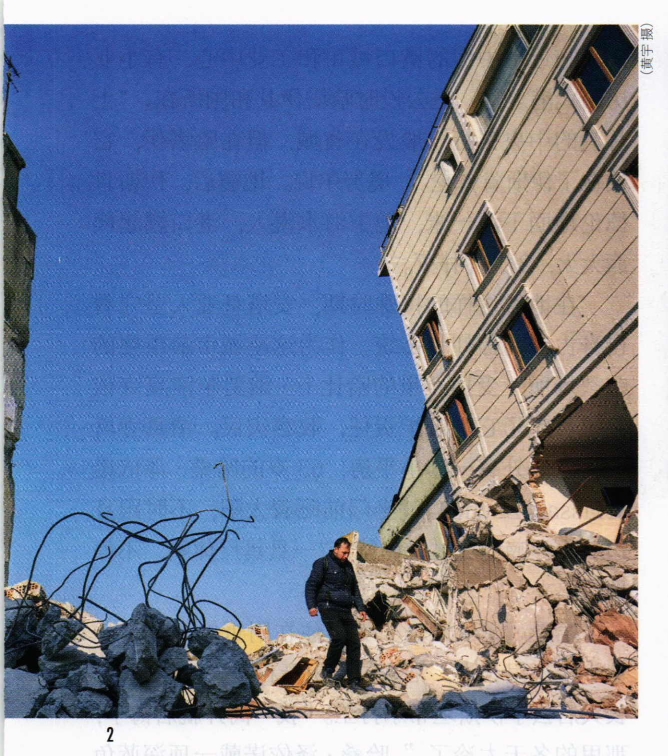
事实上，地震发生后，灾区涌入了超过万名志愿者，来自海内外。国际救援队带着专业装备进行救援，本国志愿者做最基本的粗活，或是在现场和安置点提供着免费餐食和茶饮，当中有黑海的矿工、伊斯坦布尔的清洁工、邻省的餐馆老板等等。他们并非哈塔伊人，而是基于一种纯粹的救灾热情奔赴而来，为震后救援输送了最基本的血液。

只是救援缺乏全局性的指挥，老城细碎的街道，非常不利于救援装置的进入，使得这里的救援力量显得非常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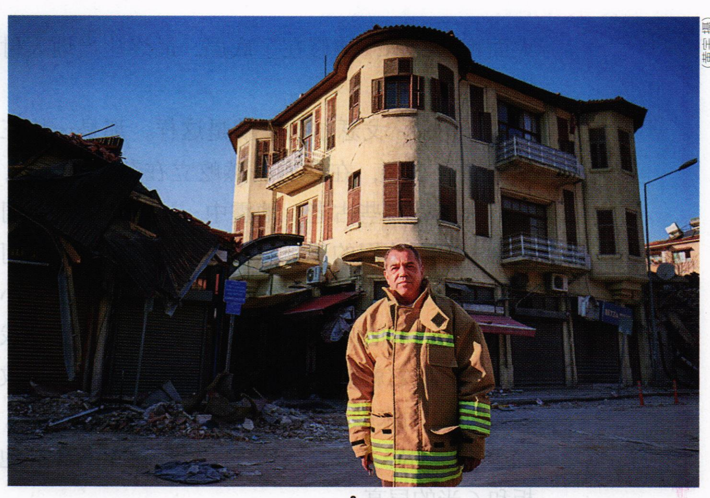
宗教多元化的社区

从圣皮埃尔教堂下山后，通往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的道路被堵住了。哪怕是顺着街巷孩童的指引，我们的车子绕了好几圈，也还是没有绕进去。地震后，近乎所有的道路都被垮塌的房屋和废墟堵住。最后是从手机的谷歌地图中，我们才找到了城市中心的一条大路，能顺利通达到附近。

在以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为核心的社区，直线距离不过 500 米的范围内，就杂糅着信仰迥异的教堂。这里有另外一座清真寺、一座犹太教教堂和一个以亚美尼亚裔信徒为主的东正教堂。站在清真寺外的一座废墟上，我们还能远望到镌刻在斯陶林山体的圣皮埃尔教堂。中古世纪和现代社会中复杂的教派对立与冲突，这种共生显然十足珍贵。


（黄宇 摄）

2


（黄宇 摄）

3

1. 老城建筑低矮，多为旧式民居，在大地震中很多都垮塌了

2. 老城一座房屋垮塌后，电视和部分装饰品还挂在邻楼的墙壁上。废墟下的入口处显示，这栋老楼修建于 1968 年

3. 福阿特·戈瑟尔站在自家已有百年历史的楼房前，据说他脚下即是世界上第一条点亮蜡烛路灯的街道

安塔基亚最著名的一条街道，几大宗教的神圣场所，都集中在一条叫库图鲁（Kurtulus）的街道。道路狭窄，两侧密布着各类店面、商铺和招牌，震后不少建筑垮成了一片废墟。

穿着一身当地消防制服的福阿特·戈瑟尔是这个社区的长官，此情此景，让他有些激动地打开了话匣子："你知道吗？这可是世界上第一条亮灯（点亮蜡烛路灯）的街，就在这儿，就在你的脚下。"

此话的确切度有待考察，但安塔基亚人的自豪可见一斑。安塔基亚的老城依然有着浓厚的商业传统，库图鲁街汇聚着各种商铺和 ATM 取款机，从贴着小米 logo 的手机店到工艺品店，再到各种食品和咖啡店。这条街的美食闻名土耳其，最出名的是一种叫 Kunefe 的甜点，名声远扬到阿拉伯世界。

福阿特·戈瑟尔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家现在成为废墟的药店的老板。这家药店是两间连排的门面，在震后被压瘪了两角。这是福阿特·戈瑟尔传承家族的遗产。他说，地震前这个地区游客众多，清真寺和山上的教堂是热门景点。这种人气的最佳体现是当地的一个市集，除了休息日之外人流如织，混杂着各种族群的人，"那里有你想要的一切"。

顺着福阿特·戈瑟尔指示方向望去，是一个已关闭的集市，布满碎石瓦砾，店铺紧密，在没有挖掘机的老城冷清地静默。这种生命力带着一种历史感与交融感，是安塔基亚城市的最佳注脚。"'二战'期间土耳其是中立国，这里地理位置又好，还涌来很多外国人来避难。"福阿特·戈瑟尔回忆。不少人靠着在此开店，养活了一家人。"在这条街上开店的收入是很可观的，属于中上阶层。"福阿特·戈瑟尔的家族药店，一开就是 60 多年。

震后垮塌的楼房显示着，这种繁盛的商业传统在地震面前不堪一击，因为它承载于一栋栋老旧的建筑之上。木质的商铺，构成了老城垮塌建筑的多数。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结构和地震工程副教授梅赫迪·卡沙尼（Mehdi Kashani）认为，土耳其这种旧建筑有着一种"软层结构"（soft storey structure）的设计，即当地人习惯在地板之上装上大窗户、宽大的门和其他开口——这种开口在震区本来应被实心墙代替，但在这里却是

大面积的商铺，被修在了底层，最终让当地人付出了代价。

福阿特·戈瑟尔的家就是这样。那是一栋三层的黄色小楼，在震后仍然屹立在药店的一旁，看着房龄就有些古老。地震中，这栋楼房成为周边唯一没有垮塌的建筑，但内部损毁严重。福阿特·戈瑟尔从三楼掉下来，在废墟中被埋了8小时才获救。据他讲述，这栋楼有近百年的历史，"我出生的时候它就存在了"，最早是安塔基亚的市政大楼所在，后来被他的长辈买下来。他打开了大门，踩着满地的碎石，向我们展示着有百年之久的地板和6米的层高。

地震让曾经的一切辉煌都被打碎了，到处是一片死寂。为了防止有人趁火打劫，福阿特把车子停在了店铺对面，住在车子和帐篷里。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忙着和其他的人，从帐篷扒拉出衣物和水瓶，为辗转到下一个安置点做准备，"救援太少，死伤太多"。

与逝者相比，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但地震毁掉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街区后，活着的人也陷入到了巨大的悲伤与惶恐中。在寻访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的下午，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两位女士，来到库图鲁街一栋垮塌废墟前。男人在这里开了一家山地自行车店。大震之后，他的店面几乎被压扁，价值不菲的山地自行车库存全军覆没。

男人没能忍住哽咽："我的店全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了。"

"至少我们还活着，我们的很多邻居都死了。这时候就别太看重金钱了。"女人安慰他。

"我不是看重金钱。我只是不知道，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怎样生活。"男人说。

"这是我的家"

土耳其是一个骄傲的民族。在救灾现场的各工种服装中，都能看到他们新月的国旗标志。

但毕竟，能在老城开店的人是少数，这里同土耳其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不少人去大城市务工，远则伊斯坦布尔，近则伊斯肯德伦。后者是哈塔伊省临近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和工业中心，有小亚历山大港之称，是公投时哈塔伊共和国所在。"土耳其的中央银行一般设在省城，但在哈塔伊，它设在了伊斯肯德伦。"奥努尔说。地震后，伊斯肯德伦地面下沉一米，地中海水漫入，港口燃起熊熊大火，3天才扑灭。

在地震这样的特殊时期，安塔基亚人坚守着自身古老的信仰和传统。作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宗教场所，受损严重的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依然担负起了它的庇护责任，收容灾民。清真寺垮塌的内廷外有一排小平房，63岁的哈桑·泽依诺（Hassan Zeyno）就坐门前晒着太阳，不时跟身边的人呢喃他见过的惨状，"一具具尸体啊，不停地运出来"。

哈桑·泽依诺是一名居住在附近的木匠。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常去市集闲逛和清真寺做礼拜，长大后去了伊斯坦布尔打工。"我一离开就后悔了，那里的冬天太冷了。"哈桑·泽依诺戴一顶深蓝色绒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个冬天，他本来是回家休息的，不料遇上了地震。震后他从废墟中爬出，与家人逃到了一座清真寺避难。灾情缓解后，他第一时间把3个家人送往伊斯坦布尔。

哈桑·泽依诺自己却没有走。在那座清真寺里，他遇到了一位比她年长的阿姨，两人素不相识。阿姨年纪大，震时房屋垮塌，她的腿脚在逃跑时被压伤，手机等私人物品都被埋在废墟之下，阿姨记不得家人的号码，与他们完全失去了联系，惶恐而无助。这一次萍水相逢，让哈桑·泽依诺决定留下来照顾她，"我不能扔下她，我走了她没人管怎么办？"

哈桑·泽依诺带着阿姨转移到了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当时一起过来的有十多号人，后来走了超过一半。我与他交谈期间，阿姨在隔壁房间里没有一点声响，沉默死寂。每一天，哈桑·泽依诺都要去给阿姨领取餐食和必要物资，安置点食品充裕，但其他东西急缺。"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医生和药品。"哈桑·泽依诺无奈地说，曾经他想带着阿姨去灾区外条件更好的安置点，但阿姨不愿意走，"这是我的家"。


（黄宇摄）

救援收尾，瘟疫将至，整个安塔基亚都将封城消杀。人们不断逃离，这座城市的命运再一次走向了未知

72 小时黄金救援期过去后，很多人都会在太阳落山后撤出现场，像是躲避某种宿命般的场景。

72 小时黄金救援期过去后，很多人都会在太阳落山后撤出现场，像是躲避某种宿命般的场景。

“这里到处都是困难（All difficulties here）。”在被埋 150 小时的女士获救的那栋现场，志愿者埃姆瑞赫·阿克格尔（Emrah Akgöl）努力搜寻着脑海中的英语词汇，一字一句地对我说，“我们什么也没有，没有电力，也没有发电机、起重机、生命探测仪这些仪器。”

埃姆瑞赫·阿克格尔是安塔基亚人，他的哥哥就住在这栋楼里。埃姆瑞赫留着能遮住半张脸的浓郁胡子，原本在黑海沿岸的伊兹密尔市（İzmir）做电力工程公司的经理。地震的消息传出后，他担心哥哥一家人的安全，带着 50 个员工，从 1100 公里外一路开着大巴赶来。大雨加上拥堵，原本 13 小时的路程走了 20 多小时。一到安塔基亚，他们就赶到这栋楼前，是来到这里的第一批外部救援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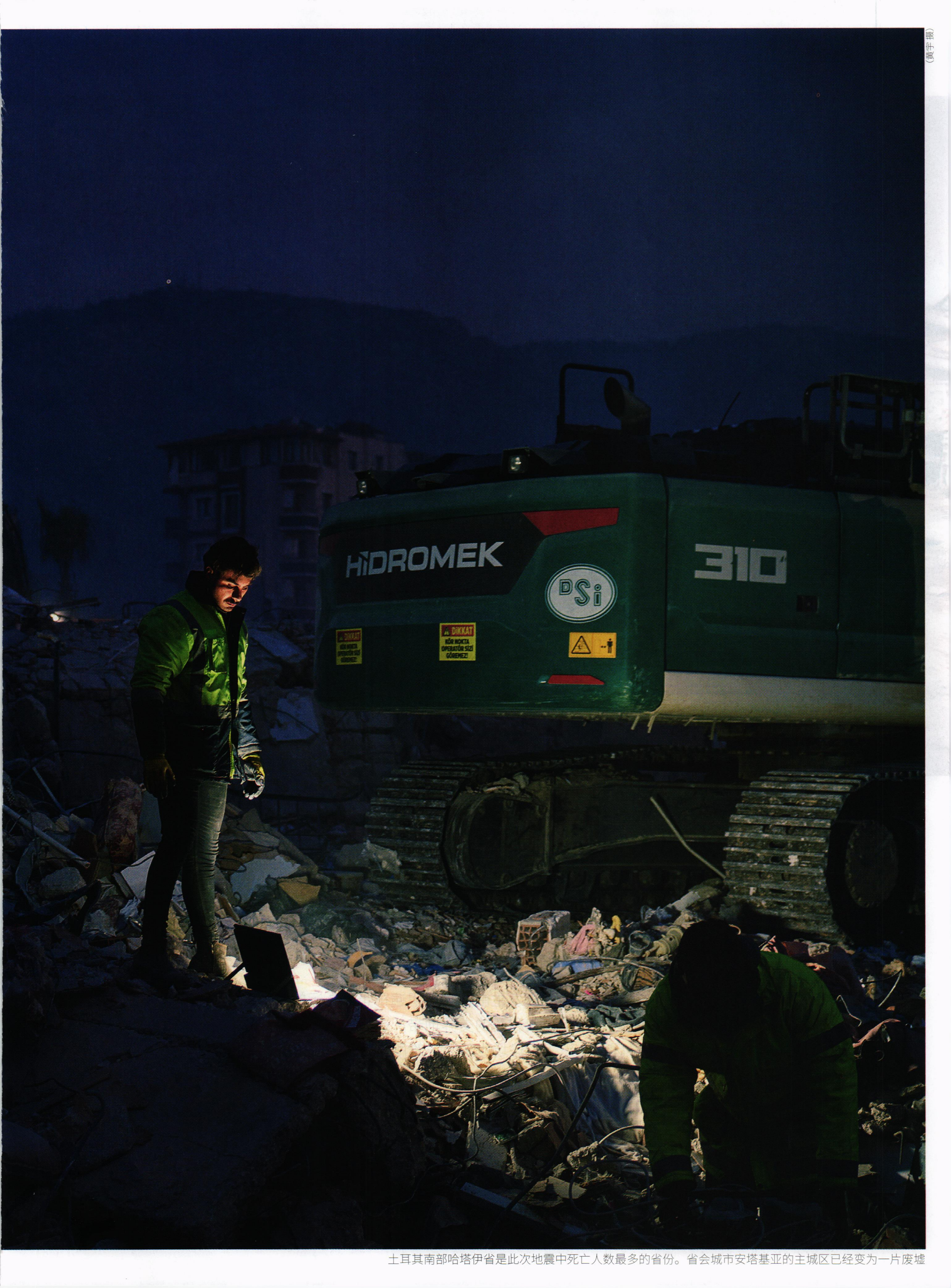
这群电工没有专业设备，就用锤子和铁锹，连夜从建筑顶部开挖。50 人分为两班，12 小时轮一班，累了就回大巴休息。这栋楼震后 6 日被发现遇难的 50 人中，他们挖出了其中 35 人。埃姆瑞赫着急地想找到哥哥，他在推特上发布寻人信息，在废墟上连夜挖掘。不间断的努力下，埃姆瑞赫救出了哥哥和嫂子，但他亲手挖出的三位侄女，有两位不幸遇难。

悲伤无尽地朝埃姆瑞赫袭来，失去亲人的痛苦在数天后依然沉重。即使在国际救援队到来后，他也保持着 12 小时轮班的工作节奏，他还会主动找人攀谈，似乎是想要借此忘掉那种伤痛。“你想要来点什么吗，香烟或者酒精？我们土耳其有一种拉客酒（Raki），比伏特加还烈。”埃姆瑞赫说。他一一告诉了我三个侄女的名字，她们与他同姓，分别叫米里玛（Mihrima）、内斯丽莎（Neslişah）、汉莎德（Hanzade）。他还用布满灰尘、黑垢和血块的手，滑动手机，对我展示着三位侄女生前的模样。照片里，埃姆瑞赫躺在床上，三个侄女围他的脸庞而坐，玩弄着他满嘴的胡须，笑得异常美丽和开心。

大震之后，瘟疫或至。随着救援收尾，安塔基亚将确认封城进行善后消杀，所有居民都要离开，整个城市或将推平。这让没有在第一时间离开的人，也在考虑着离开了，包括那些与我交谈过的人。奥努尔早在第一时间就把家人送到了伊斯坦布尔，福阿特·戈瑟尔在筹划着转移到其他安置点，哈桑·泽依诺则一边在等待阿姨伤势的好转，一边帮她寻找邻居，试图通过这些邻居去找她的亲人。那之后，他就能安心回到伊斯坦布尔了。

大震下的哈塔伊：摧毁与微光

记者 · 李秀莉　印柏同



（黄宇摄）

土耳其南部哈塔伊省是此次地震中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份。省会城市安塔基亚的主城区已经变为一片废墟



南部哈塔伊省是此次地震中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份。我们在地震后第五天抵达，这个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变为一片废墟，苍凉、萧瑟。一个年轻的女孩失去了姑妈，一个中年男人失去了妻子和儿子。尽管 72 小时黄金救援期已过，他们仍日夜守候在废墟旁边，等待着亲人的消息。

作为土耳其东南部最落后的省份之一，地震发生前，哈塔伊遍布年代久远的老建筑和质量不达标的新建筑。因为地处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交界地带，这里还是叙利亚难民在土耳其的主要生活区域，多种因素交织下，这场世纪大灾难所带来的后果还在持续扩散。

截至 2 月 20 日，地震已造成该国超 4 万人死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政府将从下月初开始建设 3 万套房屋，重建受地震影响的南部地区是未来一年的重要计划之一。但一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政府工作人员对此没有那么乐观，“专家说把这些废墟清理完，可能都需要一年的时间”。



左图：2月6日，哈塔伊省伊斯肯德伦，人们在倒塌的建筑物旁运送遇难者

右图：地震发生后，世界各地的救援队聚集到此赈灾

抵达重灾区

安塔基亚正在被推平。挖掘机装上钢制履带，缓慢地行走在由水泥块、石板和扭曲的钢筋组成的废墟表面。你无法判断眼前数米高的废墟一共有几层，它们已经碎成石块和粉糜，再难找到昔日大楼的身影。只有纵横交错的钢筋和散落其中的床垫、沙发、广告牌还提醒着这里曾是人们的家或者商店。这是土耳其地震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巨大的机器轰鸣声贯穿在整个安塔基亚城中心，代替了曾经的宣礼声，这个历史悠久的多宗教城市，在两场7.5级以上的大地震中变得面目模糊。2月12日，我们沿着城中心的奥朗提斯河边一路开到安塔基亚主城区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满目疮痍的画面。

这是我3年的记者生涯里，第二次到地震灾区，上一次是去年，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发生了一场6.8级地震。当我在地震发生3天后赶到现场时，人员的搜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我们跟着救援队上山，看到村民因为惦记着家里的猪，偷偷溜回去住，生活的秩序感正在震后快速地重建，那是能让人感受到“希望”的灾难现场。而这次，第一次觉得“灾难”两个字无奈又悲凉地呈现在眼前，如此赤裸裸。

是一个中国救援队的队长何军告诉我们要来安塔基亚的，我们是在哈塔伊省伊斯肯德伦市碰到的他。他当时刚从安塔基亚出来，到达这里的救援点增援，两地相距60公里。他告诉我们安塔基亚损毁程度更严重，“建议先去那里看看”。他并没有多说，但我们都明白，这简短的几句话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我们在刚抵达伊斯坦布尔（Istanbul）一路转机转车直奔哈塔伊（Hatay）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地震的严重性比我在来之前预想的更为惨烈。在土耳其工作28年的中资民营企业商会会长李木子告诉我，哈塔伊在土耳其最南部，

需要穿过整个灾区才能到达，因为地理位置偏远，再加上地区发展落后，不够受重视，因此，地震刚发生时，受到的关注和支援都是最少的。后面几天，陆续抵达的国际救援力量大都直接被派往这里增援。中国派来的 12 支民间救援队伍，有 7 支都集中在这里。

抵达哈塔伊是困难的，我们原本的设想是从伊斯坦布尔先飞到位于哈塔伊省会安塔基亚的哈塔伊机场，后者是连接外部世界最高效的通道。但在地震后，机场的跑道被震裂，近一米厚的混凝土路面从中间拱起，一分为二，所有航班取消。我们最终决定，从伊斯坦布尔先飞往临近的开赛利（Kayseri）机场，再从这里驱车前往。

当车子经过哈塔伊最大、土耳其东南部第二大港口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港时，因地震引发的火灾虽然已经被扑灭，但滚滚浓烟依然笼罩在港口上空，绵延数百米，集装箱和卡吊车被烧得扭曲变形，堆积成连片的黑色废墟。白色水柱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废墟上喷射，以保持低温。给我们开车的当地司机指着路边未被烧毁的灰色集装箱说，它们原本是银白色的。



废墟中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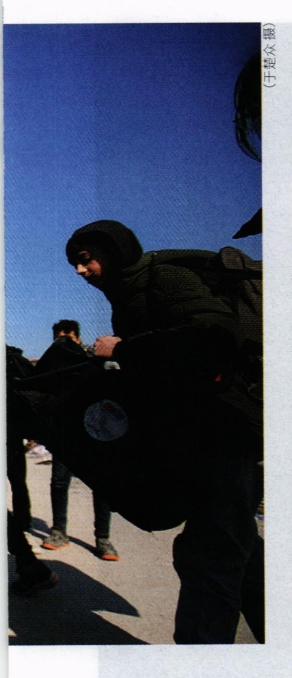
我们抵达安塔基亚时，已经过了灾难救援的 72 小时黄金期。许多救援点已经在清理废墟现场，道路两旁停满机械作业的车辆，汽车驶过，扬起厚厚一层灰尘。街道上，随处可见逃亡者的身影，他们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不知道下一站要去哪里。一个叙利亚小男孩从我们身边经过，手里抱着一只熊猫玩偶，他的父亲走在后面，肩上扛着行李，一只眼睛在地震中受伤，他停下来告诉我们，10 年前，一家人从叙利亚流亡到土耳其时，男孩就带着这只熊猫。现在，他们要再次逃亡了。

连片的废墟，像一个个巨兽，吞噬了楼里原有的一切。到处都是被砸变形的车子、撞歪的树木、各式沙发和皮鞋。一只绿色的鹦鹉从废墟中被挖出来，好奇地盯着围观的人群，没有家属来认领。救援队的人说，现在它有了新的名字，Hatay（哈塔伊）。

在安塔基亚，你几乎可以在一瞬间，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中，认出家属的身影。他们大都坐在离废墟不远的地方，面容憔悴，沉默无言，视线跟随着救援队来回移动，一旦废墟里传来有“疑似生命迹象”的消息，他们会第一个冲上去观望，然后带着期待或失望的神色退回到废墟边缘。晚上，他们找来树枝和废弃家具，在废墟旁点燃火堆，围坐取暖，不愿离开。安塔基亚没有恢复电力，无数的火堆在黑暗中闪烁，像微弱的希望。

我们在不同的救援点来回穿梭，一个外观看起来几乎完好的四层建筑旁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一位鞋子已经脏得看不清颜色的家属着急地在跟救援队沟通，用的是土耳其语，又快又急，我们听不懂。但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开始哽咽。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家人还被压在下面。

在对方的指引和解说下，我们才发现，这原来是个六层建筑，地震之后，最下面的两层的楼体像饼干一样被压成碎屑，只剩下两块叠在一起的石板。他的妻子就被埋在一到二层的某个位置。他坚信妻子还活着，因为“能听到她的心跳”。但第一天，救援队来了，没有探测到任何的生命信号。第二天，当我们再次路过，男子还在那里，穿同



（于建众 摄）



（于建众 摄）

左图：叙利亚男孩一家从灾区撤离，爸爸说，“大熊猫陪伴孩子十几年了，舍不得丢下”

右图：平澜公益基金的周亚辉（左一）在废墟里寻找遇难者

一身衣服。救援队也在，听说废墟里又检测出了生命信号。

像所有人向我们描述的那样，地震是在睡梦中发生的。地震前晚，阿里·奥兹（Ali Öz）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当剧烈的晃动将他摇醒时，他已经从客厅的沙发被甩到了另外一个角落。墙壁砸落下来，他本能地躲进了旁边的餐桌下。紧接着，楼塌了。

8分钟后，奥兹的邻居朱莉赶回来时，看到的已经是一片废墟。原本七层的建筑已经碎成水泥块和粉末，在地上堆出十几米的高度，“像世界末日到来一样”朱莉从小和姑妈生活在这栋楼的二层，直到3个月前结婚，和丈夫搬到了距离这里1公里远的另一个街区。地震发生后，她和丈夫穿着拖鞋，开车来到这里，但已经找不到自己家了。

我们在废墟边遇到她时，朱莉穿着一条睡裤，头发披散着，眼眶泛红，布满血丝。地震发生后，她每天都过来，等待姑妈的消息。她主动向我们聊起自己的姑妈：60多岁，是一名教师，刚刚退休。朱莉说自己被姑妈一手带大，现在是土耳其的一名律师。她指着废墟的一角告诉我，那是她曾经生活的房间，石板下还压着她订婚时的礼服。一只黑色的手提包躺在废墟深处，朱莉说，那是自己送给姑妈的生日礼物。

这晚，奥兹度过了漫长的一夜，他的妻子和儿子睡在卧室，他们家在一楼，卧室的窗户距离地面不到一米，但装了防盗网，他心里清楚，妻子和儿子无法通过跳窗出逃。地震那天晚上下着雨，气温接近零摄氏度，他顾不上这些，他在一片黑暗中呼唤，可听不到他们的回应。过去的6天里，奥兹一直在废墟旁边坐着等妻子和孩子。他胡子拉碴，牛仔裤上布满灰尘，身上穿的是哥哥的球服，从废墟里逃出来时，他只穿着一件T恤和短裤。

自救

地震发生5小时后，奥兹被救出来。他说自己很幸运，他的餐桌正对着窗户，当他的哥哥在废墟外喊他的名字时，奥兹很快听到了。奥兹后来知道，地震发生后，楼里只有一个邻居在第一时间出了大楼，当时，这位邻居跑到了阳台上，正犹豫是否要往下跳时，被地震波甩飞到了楼下。


(于楚众 摄)

晚上，人们在废墟周围点燃火堆，用来取暖

直到被救出来，奥兹才看到，自己所在的街区一侧，房子已经连片倒成废墟，再也不是那个熟悉的世界。气温接近零度，有居民穿着拖鞋在街上"左右乱窜"，身上全是雨水。在一个没有被损毁的超市里，食物和水被抢劫一空。一些人的身体露在废墟外面，居民没有工具，就徒手刨，"好像世界末日一样"。奥兹已经在哈塔伊生活了42年。这里在过去一直以农牧业为主，他也是农民家庭出身。13岁那年，他从35公里外的县城来到市里上学，之后一直留在这个城市。如今，这个熟悉的地方不复存在了。

第一天是在混乱和无序中度过的。土耳其乐高矿业的老板岳超是一个中国人，在土耳其生活了20年，他说，地震后当天，三一重工集团在阿达纳省紧急调度了三辆挖掘机去安塔基亚，但因为现场没有对接人，三辆挖掘机到达灾区之后就消失了，直到现在还下落不明。"地震范围实在太大了，当地政府可能很多年没有经历过这种大灾，应对的经验也没有。"岳超说。

所有人都跟我说，救援来得太慢了。土耳其AFAD（灾害和应急管理局）是在第二天才到的。"如果第一天能有救援队伍来的话，肯定有更多的人能救出来。他们大部分都不是因为被压死，而是被冻死的"。一位个子矮小的当地志愿者说，她老板一家五口至今还被埋在废墟里。

我是在到达震区第二天，切实感受到这种"冷"的，我穿上带的所有衣服，一件羽绒服、一件羽绒背心、三条秋裤和三双袜子，为了节省汽油，晚上在车里睡觉不开暖气，即使戴着滑雪手套，半夜还是会被冻醒。难以想象，在更为冰冷的废墟里，被埋的人如何挨过漫长的黑夜。

事实上，直到我们6天后到达灾区，还有不少救援队没有抵达的地方。2月10日，在伊斯肯德伦的那栋建筑废墟前，中国救援队也刚到。一

位库尔德人费兰特告诉我，前面几天，这里没有任何的救援组织。费兰特的哥哥埋在废墟里。他是个面包师，3个月前，这里有个老板雇佣他过来开店，伊斯肯德伦是一座港口城市，人多，经济水平相对较好，哥哥就来了。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天，费兰特整个家族的六七十口人分别从伊斯坦布尔和代尼兹利市（Denizli）赶来。开始用铁锹、镐子、水桶、木棍去挖废墟，第一天，他们救出四五个人，但哥哥住在一层，被一层层石板压着，他们无能为力。费兰特给我看他的鞋子，表面覆盖一层厚厚的白石灰，侧面已经磨破。他们白天在废墟旁生火取暖，晚上睡车里，吃随身带的面包、奶酪、橄榄。

奥兹所在的街区是在第二天下午开始出现搜救队的。哈姆塔（Hamta）是最早到达安塔基亚的外部救援者之一。他今年22岁，在伊兹密尔（Izmir）的一家电力公司工作，老板的哥哥住在这里，地震后，公司里的50个员工，带着变压器、镐子、铁锹、毛毯等物资，大巴车开了20多个小时才过来。因为缺乏专业设备，只能从顶部开始刨。随后几天，越来越多的专业救援队陆续抵达。

婴儿的哭声

英国国际救援队是2月8日到达的。安德鲁（Andrew）是该救援队成员，他是一名英格兰切斯特市的消防员，今年35岁，5年前，他加入了英国国际救援队。他记得，在他们到达时，意大利、冰岛、科索沃等救援队已经在安置点了。

安德鲁说，第一天，去主城区的路上，安塔基亚的交通是完全混乱的。通往市区的最近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交通信号灯也因地震失去供电系统还没有恢复，11公里的距离，走了整整1个小时。尽管已经是一名有15年工作经验的老消防员，安德鲁还是被眼前的情况“震惊到了”。目力所及之处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完全倒塌了，唯一有一栋确实还矗立着的建筑，但有一面墙已完全垮掉，其他残存的墙体布满裂缝，建筑体极其不稳固，随时都可能崩塌。不少商家破碎的门牌、广告牌散落在街上。

2月11日到达的平澜公益基金副队长周亚辉也向我表达了相似的感受。周亚辉参与过汶川地震救援，“但这次的建筑损毁程度比汶川还要强。很多楼，七八层，馅饼式坍塌，中间的人基本上绝大部分都要死的，只有极个别幸存的人会有所谓的生存空间，但是一个楼100个人，可能不见得有2个能活下来”。

建筑倒塌形成的废墟分为三种形式：叠层、斜撑和侧倒。周亚辉口中的“馅饼式坍塌”就是叠层废墟的一种，另一种则是底部坍塌，上层结构还保持完整。周亚辉说，在救援中，叠层废墟的生存空间最小，救援难度最大。安德鲁说，他们一开始的搜救计划是，先搜救废墟的表面，然后进一步深入废墟中心。因为区域面积太大，花了整整3天，利用搜救犬、微型摄像机、声音探测设备等，才把负责区域内的每个角落都搜寻了一遍。

接下来，确定幸存者具体位置，以及如何开展挖掘救援工作，又是最困难的部分。2月13日上午，我们就遇到一处难度极大的搜救。那是一处老楼，一共4层。上层结构保持完好，但贯穿整楼的立柱出现明显断裂。两辆挖掘机停在楼前，用机械臂支撑着上部不倒。一楼坍塌，据说有两人被埋着。其中一个的位置信息已经确定，但另一个还没监测到。法国队决定换一种生命探测仪器来监测，但需要求助其他救援队。几个小时后，机器的问题才解决。此时，一上午的时间已经过去。

检测开始，现场需要保持静默，一座座废墟上响起“停”的喊声，现场作业的挖掘机、发电机、救援车辆，甚至正在走路和交谈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几分钟后，“检测到生命信号”的声音从废墟里传来，全场开始欢呼，一对家属在废墟前相拥而泣，一个一米八的男士激动得晕倒在地上。救援过程极为漫长，法国队决定从上到下，再从外到里打通两条通道，人员进入搜索。但建立救援通道需要打通多道梁、柱，空间狭小、上层结构不稳，操作难度大。那天晚上，直到天黑，人还没有被救出来。

随着时间的一点点流逝，“疑似有生命迹象”的希望落空的次数在一点点增加。2月12日下午，

周亚辉刚从勘探的吊车斗上降下来，一位家属找过来，说是今天和昨天都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可能还活着”。

在救援现场，经常有家属找过来，说类似的话，但大部分来自不切实际的幻觉，或者只是为了让救援队过去看一眼。但这天不太一样，这天上午，救援队刚刚救出一名有生命迹象的女性。她当时被困在电梯井里，通过呼喊引起了救援队的注意，被救出时女孩意识清醒，距离被困已经过去了7天，超过150个小时。这天在场的人们似乎都受到了鼓舞。周亚辉决定跟着婴儿的父亲去看看。

那是一栋四层的红色瓷砖贴面楼，一层完全消失。上部结构还保持完整。二层右手边的窗户已经塌落下来，和地面之间形成一个缝隙，人们说，婴儿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不到10分钟，挖掘机、医生、救护车、警察都闻讯赶来。因为缺乏总指挥，现场一度变得混乱。当地的救援队用土耳其语向人群中大喊，要锤子和蛇眼设备。关于救援方案的讨论也一度难以统一。最终，救援队决定先用挖掘机在窗户边挖一个口，人爬进二楼，再从二楼的地板向下凿一个50厘米的洞作为救援通道。

洞打通后，需要一个瘦点的人看看情况。周亚辉承担了这项工作。周亚辉瘦高，北京人，因为偶像是黑吉斯，人称“老黑”，他将头伸下去，看到了婴儿的手、头和脚。确认位置后，救援队打算继续扩大洞口，被周亚辉阻止，因为不知道婴儿死活，容易误伤。周亚辉有洞穴探险的经验，擅长钻狭小空间，他匍匐着往深处爬，因为要清理障碍，几米的距离花了三四十分钟。

当来到婴儿身边，周亚辉浑身冷了下来，婴儿已经遇难。可能刚去世不久，尸体没有味道，身体柔软。“所以他爸爸说听到哭声可能确实存在。”周亚辉将婴儿抱出来，递给了警察。婴儿的父亲瘫坐在地上大哭，他的妻子和儿子在医院抢救，他的左手还包着纱布。

大多时候，搜救遗体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不亚于拯救一个活人，因为“你要一点点地想办法把人完整地挖出来”。这是能为遇难者保有的最后的尊严和体面。周亚辉向我回忆起一件小事。有一天下午，他帮着一个救援队将尸袋抬到路边，这时候亲属要上前检视，按照土耳其人的传统，不能给外人看到。正在他准备离开时，一个土耳其救援人员挽着他的胳膊不让他走，周亚辉瞬间明白了什么意思。然后他们手挽手，排成一排，形成了一道人墙。“他们没有说你外国救援队的，跟我们不是一回事儿，他们把我当自己人。”

乡村的叙利亚难民

地震发生后，安塔基亚郊外的哈塔伊体育馆，被临时改建成一处集中安置点，这是安塔基亚最大的安置点之一。晚上，人们走出帐篷，升起火堆，喝着土耳其茶，围成一团取暖。哈塔伊体育馆外，就是一片开阔的农田，气温在夜里降到零下，一到早上，田垄会覆盖一层厚霜。沿着田间小路一直往前走，就能走到山脚下。山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夜晚星空朗朗，让人一瞬间就能感受到，地震前这里是个多么美丽的地方。穆罕默德指着雪山告诉我们，地震发生前，自己就租住在山脚下的村庄。从村庄到体育馆，走路只有10～15分钟。在那个村庄里，一共住着他的35个叙利亚亲戚。

穆罕默德一家是在地震发生第三天来到这里的。地震发生后，他们将车子开到一个空旷的地带，然后搭上帐篷，晚上女人睡在帐篷里，男人睡在车里。2月9日，带了毛毯、钱和一些吃的来到安置点里。穆罕默德的妈妈不会说土耳其语，她将帐篷打扫干净后，邀请我们进去坐。帐篷的面积不大，但被收拾得很整齐，从中间用一道帘子隔开，分成两个房间。毯子直接铺在地上，尽管当地政府发放了炉子，但睡在薄薄的几层地毯上，入夜还是会冷，一家8口就挤在一起，互相取暖。帐篷里的空气流通不好，炉子的煤烟味呛得人眼睛酸涩，再加上低温，采访时，穆罕默德还感冒，嗓子略微沙哑，灾民安置点给他发了药。

穆罕默德今年17岁，体型偏胖，肤色偏黑，深眼窝，长长的刘海被压在帽子下，一副标准的阿拉伯人长相。他出生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市，那是叙利亚战争冲突最严重的边境城市。穆罕默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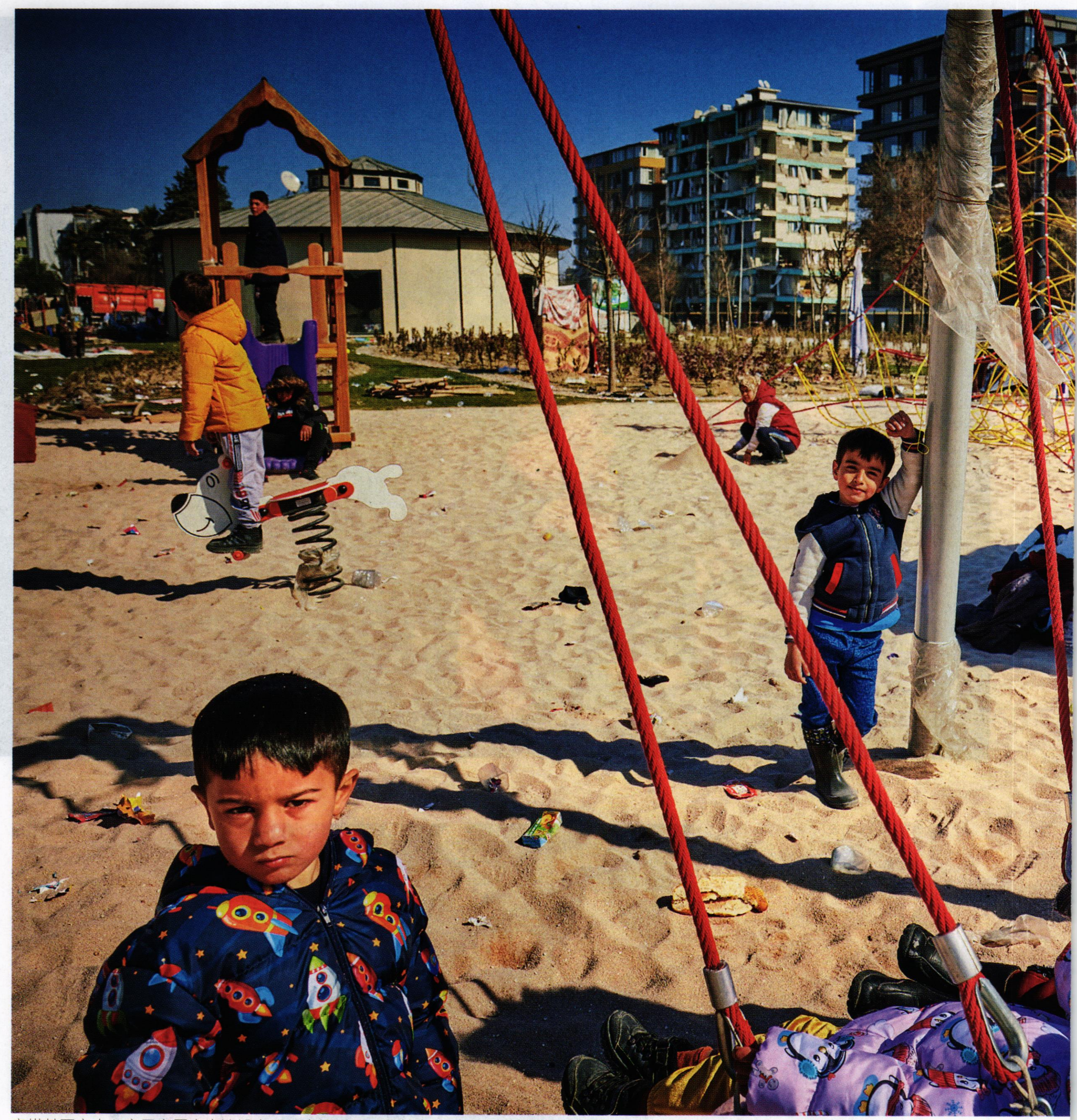
（黄宇 摄）

（于楚众 摄）



上图：安塔基亚的叙利亚难民在一处灾民安置点外，等待被转运到另一个地方

下图：叙利亚灾民营中，一位妈妈正在帮孩子剪指甲



安塔基亚市中心灾民安置点旁边设立了儿童娱乐区，虽然灾难对这个城市是毁灭性的，但是儿童还可以暂时享受到一点快乐

是在9年前来到土耳其的，当时，为逃避战争，父母带着他偷偷翻越边境线。先是在另一个城市靠卖咖啡为生，5年之后，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搬到了省会安塔基亚。

在帐篷里，穆罕默德拿出炒瓜子给我们吃，这是他们从家里带过来的，在安塔基亚，穆罕默德的爸爸平时在村里卖干果，每月有7000～10000里拉，在土耳其，最低工资标准为8800里拉。妈妈在家带孩子。穆罕默德一共5个妹妹，最小的3岁，作为长子，他在11岁那年辍学，他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之后他在土耳其人开的作坊里当裁缝。每月有3200里拉的收入。和我


（黄宇 摄）

们交流时，穆罕默德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语，他告诉我们，这是来到土耳其后特地学的。

在土耳其，穆罕默德一家已经拿到身份证。这意味着他们得到了土耳其的官方认可。叙利亚战争持续了超过10年，2015年，欧洲爆发“二战”之后严重的难民危机，以叙利亚难民最多。作为邻国的土耳其，成为叙难民偷渡欧洲的中转站，一定程度上为欧洲拦截了大量难民。哈塔伊等东南部省份，位于土叙交界地带，是叙利亚难民在土耳其的主要生活区域，地震发生前，他们一部分生活在难民接收中心和难民营，但大多数人已经像穆罕默德一家一样，拿到土耳其官方身份，拥有工作机会，和土耳其人混居在城市和郊区。穆罕默德的表弟在土耳其上学，他告诉我们，地震之前，班里有10个土耳其人，20个叙利亚人。

根据叙利亚联合国官员预计，地震恐导致叙利亚逾530万人无家可归。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以来，该国迄今有至少1000万人流离失所，有至少370万叙难民现于土耳其境内，而这次的灾难最少影响了180万在土耳其的叙难民。

我们循着穆罕默德的指引，来到他生活的村子，正值中午，一些没有离开村子的叙利亚难民，就坐在村口的石头上晒太阳，怀里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儿。村子周围分布着小工厂，生产自行车、各种小物件，地震前，他们大多在这些工厂里打工。刚刚到达的救援队正在村口的一处废墟上挖掘，那里还埋着一家六口。或许因为大多是低矮的自建房，村子里倒塌的房子不多。李木子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震后去九个乡村发放物资，他也发现，乡村的灾情整体比城市要轻。

土耳其村民麦克迪（Mcmcti）邀请我们去他的房子，那是一栋3层的自建房，外墙上挂着土耳其国旗，房子由自己的父亲建于90年代，掉落的瓦片还散落在楼梯上，将人带回到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房子外的小院里种着一棵橄榄树，麦克迪说，第二次地震来袭时，他就抱着这棵树，才没有被甩飞出去。他的儿子养了一公一母两只鸡，现在只剩一只。“他们离婚了”，麦克迪开玩笑。猫也在地震后不知去向。正聊天时，余震袭来，看我们惊慌失措地跑出院子，麦克迪用“过来人”的语调说，自己这几天已经经历200多次余震，“习惯了”。

地震后，村里大部分人都离开了，麦克迪的妻子和儿子也去50公里外的亲戚家了，他不想离开自己的房子，决定一个人留下。他在院子外用油布搭了个帐篷，生上炉子，白天就在附近的一



个灾民安置点里领食物，晚上住在帐篷里。

穆罕默德却再次失去了家园。地震后，一些叙难民选择重新回到叙利亚，但穆罕默德对一土之隔的故乡记忆稀薄，那时候他六七岁，只记得“今天从这到那里，明天从那到这里，不停搬家”。他们在叙利亚的房子也因为战争倒了，有一段时间，就住在学校里。尽管在土耳其生活会时不时和当地人发生冲突，但一家人赖以维生的卖干果的设备还在这里，因此爸爸不愿意离开。裁缝作坊没了，穆罕默德失去了工作机会，他一直想去德国生活，他的朋友们就去了德国，穆罕默德听说他们还在德国上学，他不想再读书，他说自己想挣钱，“因为有五个妹妹”。但去德国很难从正规的难民渠道进行申请，找蛇头需要1万多美元，他们没有钱。

当天晚上9点多，在哈塔伊体育馆外，一群叙利亚难民收拾好行李站在马路上，等待被集中转运到另一个灾民安置点，一位带着孩子的年轻母亲用阿拉伯语告诉我，他们不知道具体要去哪里，“他们要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对接下来的情况一无所知”。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再前往哈塔伊体育馆，穆罕默德一家已经离开。

“我们团结起来，什么都会有”

2月14日是一个晴天，阳光照在身上，暖意洋洋，主城区的一处灾民安置点外，正值开饭时间，路边排起长队，这天的午饭是面包和煎鱼，鱼肉在铁板上刺啦啦冒着油，烟雾缭绕，香气扑鼻。



左图：圣彼得洞穴教堂旁边的石窟里住着一家人，因为领不到帐篷，只能住在半山腰

右图：安塔基亚市中心公园现在是灾民安置区。图为灾民在挑选国际援助组织捐赠的衣服

三五个警察走过来，得知我们是来土耳其报道地震的中国记者，热情地和我们合影。一个警察将自己的警徽和扣子撕下来，送给我作为感谢。

灾民安置点是由一处公园改建的，人们搬着凳子坐在帐篷外晒太阳，小孩子在空地上嬉戏。纳兹利（Nazli）一家三口也在帐篷外坐着，炉子上正在煮土耳其红茶，小桌上放着一碟腌渍的橄榄，这两样都是土耳其家庭最日常的食物，慌乱的一周过去后，它们重新出现在人们的餐桌。

纳兹利一家是在地震发生两天后过来的，从废墟里出来时，她就穿着一双薄袜和短袖。纳兹利的妈妈有心脏病和糖尿病，灾难发生后，她的脚一直肿着，好在安置点里可以领药。到安置点的第一天，纳兹利说妈妈是哭着去领衣服和食物的，分发物资的人安慰她，“你不要哭，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我们有足够的食物”。但她说，母亲哭是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在外面流浪过”。随后几天里，灾民安置点里的帐篷和人慢慢地多起来。

纳兹利说，他们联系了在孔亚（Konya）和布尔萨（Bursa）的亲戚，但是对方透露出不愿意接收的意思，现在，他们一家四口只能继续住在灾民安置点里。灾民安置点里没有电，一到晚上，陷入黑暗，他们就在一起唱歌，缓解压力。好在现在可以用太阳能发电板，暂时解决了手机充电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无法上厕所。在哈塔伊体育馆的灾民安置点外，上厕所需要去对面空旷的田野上找地方解决。有女生因为生理期，无法忍受糟糕的环境，躲在角落里哭泣。

在哈塔伊主城区，我们碰到了伊斯坦布尔市长办公室新闻官埃拉伊（Eray Erkilic），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今年52岁，他是土耳其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成员，被认为是在明年6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接替埃尔多安的最强有力的反对派候选人之一。埃拉伊告诉我们，地震发生后，他已经在这里待了8天。他向我们介绍，

政府已经在安塔基亚周边建了六七个灾民安置点和配备的厕所，人们可以自行前往离自己最近的帐篷里居住，但帐篷数量仍然存在较大缺口。民间也在持续参与灾后重建工作，李木子告诉我们，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捐赠了200顶帐篷，一共可以解决1200人的住宿问题，他们已经和土耳其政府商议好，由中资民营企业商会亲自协调，在第一次地震的震中卡赫拉曼马拉什省会的一个叫做凯末尔的村庄建成一个灾民安置点。与此同时，愿意离开的民众可以向AFAD申请，由后者统一安排，和目的地省份进行对接后，将免费把他们调度到其他地方。埃拉伊说，伊斯坦布尔政府也派了一艘大船到哈塔伊的港口，可以将土耳其西海岸沿线的人送出去。新闻官说，在伊斯坦布尔，有不少人将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免费提供给灾民住，他和老婆也搬去和妈妈挤在一起，以迎接灾民。

当地时间2月14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继续救援工作，同时在未来一周内完成本次地震造成的损失评估研究。一旦搜救行动完成并清除废墟之后，重建灾区的工作将立即进行。土耳其政府将从下月初开始建设3万套房屋，重建受地震影响的南部地区是未来一年的重要计划之一。

但埃拉伊对重建的速度没有那么乐观，“专家说可能把这些废墟清理完，都需要一年的时间”。埃拉伊说，之前土耳其东部有个省份发生地震之后，整个城市的中心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安塔基亚也有可能是这样，完全在一个新的地方建一个城市，因为这里的地基实在太糟了，地貌完全被毁，与其修复，不如重建”。

这天中午，在公园门口，我们碰到一位老人，正推着一车橙子，招呼过往的路人来吃。他的身后是倒塌的废墟和灰扑扑的街道，那车黄澄澄的橙子是整条街上最鲜亮的颜色，我们被吸引了过来。

老人裹着棕色的头巾，胡子花白，门牙掉了好几颗。说话时，声音洪亮。当我们表明自己是记者，希望和他聊聊时，老人家突然像憋了好久的孩子，紧紧抱着我们放声大哭。地震前，他就住在不远处的一处房子，一共5层，他住在那栋房子的三层，房子倒塌后，他的妻子和邻居，一共15人，全部遇难，只有他活着。

老人有16个孩子，他们分散在全国的不同地方，有一个女儿想来这里把他接走，但无法进来。地震前，他就在公园附近以卖橙子为生。5吨的货卖得只剩1吨时，地震来了，他从仓库的废墟里抢出一部分，来到灾民安置点外，免费送给大家吃。

老人已经83岁，他说自己一生经历过战争和灾难，“所有的都经历了”，现在，他专门来到这里，希望和年轻人一起做点什么。他说，他想告诉大家，“不要怕，房子会倒，但我们团结起来，什么都会有”。

（实习记者兰茜、顾靓楠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穆罕默德、朱莉、费兰特为化名）

（黄宇摄）

安塔基亚新城区的一位卖橙子的老人，在得知妻子遇难后，把橙子摆在街头送给过路人吃

一个英国救援队员的 7 天

口述 · Andrew Clarke　记者 · 印柏同　编辑 · 王珊

把遇难者的遗体搬出来并不是我们的工作，这听上去有点残酷，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搜救幸存者。

他们生活过的地方

我是在英国时间 2 月 6 号早上 7 点收到前往土耳其救灾的志愿召集消息的。我是英格兰切斯特市的消防员，今年 35 岁，有 15 年的消防经验。过去，我营救过车祸后被困在车里的乘客，做过水上救援，还帮人开过门锁，将家里的病人送去医院。但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地震现场的救援。我一直希望能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没有犹豫就报名参加了。与我一起同行的一共有 77 人，有 70 人跟我一样是消防员，来自英国各个消防队。我们其他的成员包括 1 位建筑工程专家、3 名医护人员，是为了在我们救援时能够对救援现场提供技术支持和医疗支持。

当天晚上，我们所有人加上 4 条搜救犬在伦敦集合完毕。我们带了电子通信设备、帐篷、发电机，更多的是硬工具：我们带了锤子、斧子、支撑柱（shoring）、电子破碎机（breaker，可以打穿水泥墙），都是为了凿墙壁救人用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出发了，历时 5 个小时，我们在当地时间 2 月 8 日凌晨 1 点半到达了加济安泰普机场。在这里，我们和土耳其当地救灾应急管理部门沟通后，迅速赶往安塔基亚。在当时，我并不知道安塔基亚是整个土耳其受灾最严重的、最需要支援的地区。我们在大巴车上颠簸了 5 个多小时，终于抵达了安塔基亚的体育馆，这是我们国际救援队的大本营，我们到的时候，我记得意大利、冰岛和科索沃的救援队已经到了。虽然一路都没有停顿，但一个必须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是——我们处在 72 小时黄金救援时间结束的末尾。

另一个事实是，体育馆距安塔基亚市区 11 公里，那是安塔基亚最需要帮助的地方。通往那里的道路是一条双车道的小路，两边全是倒塌的房屋。交通已经完全混乱了。道路上挤满了救护车、警车、军车和部分私家车，还有暂时露宿街头的受灾群众。我一眼就能感觉到他们的无助和伤心。但我记得，他们看到我们的到来会主动招手，他们非常友善，我能感觉到，我们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加上电力系统还没有恢复，没有信号灯，更增加了无序感。我们的车勉强开到了市区边缘，彻底没有往前挪的可能性了。为了赶时间，我们只好下车步行，才到了救援目的地。

从地图上看，土耳其政府划分给我们英国救援队的救援区，是一个范围大致呈三角形的区域，其中一条边界是市中心的一条河。或许是因为我第一次到地震现场，我很难去描述自己的震惊。目力所及之处，房子几乎完全垮塌，鲜有矗立的建筑，许多面墙已完全垮掉，残存的墙体布满了裂缝，极其不稳固，你觉得它们随时都要崩塌。救护车的鸣笛声接连震动着耳膜，水泥的粉末弥漫四周，或许是因为水泥味道太重，我闻不到其他的味道。只有路边破碎的广告牌和周围倒塌的建筑，提醒我，这里是安塔基亚的商业和居民区，是他们生活过的地方。

我们到主城区的那天，安塔基亚晴空万里，最高气温却只有 10 摄氏度左右。幸存的居民们并没有离去。在我的印象里，他们看起来有点像难民，都穿着布满灰尘脏兮兮的牛仔裤、夹克和衬衫。他们在成为碎石瓦砾的房子旁搭起帐篷，生起篝火，白天晚上都待在这里，等待着废墟下的亲人被救援出来。街角处，有捐赠给灾民的衣物，他们可以自由拿取衣物。



（视觉中国 供图）

上图：2023年2月8日，在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省，一位从地震废墟下获救的灾民与家人拥抱

下图：2023年2月9日，英国国际搜救队成员（身着橙色救援衣者）与土耳其灾害应急管理局人员合力寻找废墟下的幸存者

空隙里的艰难救援

搜救第一天，我们被分为四个不同的小组，分头行动，每个小组配备一个工具箱、一条搜救犬和一名土耳其翻译。我们起初的救援策略是沿着道路从一端到另一端逐一搜索。但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我们的人力和物力有限，为了提高救援效率，一旦当地居民向我们提供线索，并且能够大致说出家人地震前最后的位置，我们就会直接奔向那个区域。

我们抵达主城区的第一天，我搜查的第一栋楼是个居民楼，建筑已经胀裂开来。居民跟我说，他们听见里面有动静，希望我们能救援，但是当我检查完后，发现里面的人已经死了，我就拒绝了营救的请求。这听上去有点残酷，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搜救幸存者，把逝去人的遗体搬出来并不是我们的工作，而且也会耽误其他幸存者的救援。我所能做的只是向指挥部报告死亡人数，然后离开现场，



我们全队 70 人，最后都参与到了营救这两位幸存者的工作中，连续挖了十多个小时。

立马转向下一个搜救点。救援的几天里，我和其他队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能确定你的家人最后出现在房子的哪个位置吗？”

英国救援队营救的第一名幸存者是一位 91 岁的老妇人。这也是当地居民给我们提供的线索。他们当时指向一个二层楼，说透过窗户看到有一位老妇人还在屋里。我们看向这个房子，楼梯已经被挤压碎了。按照以往救援来说，这得用到梯子、安全绳等专业工具。但我们显然是不可能带梯子来这里的。我的队友灵机一动，在地上找到了一个破损不严重的金属围栏，长度刚好可以抵达二楼。我们就把它当作梯子使用。当然，在英国这是不被允许的。但在这个环境下，你就只能有啥用啥。

这个临时梯子非常的脆弱，每一个骨架大概都只有拇指粗细，我们知道它的承载量不大，只能尽力做好保护。我们当时出动了 8 个人，有 4 个就是站在梯子的周围，负责梯子的稳定，我是其中一个。站在这个梯子上，我的队友把墙壁打出一个口，进屋用黑色的毯子把老妇人和担架裹在一起，做好固定。然后用绳子把老人拴住，顺着围栏一点点把老人放下来。回头看，这是所有救援里相对轻松的救援，整个过程只持续了 30 分钟。

大多数的营救都是困难的，而且老城区，道路很窄，楼层不高却很密集，所以很多建筑物倒塌后，会倒在其他建筑物上，一层压着一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发生二次坍塌，层数就更多了。我们就得在这个复合的空隙里，寻找生还者。其实，能找到生还者的区域，往往是在倒塌后形成三角形结构的空间里。但这样的空间又被一层一层的倒塌覆盖下来，寻找生还者的过程，我们除了根据经验外，还需要碰碰运气。种种环境限制之下，搜救出一名幸存者需要 1 ～ 2 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

在搜寻幸存者的过程中，搜救犬提供的线索最快，它们灵敏的嗅觉能在较大范围内，捕捉到生还者的气息。当搜救犬对着一片区域犬吠，往往意味着幸存者就在不远处。但搜救犬的缺点是无法提供准确定位。这个时候，我们会用插进缝隙的摄像机，这个设备可以深入碎石瓦砾的缝隙。声音探测设备也能帮助很多，它能检测到废墟深处，幸存者敲打墙壁、呼喊或做出的任何噪音，都有可能被捕捉到。

但这些设备我们并未做到人手一份。所以，不少时候，我们常常向本地救援队或者其他国家的救援队借设备。如果借用别人的设备发现了幸存者，我们往往就会一起开展营救。在安塔基亚，不论你的肤色如何、国籍是哪里，此时此刻，我们的目标都一样，与时间赛跑，尽可能地拯救每一个在废墟下还幸存的人。

我们进行的一次最难的救援是在来到安塔基亚的第三天上午。当时我们已经很沮丧了，因为废墟下还有那么多人，但我们救出的寥寥无几。听到女人的呼救时，我跟队友们正在尝试用锤子敲开一些碍事的碎墟。她的声音虽然弱，但意识很清醒，甚至能用土耳其语跟翻译简单沟通。她告诉我们和他一起被困的男子身体被异物伤了身。

在我们确定他们具体位置后，我们决定从建筑的侧面，先切割水泥板，慢慢向他们周边靠近。女孩的位置还好，我们用电器装备和锤子、铁锹曲折挖开一条 5 米的通道，把她救了出来。但是男子腿被砖头横梁困住，无法被救出。根据当时情况研判后，我们只好从他们被困的建筑后面突破，慢慢继续挖通道。这个过程很难，我们需要换不同的工具，突破各钟坚硬的材料，例如水泥、石头等，非常费体力。我们全队 70 人，最后都参与到了营救这两位幸存者的工作中，每个人轮流挖掘 15 分钟，换人继续干，连续挖了十多个小时。那天我们都没回营地，就是在那里生火。直到第二天凌晨 5 点左右的样子，我们才把那个腿部受伤的男子救出。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 100 多个小时。

有些难过的是，我们在安塔基亚市中心一共待了 4 天，只救出了 8 个人。在第五天，我们离开了这里，被安排到了乡村。


2023.02
少年新知
第二期
少年
如何逛博物馆？
ISSN 2096-9740
9 772096 974237 02
国内统一刊号：ISSN 2096-9740
CN10-1742/C
邮发代号：82-51 定价：25 元
扫码购买

完好无损的建筑不到 5%

记者 · 李秀莉

来自伊斯坦布尔市长办公室的新闻发言官埃拉伊（Eray Erkilic）告诉本刊记者，整个安塔基亚市中心，完好无损的建筑不到5%。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署在2月12日的数据统计显示，地震造成2万多栋住宅楼倒塌。土耳其司法部宣布，在受地震影响的10个省份设立"地震犯罪调查局"，对地震中大量建筑的倒塌问题展开调查，追究并抓捕对震区劣质建筑负有直接责任的承包商和工程师。当地时间2月17日，被控参与建造劣质建筑物的已有309人，其中83人已被逮捕，理由是对地震中倒塌的劣质建筑负有责任。

土耳其人阿里·奥兹（Ali Öz）是在2021年搬到现在所在城市安塔基亚的街区的，他的儿子12岁，在附近的学校就读，妻子也在附近上班。他住在一座有30年以上楼龄的公寓楼里，在城中心，交通便利，更重要的是"很安全"，"就算在新冠时期，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如今，这个街区到处都是倒塌的废墟。

土耳其中资民营企业商会会长李木子说，虽然整个东南部是人口流出省，但这次发生地震的大多在省会城市，这些地方也经历了城市化的过程，再加上叙利亚难民的大量涌入，人口和建筑密度都在增长。以安塔基亚为例，在主城区，奥兹向我指了指远处的雪山，"以前只有山脚下有房子，但是现在，房子已经盖到了这里"。

在对主城区的走访中，我们发现，不少倒塌的建筑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砖混合砖砌结构为主，"这两种结构如果盖房子1～2层还是可以的，但3～5层的话，抗震性能就比较差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李森提到，最容易倒塌的是砌体结构，其次是砖混结构——砖混结构均采用空心砖作为承重墙，材料强度低，砌筑灰缝不饱满，墙体未设置构造柱，房屋整体性差，是损坏严重的重要原因。李森说，国内上世纪90年代以后砖混结构在普通公寓式的多层住宅里就用得比较少了。

在安塔基亚，这样不符合现代建筑建造标准的房子随处可见。比如，一处从上到下倒塌的建筑，只剩钢筋粘连着零星的水泥块。"看着配筋挺多的，但钢筋偏细，感觉不是螺纹钢，理论上用于梁和墙柱的纵向钢筋应该用螺纹钢。"李森分析，以中国为例，建筑的设计建造标准过几年就会提高一个档次，这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紧密联系。

李木子告诉本刊，土耳其一共有81个省，灾区涉及至少10个省，而这些省里，包括卡赫拉曼马拉什、尚勒乌尔法、哈塔伊、迪亚巴克尔等多个省份，是土耳其经济相对落后的一些省份，"是科技最落后的地方，也是政府资源投入最少，外国投资者也很少的一个地方"。李木子1995年来到土耳其，曾去这些地区考察，他记得那时这些区域的样子，"就相当于一个我们国内的一个镇，连一个县城都算不上。即使到了现在，跟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这些发达地方相比的话，还有很大的差距"。

事实上，早在1999年之后，土耳其国内就开始关注房屋的质量问题。那一年，土耳其西部马尔马拉地区发生大地震，两次地震分别达到7.4级和7.2级，导致1.8万人在地震中丧生、近5万人受伤、5800余人失踪。当时，李木子曾前往灾区现场参加救援，和这次一样，大量的房屋倒塌，人们被掩埋在废墟下。

2007年，土耳其修订建筑法，要求所有处在地震活跃区的新建筑执行新的抗震建造标准。土耳其政府将全社会所有的销售所得税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作为抗震基金，其中一部分就是用来修缮房屋，将旧的危房改造成抗震房屋，并提高对新房的抗震要求。"一个百分点，是一笔不少的钱了。"李木子说，但真正落实到验收中，尤其是在东南落后省域，则没有那么严格。据媒体报道，土耳其在1999年出台建筑检查制度后，会出现建筑承包公司和建筑检查公司为同一家公司的情况。

在伊斯肯德伦市的一处距离海边不远的废墟，当地居民告诉我们，那原本是一栋6层的老楼，不符合当地规定的楼高不能超过4层的限制，在地震前，政府曾要求它推倒重建，"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执行"。地震发生后，该大楼发生垮塌，位于其左右两边的4层公寓楼都还伫立着。有建筑专家专门过来查看了现场，认为该大楼的建设存在偷工减料的问题。

多元化正在丧失

主笔 · 黄子懿

破碎的生活，也像是某种文明在消失的隐喻。即使没有地震，一些人也会觉得，安塔基亚变了，这座城市没有过去那么多元和包容了。

《圣经》中的城

即使是在地震摧毁一切后，外人也不难感受到安塔基亚建立的根基。一条奥德伦斯河（Orontes River，也称阿绥河）穿城流过，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老城在东，新城在西。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条河流是世界上唯一倒流的河流，它发源于黎巴嫩，一路北上经叙利亚到土耳其，然后在安塔基亚附近拐了一个大弯，于下游城市萨曼达（Samandağ）注入地中海。

安塔基亚是一座著名的古城，它在史书上曾有一个更为浓厚的名字：安条克（Antioch），或者安提阿。这是《圣经》中一座重要城市，据记载，基督徒正是在此开始自称基督徒。

城市始建于公元前300年，由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的将领塞琉古一世所建立。两千多年来，它历经辉煌和起落，曾是罗马帝国通往亚洲的最佳据点，是庞大帝国中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的第三大城市。

河流穿过了宽旷的平原，整个安塔基亚的东西两边都能看见高山。在史书的记载中，正是这条河流滋养了水草丰茂的谷地，让这里有了早期人类定居的痕迹。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土壤贫瘠，无法供养大量的军队，而靠近安纳托利亚的安塔基亚，就自然成了古人的优选。

罗马帝国崩塌后，这座城市先后迎来了拜占庭人、塞尔柱人、十字军、马穆鲁克人、奥斯曼人的征服，在文明的交相轮替中，多次被摧毁、也被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覆灭后，它还归属过法属叙利亚。

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塔基亚的历史，像是土耳其整个国家历史的缩影。

现代的安塔基亚人已经很少记得，在历史上这片土地曾被屡次地震重创。因临近地中海，又靠近亚洲腹地，它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地位愈发壮大，一举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和贸易中心。但在526年，一场巨大的地震将这座城市瞬间夷为平地。当天正是耶稣升天节的前夕，城市内挤满了市民和游客。“大地在不断地震动和翻搅，几乎所有居民都被卷入了墓穴之中。”编年史家写道，城内几乎所有建筑都垮塌，震后出现了恐怖的狂风，大火在强风之下席卷了全城，天空一度下起了火雨，让整座城市变成了人间炼狱。据史学家估计，这次地震中有超过25万人死亡。

那时候，安塔基亚的名字还叫安条克，今天的安塔基亚老城就在斯陶林山（Staurin Mountain，也称十字架山）脚下。山上有一座以洞穴为基体的圣皮埃尔教堂（Church of St Pierre），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天然洞穴教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教堂之一。正是在这里，基督徒被认为首次自称“基督徒”——这只是其文明长河的一个开始，由于不同宗教之间的渊源，此后的安塔基亚，还诞生了现代土耳其境内的第一座清真寺，以及犹太教和东正教的教堂。

“如果你往这片土地的脚下挖，有可能就能挖到一层层文物。”奥努尔（Onur）指着脚下的土地说，他生长的村子在城的东侧，斯陶林山的脚下，小时候村子里发掘出了一个国王的墓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那里，还等待着专人去考古或开发。在圣皮埃尔教堂山下，我们还可见山体中被挖掘出一些城墙，震后无人问津。“土耳其就是这样，有着作为三大文明首都的魅力，亚历山大大帝的征途也经过了这里。这个地区太重要了，有太多东西可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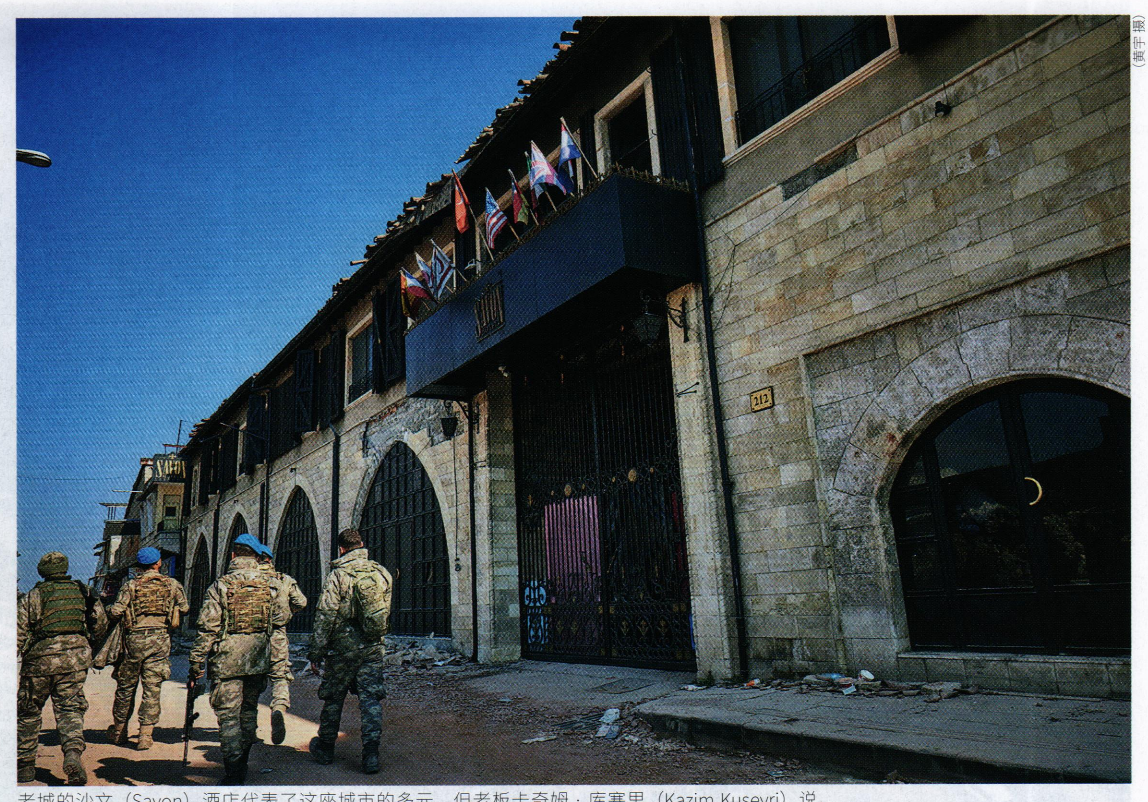
2009年，希尔顿集团投资3500万美元，计



（于楚众 摄）

上图：哈塔伊省再一次遭受了地震的重创

下图：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是安塔基亚多数人的信仰依托，在地震中受损严重


(黄宇 摄)

老城的沙文（Savon）酒店代表了这座城市的多元，但老板卡奇姆·库塞里（Kazim Kuseyri）说，他在地震中失去了所有美好的记忆，再也没有留下的理由，“世间再无安塔基亚”

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塔基亚人的这种愤怒，更像是一种长期矛盾累积下的爆发。

划在安塔基亚修建一座豪华酒店，选址就在圣皮埃尔教堂的山下。工程在挖到地下5.5米深时，发现了一块巨大的马赛克镶嵌地板，其范围近1000平方米，是世上出土最大也是完整的古代马赛克地板。据悉，该马赛克地砖铺于约公元4世纪，曾是安条克古城一座公共建筑的地面装饰。被发现时，马赛克花纹与地面黏合，几乎完好，只是因地基巨变有扭曲变形——那是526年大地震留下的痕迹。为此，投资方和土耳其文保部门紧急协商，完全推倒原有设计方案，重新打造了一座悬浮出马赛克地砖之上的“博物馆酒店”。

按照当地居民的说法，老城的文化底蕴有着坚固的地质基础。一个佐证是在526年的大地震中，无数建筑垮塌，但马赛克地板几乎没有损伤。“这一侧地基是岩石，所以很坚硬，而对岸那一侧很多是土壤，所以地基软。”在老城核心区的哈比卜·纳贾尔（Habib-i Nejjar）社区，社区长官福阿特·戈瑟尔（Fuat Göçer）对我说。当地人似乎对这个城市在地质上的割裂很是熟悉。

即使有着厚重的宗教与商业史，进入现代社会后的安塔基亚，还是陷入了衰退。震前整个城市只有20万人，还不如526年时多。作为一座文明古城，它似乎无法适应工业时代的效率，在时代快速的变化中被遗落下来，只有以老城为核心，挖掘自己的遗产去发展旅游业。

地震之外的危机

2月18日，在被埋12天（296小时）后，一对年过四旬的夫妇和他们一位12岁的儿子被救出，但儿子因伤势过重，被送到医院后去世。与此同时，救援人员还在废墟中发现了这对夫妇另

外两个孩子的遗体。

截至当地时间2月20日，大地震已在土耳其、叙利亚两国造成超过4.6万人死亡，其中土耳其境内接近4万，安塔基亚、卡赫拉曼马拉什等地成为重灾区。最新数据公布的这一天，土耳其政府也宣布，救援工作即将进入尾声。

让人悲伤的结局，像是安塔基亚整个震后救援的缩影。随着死亡人数的上涨和报告垮塌的楼房越来越多，人们的情绪开始发酵，将怒火发泄在官方身上。他们指责建筑质量和政府救援的迟缓不力。志愿者埃姆瑞赫（Emrah）说，“政府什么都没有帮过我们，也什么都没有提供给我们，甚至留下来清障的也是我们。”最初黄金救援时间的72小时里，他接到过多次官方指令，但赶过去后发现家属是48小时前打的报告，很多生命就在漫长的等待中逝去，“家属就不干了，一见面就直接来攻击我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塔基亚人的这种愤怒，更像是一种长期矛盾累积下的爆发。“你知道政府为什么不帮我们吗？因为他们很宗教化（伊斯兰化），而哈塔伊一直都没有那么宗教化。”埃姆瑞赫抱怨着。尽管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Erdoğan）已经快执政20年，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享有极大的权力，但哈塔伊省仍然保留了一定独立性，地方政府仍由反对党把持。2023年5月，土耳其将迎来大选。震后以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为首的声音，声称埃尔多安要为此负全责。埃尔多安在2月8日到访哈塔伊省，承认政府救灾有不足之处，但反对有人借此进行有关竞选的政治作秀。

灾难不仅在此政治化了，也被族群化了。震后最初的失序中，有少部分人冲进安塔基亚的尚无人问津废墟、楼房和商铺，找寻甚至偷抢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人们的愤怒被点燃，本地人纷纷指责这些都是叙利亚人干的——这座城市与叙利亚的关系从未被切割，由于临近边境，安塔基亚过去10年来接收了数万名叙利亚移民。涌来的叙利亚人与当地人争抢着不多的土地、资源与工作机会。这场大震像是一个导火索，点燃了双方的积怨：震后第五天，市区开始流传一则土耳其人与叙利亚人在废墟前发生冲突的传言，虚实之间，据传现场有人动了刀和枪，有人被活活打死。有关犯罪、冲突和安全的流言，成了入夜后很多人选择撤出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那两天，军队开始进驻，安塔基亚市区的每条街道、每个救援作业点，开始有了持枪把守的军人和警察。

“你敢相信吗？在我上学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里有穆斯林，还有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我家的邻居就是东正教徒，我们和谐共处了很多年。但现在，我儿子班上的同学穆斯林占据了绝大多数，公立学校会教孩子们宗教的东西，所以我就把他转到私立学校了。”奥努尔说。他在公司业务中会对接很多东亚客户，以前客户到访时，奥努尔都会带他们到处转转，人们看到外来面孔也会报以微笑致意。但这几年来，街上开始有人对客户们开一些不尊重的玩笑。“我感到很抱歉，我会跑过去跟那些人吵架，在后来我就只有确保让他们不再单独一个人上街了。”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当政治暴力浪潮席卷土耳其，很多少数群体就开始从安塔基亚逃亡了，成百上千的犹太人逃往了伊斯坦布尔和海外。据半岛电视台报道，40年前安塔基亚还有几百名犹太教徒，教堂礼拜时满满都是人，而到2014年，犹太教徒只剩下约18人，最小者都年过60岁。这次地震前，这一数字进一步缩减到14人。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安塔基亚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微妙和紧张，甚至有了冲突和爆炸案件，这让少数群体们人心惶惶。当我们试图驱车前往圣皮埃尔教堂时，却在山路上被全副武装的警察阻拦，原因是一个美国记者在此拍摄触发了报警。当地居民告诉我，这几年来教堂所在这一区域是异常敏感，常有重兵守卫。

安塔基亚人不愿意相信这座城市变了。2013年，安塔基亚在老城一个广场上竖起了一座“宽容雕像”（The Statue of Tolerance），雕像由两只举向天空的大手组成，一只拿着地球，另一只手拿着十字架、新月和大卫之星，代表着这里宗教的多元共生。但据《卫报》报道，很快，有破坏者在几周内多次玷污大卫之星，市政部门于是拆除了这些宗教标志，用一根橄榄枝取而代之，“可能只是为了掩饰裂痕”。



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现年69岁，自2003年首次出任总理，执政土耳其已20年

震后大选：埃尔多安的“天命”揭晓时刻

记者·张宇琦 实习记者·薛永玮 编辑·徐菁菁

自2003年上台以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执政整整20年。今年5月14日，土耳其计划举行大选。埃尔多安将谋求最后的总统任期。在过去20年里，埃尔多安引领土耳其成为了最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地区性大国。在最近3年中，他又因为采取与主流背道而驰的经济政策等措施而饱受批评。大地震中激荡的舆论场折射出一个围绕埃尔多安而分裂的土耳其。本来已经胜负难料的大选变得更加波谲云诡。

天命和追问

2023年2月8日，在大地震发生的两天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出现在了距离震中不远的卡赫拉曼马拉什省首府卡赫拉曼马拉什市。在与一名灾民谈论这场灾祸时，总统说：“要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生，这是命运（kismet）安排的一部分。”在伊斯兰教中，“kismet”特指安拉的旨意。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埃尔多安经常在公开场合使用带有宗教色彩的语言。擅于感情真挚地引用宗教话语，也是他受到穆斯林选民爱戴的原因之一。

在土耳其，大地震确实是任何人都必须接受的生存威胁。土耳其领土处在安纳托利亚板块和爱琴海板块上。这两个小板块夹在欧亚、非洲和阿拉伯三个主要大陆板块的交界区域。因此，土耳其靠近黑海的北部、多山的东南部和西南部沿海地带，都被一条活跃的断层带贯穿。土耳其的成年人大都留有对大地震的深刻记忆。1999年，两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曾造成1.8万人死亡，4.3万人伤残，60万人无家可归。在那以后的24年里，土耳其发生的6级以上强震就有9次。

但这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天命"的说法。一场天灾抑或人祸的追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荡开来。地震发生后，社交网络上出现了大量从灾区流出的图像。在马拉提亚（Malatya）市，第二场地震袭来时，有人拍下一栋高层板楼底层坍塌的过程，大量的烟尘瞬间遮蔽楼体，人们尖叫着跑开。据说，这个配备吊灯和大理石地板的小区建成刚三年，宣称使用了最好的材料，完全符合最新抗震规范。

在安塔基亚（Antakya）市，一座高档小区十年前开盘时曾打出"天堂般的作品""世上最美住宅楼"的宣传语，但从震后的一张图片可以看到，这里所有公寓楼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下来，而周围却有其他的建筑物挺立，包括一些明显更老旧的住宅楼。

震后第五天，我向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土木工程系的土耳其裔结构工程专家雅斯敏·阿克塔斯（Yasmine Aktas）询问看法。她首先指出的是，2月6日两场地震的垂直加速度和水平加速度均超出了建筑抗震标准上限，因此在一些地区，必然出现大量严重损毁的情况。而要分析建筑的损毁规模和具体原因，需要工程师在救援结束后进行实地考察，这通常要花数周时间，并不能草率判断。

但这位曾多次带队研究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震后建筑的学者同时指出："从目前网络上传播的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出，如果这些建筑是以正确的方式设计和施工的，它们的最高抗震性能会比现在表现出的好。"问题可能存在于各个环节。"建筑标准不是问题，1999年时就不是，现在也不是。"阿克塔斯说，"问题出在执行上，在建筑工程学上，从设计到施工到后期改造的全部阶段，都可能出现导致安全性降低的操作。"

如果不是监管者的纵容，就不会有这么多开发商使用劣质材料、大肆违规操作——这种批评迅速演化为激烈的党派争论。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党魁抨击埃尔多安政府"手上沾满了民众的鲜血"。反对派提出的证据之一是，2018年的土耳其新版建筑法加强了对钢柱和钢梁的标准，但在同一年，正发党领导的政府就出台宣布，只要支付罚款，违规建筑就可以不被拆除。在此次受灾的10个省中，获得特赦的建筑数量为29.4万。根据最新汇率估算，赦免令为政府增加了20亿美元的收入。

在埃尔多安的支持者看来，这些批评并不公允，是典型的政治投机行为。震后，一家左翼媒体报道了哈塔伊省埃尔詹市（Erzin）的事迹，在这座小城，地震没有造成任何建筑损坏，也没有人丧生。该市市长是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人，他表示："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没有批准过任何违规建筑。"这个奇迹般的例子引来埃尔多安支持者的回击："拜托你们仔细看看，从2009年到2019年，埃尔詹的市长都是正发党人，难道说，2019年以后，所有老楼都被推倒重建了吗？"

在社交网络上，埃尔多安的一段讲话视频被大量转发。2019年3月，正是在卡赫拉曼马拉什，埃尔多安慷慨激昂地宣布，他刚刚颁布的建筑赦免令为14万市民解决了住房问题。批评者视其为埃尔多安政府失职和腐败的铁证。但事实的另一面是，埃尔多安是在一场选举拉票活动中做的公开演讲。对于住进这些房子的市民来说，建筑赦免令并不是秘密。事实上，土耳其的第一个建筑赦免（Zoning Reconcilliation）法令颁布于上世纪40年代。不同时代的政府一共颁布过19次赦令。执政者用这种方式回应土耳其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对住房的急迫需求，这是一种常用选前政策。正因为如此，过去反对党在地方执政时也普遍认可这种政策。

除了建筑业的监管问题，政府的震后表现也受到颇为两极的评价。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晚上，

我和身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拉克·纳迪尔（Toprak Nadir）通了电话，他今年35岁，给土耳其最大的体育转播商做内容总监，是一名坚定的共和人民党支持者。从震后第三天下午到第四天早上，土耳其政府对推特（Twitter）的限流措施持续了将近12小时，政府后来表示，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不实信息”的传播。纳迪尔认为，政策背后的真实原因是“埃尔多安和他的部长们在灾区遇到了两次抗议”，政府要防止相关视频的传播。“那么多人正在网上发布需要救援的地点、寻找失联的亲人，他们这么做和叛国有什么区别？”

美国圣劳伦斯大学的历史教授、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霍华德·埃森斯塔特（Howard Eissenstat）通过视频向我指出，土耳其政府灾后第一时间的应对有三个主要失误。除了推特限流，另一大问题是，在前48小时的救援黄金窗口期，政府没有及时派出军队。“土耳其拥有技术极为先进的部队和军事设施，也只有军人才能在一夜之间修好公路、建战地医院和流动食堂。但因为政府不愿把过多控制权交给相对独立的部门，没有立刻动员他们。”第三个失误是限制了个别社会组织投入救援。震后，由摇滚明星哈鲁克·雷凡特（Haluk Levent）成立的公益机构AHBAP募捐收到了巨额捐款。但很快，AHBAP遭到批评。土耳其与正发党结成联盟的民族运动党主席批评说，这种行为无视国家，救灾资金应该由土耳其灾害和紧急管理署（AFAD）统一管理。

2月6日，在卡赫拉曼马拉什，埃尔多安在电视直播里承认，救援行动在第一天遇到了一些困难，尤其是机场和道路的通行问题。但他强调，从第二天起，政府就已经掌握主动权，“今天（第三天）我们的工作已经顺利了不少，明天会更顺利，之后还会更加顺利”。在巡视由反对党执政的哈塔伊省灾区时，埃尔多安回击了对他的批评：“一些不诚实的人正在进行虚假宣传和诽谤，如‘我们在哈塔伊没有看到任何士兵和警察’。我们的士兵是光荣的，我们不会让他们成为这些混蛋口中的开胃菜。”

在支持者看来，总统在震后的表现至少是合格的。定居安塔利亚多年的中国人方静（化名）告诉我：“叙利亚总统可是第七天才到灾区！”选民们可以感知的是，震后的第三到第六天，埃尔多安又先后到访哈塔伊、阿达纳、加济安泰普、奥斯曼尼耶、基利斯、阿迪亚曼、马拉提亚、迪亚巴克尔、尚勒乌尔法这9个受灾省份。几乎在每一个省份，他都留下紧紧拥抱戴着头巾的老妇人、抚摸和亲吻孩子的照片。他的总统专机载着16个在地震中丧失双亲的新生儿到伊斯坦布尔就医。

在土耳其东南部受灾的10个省份中，司法部授权近150个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成立“地震犯罪调查办公室”，调查承包商、建筑师、地质学家、工程师等与坍塌劣质建筑相关人员，并检查建筑许可证和土地占用许可证，确保有关责任人不会潜逃或销毁证据。土耳其内政部长责令警方与检察机关合作，联合地质学家和建筑学家“一家一户”地调查所有倒塌房屋的建筑缺陷，且在工作完成前不得移动塌房瓦砾。目前，在地震波及的10个省份，总共有221名嫌犯被捕，其中24人对塌房的责任已经被确认。

2月7日，政府首批拨款约52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总统还许下承诺，他会在1年内让所有灾民住进新家，向每个灾民提供1万里拉现金援助。

大地震所激起的纷争是一场更大的政治决斗的前戏。2023年对埃尔多安来说，也是一个“天命”揭晓的年份。自2003年上台以来，他已经执政整整20年。今年，5月14日，土耳其计划举行总统大选。大地震之前，人们已经在展望一场前所未有、势均力敌的较量。

一个正在伊斯坦布尔的联合国某办事处工作的中国年轻人告诉我，地震发生后，她身边的土耳其朋友劝她5月大选时暂时离境，以躲避可能

大地震所激起的纷争是一场更大的政治决斗的前戏。



（视觉中国 供图）

2023 年 2 月 19 日，土耳其哈塔伊省的一对夫妻在被摧毁的建筑物前

出现的混乱。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分别支持不同党派的同龄朋友都在积极参与救灾，却尽力不谈政治，因为每当这个国家发生糟糕的事情，大家都会相信一套完全不同的说法，但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无法说服谁。

光环的消散

在外界看来，地震袭来之前，埃尔多安的正发党要在这届选举中维系过去 20 年一党独大的地位，已经异常艰难。不妙的信号在 2019 年就已出现。在地方选举中，正发党同时丢掉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这三大城市的执政权，堪称党史上最大的失利。

在伊斯坦布尔，第一轮选举计票时发生戏剧性的断电后，结果显示，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候选人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Ekrem İmamoğlu）后来居上，以 0.2% 的微弱优势击败前任总理、正发党候选人比纳利·耶尔德勒姆（Binali Yıldırım）。正发党不承认这样的结果。最高选举委员会批准重选。伊斯坦布尔 17 年来第一次举办了市长选举的电视辩论会。然而，第二次投票的结果证明总统和他的执政党在局势判断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伊马姆奥卢的优势扩大到 9%。

这次失利是正发党 25 年来首次失去伊斯坦布尔这座承载全国 1/4 人口、近 1/3GDP，象征着土耳其成功国际化的城市。人们揣测，49 岁的伊马姆奥卢或许也有问鼎总统宝座的潜力。毕竟，埃尔多安就亲口说过：“谁在伊斯坦布尔胜出，谁就赢得了土耳其。”





左图：2022年12月，安塔利亚市的一个市集。自2018年起，里拉贬值和通货膨胀导致土耳其生活成本连续攀升

右图：2018年6月，土耳其举行修宪后的首次大选，一名女子在正发党的竞选活动现场自拍

伊马姆奥卢身上闪现着埃尔多安当年的影子。他们都是在40多岁时以反对党人身份成为伊斯坦布尔市长的，都年富力强，善于演讲。长期以来，伊马姆奥卢所在的共和人民党为自身激进的世俗主义政纲所困，但宗教家庭出身的伊马姆奥卢打破了界限。他像埃尔多安一样展示自己的伊斯兰信仰。他的母亲也戴头巾。他在穆斯林斋月中禁食，并能熟练背诵《古兰经》中的相关段落，颇能赢得穆斯林信众的好感。

但人们选择伊马姆奥卢的原因并不是期待历史重现，因为伊斯坦布尔早已不是从前的伊斯坦布尔。2002年，埃尔多安上台执政时，土耳其全国的GDP是2500亿美元。2019年，光是伊斯坦布尔的GDP就达到了2370亿美元。

伊马姆奥卢和埃尔多安都是伊斯坦布尔移民，但他们的背景完全不同。伊马姆奥卢出生于土耳其东北部的黑海重镇特拉布宗（Trabzon），在那里读完高中后考入伊斯坦布尔大学，并先后读完了运营管理学（英语）本科和人力资源管理学研究生。在他读大学期间，全家迁至伊斯坦布尔。伊马姆奥卢家境殷实，毕业后就进入自家的建筑公司工作。在从政之前，他是特拉布宗体育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特拉布宗BK篮球队的副总裁。

而上世纪60年代，埃尔多安的父亲艾哈迈德·埃尔多安从东北部黑海沿岸的里泽省乡下迁居伊斯坦布尔时，几乎一穷二白，土耳其也才刚刚开始城市化进程。一家人和大量涌入城市却缺乏就业机会、无力购入房产的农村移民一起，挤在伊斯坦布尔郊区的棚户区。父亲每周会给十几岁的埃尔多安2.5里拉零用钱。为补贴家用，埃尔多安就在大街上向游客兜售明信片，向堵车的司机卖汽水，走街串巷卖面包圈。

这段生活经历与埃尔多安的从政之路有紧密关系。上世纪80年代，在新一轮的全球化和“冷战”两极对立结束的历史机遇下，土耳其在经济上实行更为积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城镇化进程急剧加速。1995年左右，伊斯坦布尔居住在棚户区的



居民比例已经升至50%。

1994年的竞选中，作为反对党候选人，埃尔多安亮出了主张社会公平的大旗。在任市长期间，由于对城市的治理有方，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他还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2002年选举中，埃尔多安和他组建的正义与发展党采取的还是争取城市中下层选民的路线。他多次在竞选演讲中提及自己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偏远郊区，称自己是“郊区孩子”。

2002年初次赢得全国大选时，正发党的得票率仅为34.60%。此后，其支持率一路甩开对手，节节攀升。执政13年后，2015年的大选中，正发党的得票率达到了49.5%。

这一方面得益于超预期的经济繁荣。2001年，长期饱受通胀困扰的土耳其陷入更严重的经济衰退，2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后，里拉被嘲“世界最不值钱的货币”，面值最小的硬币也有5万。埃尔多安一上任就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援助方案，延续他在伊斯坦布尔当市长时就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当年就实现了经济增长。

从2003年到2008年，土耳其一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被公认为最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发展成全球经济危机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会议选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作为东道主的埃尔多安显得一时风头无两。当时，相比滑向衰退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土耳其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2013年人均GDP还一度达到1.25万美元，几乎触及当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另一方面，正发党的民意基础也是因为埃尔多安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确实让大量普通人获得了实惠。以住房政策为例，正发党重组了民众住房管理局，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价位不等的四类住房。据官方统计，该管理局在1984年至2002年的19年间仅仅建造了4.3145万套住房，而埃尔多安政府在头两个任期内就建造了75万套住房。

在2019年的选举中失去伊斯坦布尔前，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尾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通胀水平开始高企。2018年8月10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因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要对土耳其的钢、铝制品分别加增50%和20%的关税。土耳其里拉币值一天内缩水20%，创下13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在市场由来已久的不安预期中，特朗普的制裁就像是触发了一个早就松动的闸门。此后，土耳其里拉坐上了时快时慢的下行电梯，国内通货膨胀逐渐恶化。在全球经济链条中获益的土耳其开始承担难以抗拒的后果。2020年新冠大流行开始后，占土耳其经济比重超过十分之一的旅游业遭受重创，全球供应链紊乱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也对99%的能源需要进口、出口依赖欧洲市场的工业部门造成更大压力。2021年9月到12月，在土耳其央行连续三次大幅降低利率后，国际市场对土耳其经济状况的信心进一步丧失，里拉币值在年内消失44%，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了36%。

进退维谷

在回顾埃尔多安时代的生活时，几乎每个居住在土耳其的受访者都会谈到2019年经济急转直下带来的困惑和失落。90年代末就定居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华人华侨研究会会长王兴华从事小商品批发贸易，从义乌进货，因此需要大量周转资金。他回忆，2021年底里拉币值最动荡的那三个月，每天都在焦虑中度过，因为一觉醒来，存在银行里用于周转的里拉就可能亏掉一大笔。有时候，他为了规避贬值风险，在前一天下班后先把周转资金兑换成美元，可第二天早上里拉的币值又涨了上去，一样也是亏。现在说起这些，王兴华只觉得像是劫后余生，“差点坚持不住了，如果没挺过来就是倾家荡产”。

除了像王兴华这样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在通胀中同样受到较大冲击的就是城市中产。他们需要的不是保障房，而是更高品质的生活。法鲁克（Fraruk）在土耳其贸易部做亚太地区协调专员，他的最大感受是进口商品越来越贵，越来越难买到：“过去一个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下新手机，但现在要好几个月。同等价位以前能轻松买到的电脑，现在很难买到了，有的甚至要用信用卡还款12个月才行。”

在百安居公司做客服专员的“90后”巴哈迪尔更加难掩苦闷，将过去三年多的生活描述为“一场噩梦”。整个2020年，伊斯坦布尔的房价涨幅就超过30%，在全球主要城市里位居前列。巴哈迪尔的工资负担不起房租，不得不在疫情期间搬离这座自幼向往立足的城市，回到老家。他坚定地说，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他会像身边许多朋友一样离开土耳其，去欧洲谋生。

其实，客观地说，现在情况并没有比2000年（1999年爆发金融危机）时更糟糕。那个冬天让相对年长的王兴华刻骨铭心：“里拉一晚上贬了100%，说破产就破产。”他的朋友里有人因为货币贬值跳楼自杀，有人跟老婆离婚，还有人出走逃债。现在，人们失望更多是因为繁荣进入尾声，他们困惑：作为掌舵者的埃尔多安是否出现了误判？在王兴华的印象里，在最近三年里，土耳其的经济政策“就是一锅粥”，尤其是“总统想降息就降息，真的是让搞商务的人士搞不懂”。

在经济动荡中，埃尔多安采取的方案看起来与主流经济学背道而驰，按照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逻辑，通货膨胀加剧代表货币供应过剩，因此中央银行应该提高利率，收紧货币政策。当经济参与者的借钱成本提高，企业会推迟贷款或扩张，个人会减少消费，市场总体需求下降，物价也会随之得到缓解。但埃尔多安从执政以来一直持有相反的观点：“当你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利率是原因，通货膨胀是结果。利率越低，通货膨胀就越低。”

埃尔多安对于利率的排斥一定程度上根植于宗教信仰，带有深刻的道德色彩。在伊斯兰教法中，利率（riba）是获取不义之财的手段，因此是一种禁忌（haram）。在2018年大选前夕土耳其商会和商品交易所联盟举办的活动上，埃尔多安甚至将利率描述成“万恶之父母”，誓要与之斗争到底。

这让批评者认为埃尔多安根本不是一个理性的经济管理者，而他所握有的权力加剧了反对者的担忧。埃尔多安在2017年推动修宪，土耳其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总统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按照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昝涛的话说，这标志着“埃尔多安对土耳其的统治进入极盛时期”。2018年连任总统后，埃尔多安先将女婿贝拉特·阿尔巴伊拉克（Berat Albayrak）任命为财政部长，又修改了央行行长任命的程序。此后，他两年内三换央行行长。

2022年5月，在美联储宣布大幅加息以扼制通胀之后，外界对已经受困于高通胀和债务问题的土耳其经济更加悲观。当时，我就这种困境的成因请教了土耳其卡迪尔哈斯大学（Kadir Has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艾林·叶尔丹（A. Erinc Yeldan）。与许多将矛头直指埃尔多安“非主流经济学”的西方评论者不同，这位曾亲历过土耳其上世纪多次经济动荡的63岁宏观经济学家指出，通货膨胀从来不是短期调控不当所能简单

土耳其经济高度外向的脆弱性早在80年代就埋下伏笔。

解释的现象，而是一个经济体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结果。

叶尔丹认为，在埃尔多安上台推动货币制度改革后，土耳其虽然保持了数年10%左右的“低通胀水平”，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为了维系高速的经济增长，政府选择了扩大债务规模，将实际货币供应量从500亿里拉扩大到2000亿里拉，“这种干预的幅度远超经济的潜力。换句话说，这就类似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措施，但美元是世界货币，而土耳其这样做，就等同于制造更大的脆弱性”。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邹志强认为，2009年后，土耳其似乎没有意识到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对自身的深远影响，错过了改革的窗口期。他解释说，埃尔多安早期的改革塑造了高度开放和自由的市场，六成资本来自外国投资者，但这也意味着，一旦外部环境出现风吹草动，资本就会大量流失。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昝涛的产业研究则指出，土耳其经济高度外向的脆弱性早在80年代就埋下伏笔。当时，土耳其的人均GDP接近6000美元，是中国的10倍以上，这导致土耳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不过劳动力低廉的东亚国家，而它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也无法和欧美抗衡。

因此，埃尔多安执意压低利率，其强硬态度的背后是国内产能停滞的现实。耐人寻味的是，2020年11月，埃尔多安曾任命前财政部长纳杰·阿巴尔（Naci Agbal）出任央行行长，默许他将基准利率从10.25%上调到19%，但阿巴尔4个月后被换下时，通胀水平仍然维持在高位。从这个短暂的尝试或许可以窥见，埃尔多安并非外界调侃的那样不懂经济学，也曾尝试切换到有违信仰的政策。

如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经济学者埃姆雷·奥兹切利克（Emre Özçelik）的分析所指，在经济学上，提高利率必然导致中短期的经济衰退。而2019年正发党的地方选举失利，则提醒着埃尔多安牺牲短期经济增长的政治代价。

于是，总统和他的政府无法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继续实施以低利率为代表的普惠政策，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2019年，邹志强到土耳其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大大小小的本地企业都会抱怨融资困难。当他对一位中资企业代表提到伊斯坦布尔市的正发党高官说“欢迎外来投资，政府可以提供投资担保”时，这位代表坦言，政府的信誉还不如当地的银行好。

危险中的机遇

“我给你理一理这个故事，1999年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将近两万人去世，现在同样的事又发生了。那么，1999年地震后的那次大选发生了什么呢？大家把那届政府投了下去，选了另一个人，也就是现在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正发党就是这么上台的。”当我问这场地震对5月的大选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时，电话那头儿的纳迪尔试图让我明白，答案已经摆在那里。“多么讽刺啊！我的预测是，这次选举他肯定会输掉，支持率最多还剩25%。”

不少人像纳迪尔一样回忆24年前的伊兹米特大地震。对于那场地震的政治影响，一位土耳其政策学者曾总结道：“持续45秒的震颤后，人们将政府视作全能的家长的想法也彻底粉碎。”

但历史的相似性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轮回。1999年，《纽约时报》驻伊斯坦布尔首席记者史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曾第一时间前往位于西部沿海的震中科贾埃利省（Kocaeli）进行连续报道。在他的描述中，时任总理比伦特·艾杰伦特（Bülent Ecevit）陷入了漫长的震惊状态，没有立刻去探视灾区或者命令助手采取行动，而是不停地告诉周围的人，“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没有必要担心”；军人们“疯狂地”挖出海军基地废墟下的军官，无视平民的困境；德米雷

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埃尔多安至少代表了短期内某种可以预见的前景。

尔（Suleyman Demirel）总统推迟了很久才访问灾区，但由于他的造访，所有进出道路都被关闭，救援车队无法通行；卫生部长奥斯曼·杜尔穆（Osman Durmu）第一时间宣称土耳其不需要外国援助，“我不会给他们哪怕一个伤员（照顾），也不会接受他们的血液（捐赠）”，他还表示受灾地区不需要移动厕所，因为清真寺有卫生设施，马尔马拉海就在附近。另一个“残酷的玩笑”是，政府的地震救援基金只有4.45美元。显然，埃尔多安政府并没有重蹈前人的覆辙。

一些长期观察者对大选的预测显得更加谨慎。邹志强对我强调，地震会在短期内构成严重的冲击，但其本质仍是突发性事件，在2002年，金融系统的崩溃和90年代政局的长期混乱才是正发党崛起的契机。

虽然当前政府在国家治理上遇到了困难，但反对派内部也没有出现一个能与埃尔多安抗衡的魅力领袖，更没有提出具体的施政纲领。在过去一个竞选周期，以人民共和党为首的6个反对党逐渐结成了“民族联盟”，但他们迟迟未能就总统候选人达成一致。这种窘境直接招来了埃尔多安的挑衅：“以前的选举中，我们面前还是有候选人的，现在距离选举还有4个多月，仍然没人站出来。”就在地震发生前一周，六党党首共同发布了长达240页的竞选计划，其中被认为最有分量的一项是承诺恢复议会制。咨询公司Teneo在投资备忘录中写道：“土耳其的民意调查凸显了选民对通货膨胀、经济状况和埃尔多安过去几年经济管理的失望，但反对派却完全未能利用这些因素。”

在土耳其，大多数人并不像纳迪尔一样，对自己支持的党派有很强的身份归属感。纳迪尔出身于精英阶层，在美国一所私立学院接受了本科教育，祖父曾在军队担任要职，叔叔当过议员。在纳迪尔看来，现代土耳其的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主张西方化、世俗化的凯末尔主义，而埃尔多安代表了伊斯兰势力的反攻。

但对大多数选民来说，只要不走极端，他们并不太关心主义和权力的争夺，更关心自己的生活。邹志强观察到，近年来土耳其政治的极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逐渐演变为围绕埃尔多安一人的极化。“支持埃尔多安的人不一定都是保守主义或者伊斯兰主义，反对派也不一定是世俗化主义者。”中东“观察”新闻网（Al-Monitor）去年年底的民意调查显示，67%的土耳其选民最关心经济，其次有10%的人关心移民问题，关心司法公正的有9%，只有4%的人关心反对派的发展。

方静居住的西部沿海城市安塔利亚是反对派共和人民党的票仓。前两次大选中，她都把票投给了该党。但地震发生一周后，方静忍不住向我抱怨，共和人民党这次表现“太差”，“主席只知道每天坐在沙发里说执政党的不是。”她补充道。本来她最看好的候选人是2019年为共和人民党赢下伊斯坦布尔的市长伊马姆奥卢，但这位候选人“被当局搞掉了”。

方静所指的是去年12月14日，土耳其一家法院以在演讲中侮辱公职人员为由，判处伊马姆奥卢2年7个月监禁，并禁止他从政。反对派认为，这起官司是总统滥用权力打击竞争对手的铁证，是对民主的践踏。但这件事对选民造成的影响并不明确。方静接受了既成事实。她对伊马姆奥卢的欣赏并不足以让她更激烈地反对埃尔多安，她也没有将这种欣赏转移到伊马姆奥卢所属的党派身上。在无人可选的局面下，她的决定反倒是在大选里支持埃尔多安。她身边的朋友们也都持有类似的情绪，大都在徘徊中。

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埃尔多安至少代表了短期内某种可以预见的前景。昝涛向我们强调，经济学上骇人的数字并不能完全呈现土耳其的社会心态。严重通胀发生之前，包括能源在内，

土耳其的物价实际上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涨价对普通土耳其人的冲击并未达到了不可承受的水平。

在过去三年的经济动荡中，普惠主义的分配路线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下层民众抵御了通胀的冲击。总统在去年12月将土耳其每月最低工资调整为8506.80里拉（约合455美元），比去年7月份确定的水平增加了100%。埃尔多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有必要，最低工资可能会在2023年再次上调。如果以人均GDP来计算，土耳其与阿根廷水平相当。同样是通货膨胀严重，阿根廷的最低工资水平是大约361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参与组建联合国时曾说过，“不要浪费任何一场危机”。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埃尔多安从政半生，可谓践行了这种精神。1997年，还在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时，埃尔多安曾因在本党集会上朗诵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诗句，被当局以“煽动仇恨罪”为由投入监狱，剥夺参政权利。前往监狱当天，他出其不意地发布了一张叫做《曲终人未散》（*The Song Doesn't End Here*）的诗歌专辑。据传这张CD卖出一百多万张，登上了当年土耳其专辑畅销榜榜首。

在那个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埃尔多安仿佛已经熟谙如何回应公众情绪和吸引“流量”，将不利局面化解为自己所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范鸿达则指出，反对派内部存在的分裂将有利于埃尔多安，尤其在当下全力救灾的阶段，各个党派都已停止竞选活动，而身为总统的埃尔多安每天都可以作为国家和受难者的安抚者出现在媒体上。

强震之后，土耳其迅速接受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大量援助，当下已有70个国家对土耳其伸出了援手，甚至包括战火中的乌克兰。相比之下，同为严重受灾国的叙利亚，不仅“门庭冷落”，甚至外界对当地的具体灾情也知之甚少。这提醒土耳其人，也正是在埃尔多安治下，土耳其成为了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发言权的地区性大国。

（实习生顾靓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视觉中国 供图）

2018 年 8 月 10 日，伊斯坦布尔大巴扎某商铺外，一位市民欣赏橱窗内的黄金饰品

土耳其经济，从奇迹到褪色

主笔 · 谢九

自 2003 年埃尔多安担任土耳其总理以来，土耳其经济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十年。前十年经济飞速发展，后十年各种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在经历了短暂的高速增长之后，土耳其经济的可持续性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曾经的经济奇迹

2001 年，土耳其在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求援。IMF 伸出援手的同时，给土耳其开出了经济改革的药方，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土耳其进行私有化改革。

2003 年，埃尔多安正式担任土耳其总理，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启了土耳其的私有化战略，将大量国有企业进行拍卖，能源、金融、交通、烟草等很多重要行业，都可以拿出来公开拍卖。

这场私有化改革给土耳其经济带来全方位的影响，从最直

接的效果来看，国企拍卖给政府带来了大量收入，为政府实施大规模基建等投资行为提供了资金保障。更重要的是，私有化改革使土耳其经济的产权更加明晰，企业经营效率得到改善，市场化程度得到了提升，营商环境改善之后，大量外国资本开始流入土耳其。

2005年，土耳其开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虽然进展并不顺利，但是这种积极向欧洲靠近的姿态，还是给土耳其经济带来好处。尤其是土耳其在大规模私有化改革之后，对于劳动力成本高昂的欧洲，其成为吸引欧洲资本的一个重要制造业基地。

土耳其的传统产业以纺织服装业为主，是全球重要的纺织服装业出口大国。从20年前开始经济改革之后，土耳其的制造业逐渐崛起，尤其是汽车制造业，成为土耳其制造业的一个象征，大量国际汽车厂商进入土耳其设厂。以汽车产量来看，土耳其目前是欧盟的第四大国（不算英国），在全球跻身前15名。汽车产业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纺织服装业，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出口产业。在大量外资进入的推动下，土耳其逐渐成为欧洲制造业的一个重要枢纽。

除此之外，土耳其非常热衷基建投资，使之成为拉动土耳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过去几十年，土耳其在桥梁、港口、机场、铁路、隧道、水坝等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土耳其的大兴土木，建成了很多标志性大工程，比如全球最大的机场伊斯坦布尔新机场、世界主跨长度最长的欧亚大桥、欧亚海底隧道，以及去年开始启动的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等等。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土耳其还大规模投资房地产、高档酒店和购物中心等等，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去年有专业机构评出全球最大的250家国际承包商，其中排名第一的中国有70家公司入选，数量第二多的是土耳其，排在土耳其之后的是美国、日本和韩国，由此也可以看出基建投资在土耳其的活跃程度。

如果按照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这三驾马车来分析土耳其的经济结构，消费是土耳其经济的主导力量，包括政府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在内，土耳其的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超过七成。

土耳其的消费之所以强劲，如果不考虑政府的公共消费支出，仅从私人消费来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土耳其的人口红利。土耳其有8400多万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1岁，其中有一半的人口年龄低于30岁，在所有欧洲国家当中最为年轻，德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大约45岁，英国和法国的平均年龄也都在40岁以上。

人口红利是一个国家极为宝贵的战略资源，当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代，将不得不在老龄化的重压下负重前行；反之，年轻化的人口结构，能够从多方面刺激经济增长，土耳其经济也正是从人口红利当中获益匪浅。从消费角度来看，土耳其以年轻人为主，就意味着拥有强劲的消费力量。

除了人口结构的因素之外，土耳其的利率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年轻人多消费而不是多储蓄。埃尔多安从2003年执政以来，长期推动低利率政策，低利率从两个方面刺激了民众的消费。首先，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土耳其民众失去了存钱的动力，土耳其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10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过一份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排名，当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储蓄率是33%，中国以51%排名第一，土耳其只有12%左右，排名倒数第一。

其次，土耳其的低利率还刺激了年轻人贷款消费。由于贷款利率很低，加上通胀指数很高，对于年轻人而言，能够通过低成本的借贷提前消费，其实也是一种和通胀赛跑的方式。

通常而言，如果一个国家处于通缩当中，人们预期将来商品的价格还会下降，就会选择继续等待，延迟消费；而如果处于通胀时代，人们预期将来商品的价格还会快速上涨，就会尽量提前消费，以免将来东西更贵，如果手上的钱不赶紧花掉，将来只会更加不值钱，尤其是如果有低利率的消费信贷，就会刺激年轻人更加超前消费。





左图：2022 年 10 月 29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右二）与妻子参观本土汽车制造工厂

右图：2021 年 3 月 22 日，一位市民在伊斯坦布尔外汇兑换处办理业务

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之下，2003 年以来，土耳其经济高速增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从 2003 年到 2007 年，土耳其经济的年均增速超过 9%，经过了 2008 年和 2009 年的次贷危机低谷之后，土耳其经济再度恢复了高速增长，2010 年到 2013 年的年均增速重新回到了 9% 左右。

2013 年，土耳其经济总量达到了巅峰，当年的 GDP 接近 1 万亿美元，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前 20 强，人均 GDP 达到 1.2 万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土耳其经济的强劲表现，也让外界对其寄予厚望，经济学界将土耳其（Turkey）和越南（Vietnam）、印尼（Indonesia）、南非（South Africa）以及阿根廷（Argentina）放在一起列为“展望五国”（VISTA），被视为“金砖四国”之后最有发展潜力的几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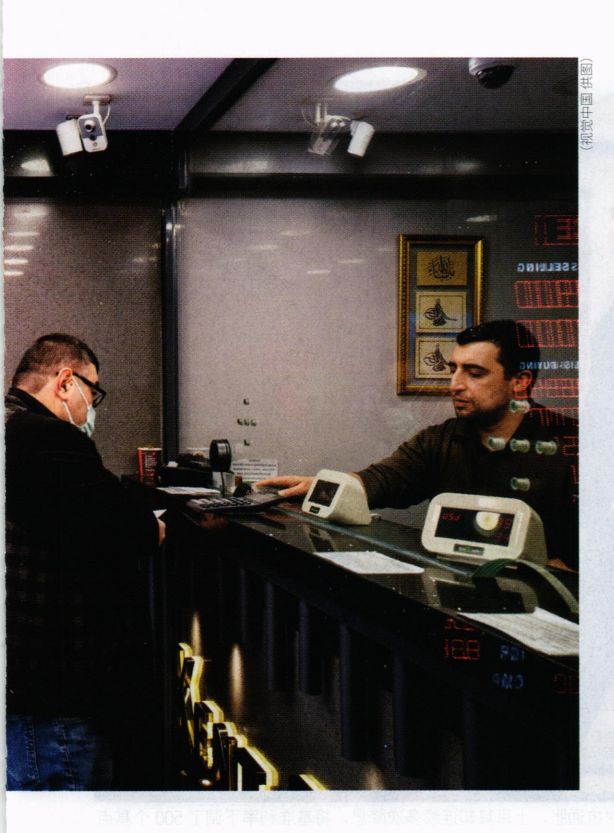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是雄心勃勃，多次提出要让土耳其成为全球十大经济体之一，尤其是最近几年，埃尔多安屡屡公开表示，土耳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全球十大经济体之列。

难以持续的增长

事实上，对土耳其而言，进入全球十大经济体俱乐部，还是一件相当遥远的事情。如果以美元来计算，土耳其经济总量在 2013 年接近 1 万亿美元的高点之后，就开始不断缩水，2021 年以美元计算的 GDP 为 8100 多亿美元。土耳其的人均 GDP 也是不断下滑，2013 年其人均 GDP 超过 1.2 万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而 2021 年的人均 GDP 还不到 1 万美元。

当然，土耳其经济总量从 2013 年开始不断下滑，并不是说土耳其过去 10 年的 GDP 一直在缩水，而是以美元来计算呈现出持续缩水的趋势。由于土耳其货币不断贬值，10 年前 1 里拉大概可以兑换 0.5 美元，现在 1 里拉只能兑换 0.05 美元左右，10 年间贬值了 9/10。土耳其货币贬值，导致以美元计算的 GDP 快速缩水。

如果不考虑汇率因素，仅以土耳其自身 GDP 增速来看，2013 年以来，土耳其的经济增速也是


（视觉中国 供图）

明显放缓。不考虑过去3年的疫情特殊时期，疫情暴发之前的2014年到2019年，土耳其的平均GDP增速大概为4.3%，和过去年均9%的增速相比，放缓了一半还多，尤其是2019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速只有0.9%，昔日的增长奇迹已经黯然失色。

过去10年的经济减速，让土耳其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负面典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通常是说，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如果达到1万到1.2万美元之间，就进入一个难以逾越的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1960年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到了2008年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只有十几个国家，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始终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无法继续向上突破，甚至还有些国家严重后退。

最近几年，经常被提及的两个负面典型就是土耳其和阿根廷。以土耳其来看，2013年的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之后，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接下来10年，土耳其的人均GDP都没有继续向上突破，2021年的人均GDP甚至跌破了1万美元。

土耳其经济在一度创造奇迹之后又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当前以西方经济学为主的市场经济模式完全背道而驰，尤其是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土耳其的经济政策剑走偏锋，完全无视主流经济学理论，以一种非常异类甚至反常识的方式发展经济。

如果从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驾马车来看，土耳其经济当中最弱的一环是出口，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位置，刚刚过去的2022年，土耳其的贸易逆差更是创下了1090亿美元的新高。在长期贸易逆差的格局下，支撑土耳其经济的主要是消费和投资。

为了降低企业和消费者信贷成本，土耳其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以此鼓励企业大规模投资，刺激民众消费。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土耳其的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尤其是在2022年全球通胀的背景下，土耳其的CPI节节走高，到年底最高超过了80%，夺下了去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胀之冠。

按照经济学常识，为了降低通货膨胀，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加息，正如去年美国、欧洲等大多数国家所做的那样，土耳其也一度采用了传统办法对抗通胀。2021年，土耳其通胀上行之时，当时的土耳其央行行长连续多次加息，但是埃尔多安极其反对加息，他认为加息才是引发通胀的原因，“高利率是万恶之母”，所以要求央行保持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

由于不满央行行长连续加息，埃尔多安将当时的央行行长撤职。过去几年，土耳其央行行长如走马灯般换人，主要原因就是央行行长不够听话，没有彻底执行埃尔多安的低利率政策。

2022年，通胀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旋律，以美国为首的大部分国家开始加息对抗通胀，土耳其却连续多次降息，将基准利率下调了500个基点。连续降息的直接后果，就是土耳其货币大幅贬值，去年里拉兑美元贬值大约30%。

本币大幅贬值，反过来又会推高通货膨胀。



（视觉中国 供图）

2022 年，通胀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旋律，以美国为首的大部分国家开始加息对抗通胀，土耳其却连续多次降息，将基准利率下调了 500 个基点

因为本币贬值意味着进口成本大幅增加。土耳其是一个长期贸易逆差的国家，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超过 90% 都需要依赖进口，土耳其里拉持续大幅贬值，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推高进口成本，导致通胀越来越严重。去年年底，土耳其的通胀达到了 85% 的惊人水平。进入 2023 年之后，在去年高基数的效应下，土耳其 1 月份的 CPI 指数有所回落，但也依然高达 60% 多。如此高的通胀水平，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可想而知。

对于土耳其经济而言，债务危机是另外一个潜在的定时炸弹。由于土耳其一直大兴土木，基建投资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大部分都需要借助外债，多年的积累导致债台高筑，土耳其的外债总额接近 5000 亿美元，占 GDP 的比重超过 50%。而土耳其的外汇储备规模不大，只有 700 多亿美元，偿债能力比较有限，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国际市场持续滚动融资，来维持外债不发生违约。

但是，里拉持续贬值，给土耳其的外资融资模式带来巨大挑战。首先，里拉大幅贬值，意味着里拉对美元的支付能力大幅缩水，换而言之，可以理解为土耳其的实际债务规模加大，必须比过去维持更高的经济增速，赚取更多的收入，才能确保偿债能力不出现下降。

由于土耳其的通胀爆表、里拉贬值，以及经济发展前景的各种不确定性上升，过去一年多来，标普、惠誉、穆迪等主要国际评级机构都下调了土耳其的信用评级，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在国际市场的借贷成本上升，债务压力越来越大。

如果土耳其里拉继续贬值，随着大量短期债务陆续到期，不排除会引爆债务危机。在土耳其将近 5000 亿美元的外资中，相当部分来自欧洲的金融机构，如果土耳其爆发债务危机，将由此传导到欧洲市场，给已经陷入衰退边缘的欧洲经济增加新的冲击。

土耳其政府当然非常清楚里拉持续贬值对本国经济的杀伤力，过去几年，随着里拉持续贬值，

土耳其政府发起了多次保卫里拉的行动，但都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里拉还是一路狂贬。

2021年那一轮里拉大幅贬值，里拉兑美元全年贬值超过40%，跌幅比刚刚过去的2022年还大。为了对抗里拉贬值，土耳其央行先是实施了加息，但是由于埃尔多安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所以将加息的央行行长予以撤职。后来又动用外汇储备提振里拉，但由于土耳其的外汇储备只有700多亿美元，对汇市也只能产生短期影响，如果想要长期干预汇市，土耳其的外汇储备会很快耗尽。土耳其央行在5次干预汇市之后，最终放弃了继续干预。

由于本币贬值过快，土耳其的民众不得不将手上的里拉换成美元或其他硬通货，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里拉的暴跌。为了提升土耳其民众对里拉的信心，避免过多抛售导致里拉陷入持续暴跌的恶性循环之中，埃尔多安政府放出大招，承诺对土耳其民众的里拉存款予以保护。如果里拉兑美元或者黄金等硬通货的跌幅超过银行承诺的利率，土耳其政府将弥补里拉存款人的损失。

此举在短期内拉动了里拉快速反弹，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其实相当于变相加息，而且加息幅度巨大，所以，土耳其股市迅速暴跌，三个交易日内触发了6次熔断。而且，里拉的反弹也只是昙花一现，在短期暴涨之后，2022年还是迅速转入下跌通道，在2021年下跌40%之后，2022年继续下跌30%。

现在土耳其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一个难以解开的困境，土耳其政府希望维持低利率来刺激投资和消费，进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维持必要的就业率等。埃尔多安能够在土耳其政坛20年不倒，很大程度上正是靠经济高增长来维持，所以，对于土耳其而言，经济增长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但是，一切单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势必会引发其他的负面效应，高通胀、高外债以及本币贬值等问题将越来越严重，而且最终将反过来制约经济的增长空间。对于土耳其而言，剑走偏锋的发展模式或许能在短时间之内起到效果，但是真正的考验还在长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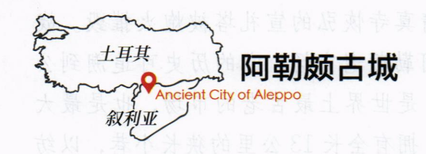
位于古城中心山丘之上的阿勒颇城堡是全城最恢弘的建筑

那些被地震威胁的历史遗迹

实习记者 · 石震方　编辑 · 徐菁菁

土耳其东南部所处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叙利亚北部所属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都是人类最早的文明诞生地，一直扮演着东西方交通要道、亚欧大陆十字路口的角色。历史上，亚述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古罗马、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奥斯曼帝国等先后统治过这块大地，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2 月 6 日发生的 7.8 级地震带来的不仅是大量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而且对历史遗迹造成破坏。震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文表达了对该地区丰富历史遗迹状况的深切担忧。如何修复和重建这些历史遗迹，将是震后土、叙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

(TPG/alamy 供图)



阿勒颇古城

幼发拉底河和地中海之间有一块新月形的沃土，阿勒颇就坐落在这里。大地震发生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声明中表示，该组织特别关注叙利亚阿勒颇古城的受损情况，将尽快开启调查工作。早在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阿勒颇古城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作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重镇，早在4000多年以前，阿勒颇就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繁荣的城市建立起来。阿勒颇处于古丝绸之路的最西端，来自东地中海、小亚细亚、埃及、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的商队都会途经于此。

也正因为如此，围绕地中海建立的帝国为了占据贸易的主导地位，都会对这一地区展开争夺。曾有超过45个帝国和地方政权踏足于阿勒颇，包括阿卡德帝国、赫梯帝国、古希腊、古罗马、阿拉伯王国、马穆鲁克政权等等。

阿勒颇作为贸易重镇的繁盛一直持续到一百多年前。1930年，英国悬疑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正是在这里写下了她最脍炙人口的小说《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古丝绸之路衰落后，1516年，阿勒颇被奥斯曼王朝征服。在此后的300余年时间里，阿勒颇一直是奥斯曼帝国和法国、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之间的重要贸易中心。直到19世纪中叶，苏伊士运河开凿后，阿勒颇的贸易功能才开始渐渐衰落。

两千年的繁盛使阿勒颇古城记录下了各种文明的痕迹。在城中，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古老的清真寺、穆斯林学校、宫殿、沙漠旅店及浴室。其中，阿勒颇倭马亚清真寺是阿勒颇历史的见证。

倭马亚清真寺的所在地在希腊化时代是作为

城市的经济、行政、社交、文化中心的露天广场，在基督教时代是圣海伦娜主教座堂的花园。公元715年，人们在大教堂的遗迹上建起了清真寺。目前留下的建筑兴建于11至14世纪之间。清真寺的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庭院，有亭台楼阁、喷泉、石拱门廊和大门。礼拜大厅由三条巨大的过道组成，并由一系列柱廊隔开。倭马亚清真寺的代表建筑是50米高的宣礼塔。从11世纪开始，它整整俯瞰了阿勒颇这座城市一千年。

除了伊斯兰建筑，阿勒颇还留有大量拜占庭建筑遗址，比如西米恩大教堂。传说，叙利亚的基督教苦行僧西米恩曾在教堂里的一根高达18米的柱子上修行，在长达30年的漫长岁月里，西米恩向来自四面八方的朝圣者布道，直至去世。现如今18米高的柱子已经损毁，留下了一座八边形大教堂的遗址。

阿勒颇古城现存的基本布局和历史建筑大多始建于12世纪的阿尤布王朝。这是一个由库尔德人建立的伊斯兰王国，在抵抗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古城内的区域，面积大约3.5平方公里，居住着约12万人口。城市布局极为紧凑，灰白色的矮石房错落有致。

位于古城中心山丘之上的阿勒颇城堡是全城最恢弘的建筑物，也是全世界最古老、最大的城堡之一。它占地1.23多万平方米，高38米，四周环绕着深20米、宽30米的壕沟，从沟底到城墙顶端有65米高，而且壕沟至城墙底部为倾斜48度的光滑石面，险要坚固，易守难攻。

在战乱和地震发生之前，游客们可以穿过方形塔楼和吊桥，到达城堡入口，入口处有三道大铁门。第一道门雕有两条盘绕的巨蛇，称作“蛇门”。第二道门雕有两只盘坐的狮子。第三道门雕有表情一哭一笑的两只狮子，称作“哭狮门”和“笑狮门”。三道门之间有大约20米长的通道，顶端布满监视孔。倘若有敌来犯，大门一关，通道里的敌人就成了瓮中之鳖，守军可以从监视孔往外射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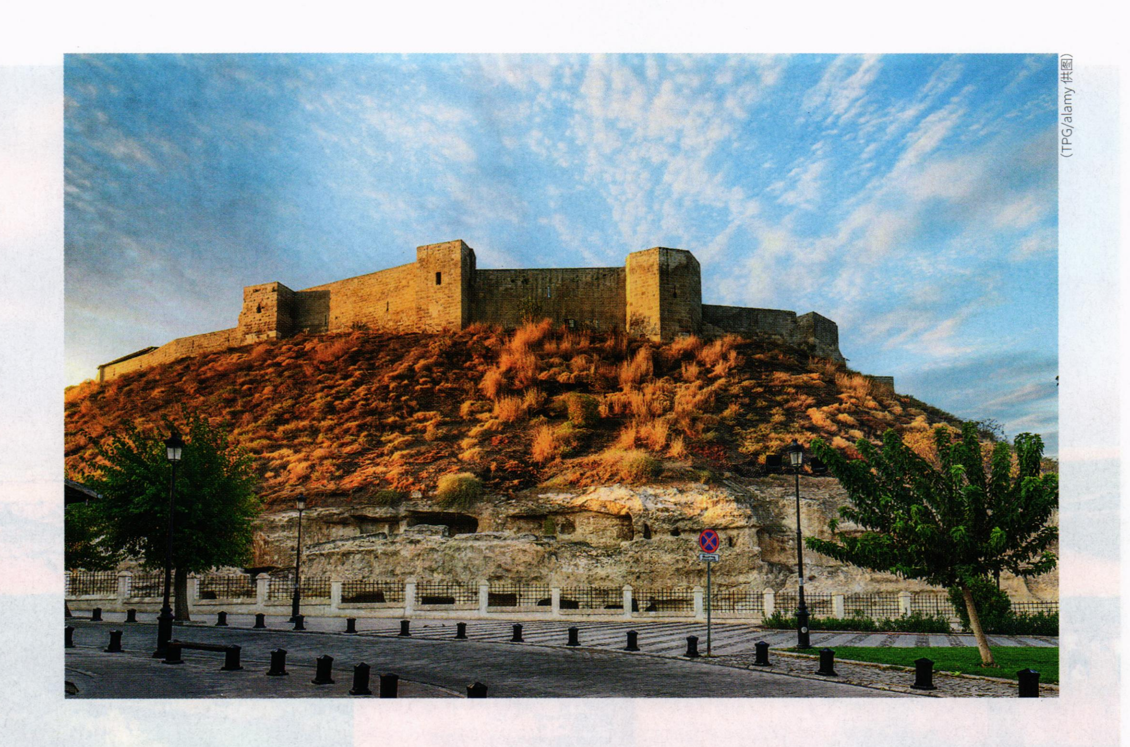
城堡原本是古巴比伦王国和亚述王国的神庙，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起，神庙便被改建成坚固的卫城和军事要塞，千百年来不断加固、扩建，因而保留着各个历史时期遗留的施工痕迹和大量文物。公元13世纪的皇宫大厅镶嵌着白色的大理石，是阿拉伯艺术的杰作。皇宫内建于公元15～16世纪的金銮殿则有结构繁复、装饰优美的顶梁，绚丽的彩绘玻璃，奢侈的宫廷水晶灯，是那个时代叙利亚手工艺人的杰作。此外，卫城内还有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带有地牢的监狱、土耳其统治时期的兵营、1000多年前的大蓄水库、火药库、粮仓，以及12世纪的大清真寺遗址。

此次大地震之前，阿勒颇古城已经处在危机之中。2011年，叙利亚内战打响。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阿勒颇古城列入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根据该组织的调查，2013至2017年间，阿勒颇有超过10%的古建筑被完全摧毁，而且接受评估的建筑物中，有一半以上的建筑损毁程度达到了中度甚至重度。

倭马亚清真寺恢弘的宣礼塔被炮火摧毁。战火还烧掉了阿勒颇老市场，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312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市场，也是最大的拱顶集市，拥有全长13公里的狭长小巷，以纺织品、玻璃制品、金银首饰、月桂香皂著称，较完整地保留了15、16世纪的原貌。消失的不仅有古建筑，还有文化传承和社会生活的纽带。一千年来，一代又一代阿勒颇人在倭马亚清真寺做礼拜、社交。曾有阿勒颇居民对媒体谈到阿勒颇市场时哭诉：“它不只是一个市场，也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

2017年以后，叙利亚政府和国际社会一直试图对受损的阿勒颇古城进行修复。倭马亚清真寺宣礼塔的修复一直未能启动，现在，地震让人们的等待变得更为漫长。叙利亚文物和博物馆总局的声明称，目前已知的情况是，地震后，阿勒颇城堡内部分奥斯曼磨坊倒塌、东北部城墙局部破损倒塌、城堡入口受损，城堡内的阿尤布清真寺尖塔的部分圆顶脱落、马穆鲁克塔的入口损坏。

此次大地震之前，阿勒颇古城已经处在危机之中。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阿勒颇古城列入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TPG/alamy 供图）



加济安泰普古堡

加济安泰普位于两河流域，是土耳其东南部最大的城市，也是连接安纳托利亚东南部与西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的中心点。历史上，加济安泰普就是安纳托利亚高原最早的聚居地之一，居住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3600多年，跻身世界最古老城市之列。

长久以来，位于市中心山丘上的加济安泰普古堡是这座城市最耀眼的标志。这是一座宏伟的椭圆形古堡，1200米长的城墙上伫立着12座石砖堆砌而成的堡垒（最初有36座）。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赫梯帝国（Hittie Empire）时期。这个公元前19世纪出现的奴隶制国家曾经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交手，在西亚地区最早发明和使用铁器。古堡所在的山丘曾是它的一处前线观察哨所。

加济安泰普位于重要的贸易线路上，又被富饶的土地所环绕。赫梯帝国衰落后，它不断被历史上的各大帝国并入版图，规模也不断扩张。公元2、3世纪，罗马人首先在山丘上修建了大规模的堡垒。6世纪，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大帝（Iustinianus I）修建了12座堡垒、护城河与巷道。12、13世纪突厥人建立的塞尔柱（Seljuk）帝国对城堡再次扩建，形成了此次地震前的规模。

1516年，奥斯曼帝国吞并加济安泰普。这座城市成为帝国的贸易重镇。17世纪的土耳其旅行家爱维亚·瑟勒比（Evliya Çelebi）曾记录说，这里有3900个商铺和2个大市场。

城堡不再承担国防功能，它变成了行政中心、武器库和警察局。堡垒和主墙被抬高，南立面的6座堡垒增加了华丽的带状装饰。人们还在城堡里修建了清真寺等民用设施。古堡的地下存在水源。考古发掘出的一个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土耳其浴室，还保留着洗浴间、蒸汽间和烟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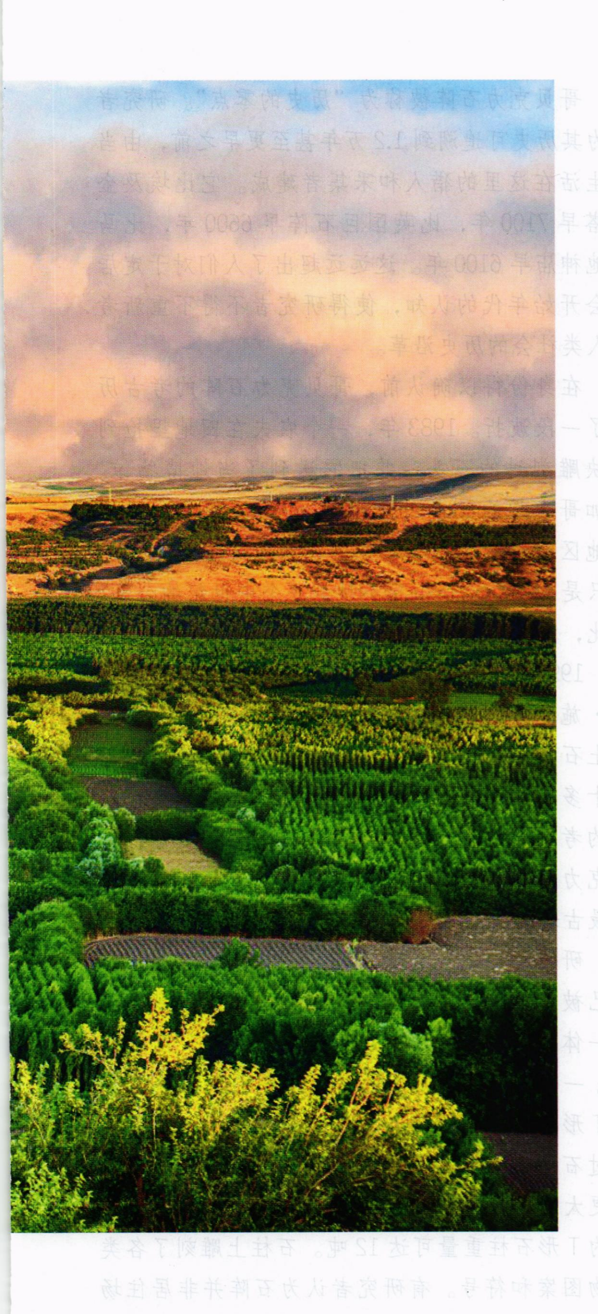
地震发生前，游客可以花大约1美元买一张门票，进入加济安泰普古堡。古堡的石质结构经过了修复和加固。通向古堡的道路两边排列着各种雕像，经过吊桥，人们将走进古堡蜿蜒曲折的廊下通道。今天，古堡的主要功能是容纳加济安泰普国防和英雄主义全景博物馆，馆内定期播放



关于加济安泰普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抵御法国军队的纪录片，还设置了枪炮声做背景音，以使探访者对这座城市的历史身临其境。

1918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签订《穆兹罗斯停战协定》，意图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东战场的战争，而根据英、法、俄三国在1916年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法国快速在黑海登陆，并向土耳其的库库罗瓦地区（包括叙利亚及南安纳托利亚）进军，企图控制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煤矿。

加济安泰普当时还被称作安泰普。人们响应了后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将军的号召，拒绝向法军投降。自1919年法军占领安泰普至1921年土法签订《安卡拉条约》法军撤兵，安泰普在双方手中多次易主，两军都对这座城市进行过长期的围困。1921年2月8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决定



将“Gazi”（土耳其语，意为“伊斯兰斗士”）一词冠在“Antep”之前，以纪念加济安泰普在土耳其独立战争中的贡献。

加济安泰普古堡的东侧、南侧和东南侧的部分堡体在地震中坍塌，散落的墙壁碎片滑落到古堡下方的道路上。城堡旁边的围墙坍塌，城堡的许多部位出现较大裂缝，环绕城堡的金属围栏也严重受损。



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坐落于底格里斯河畔，是土耳其东南部第二大城市。千百年来，高12米、厚5米，有80多个堡垒、哨塔和4个城门的城墙顺着底格里斯河，仿佛守护着圣物一样围绕着迪亚巴克尔老城。

5.8公里的长度使迪亚巴克尔城墙成为了除长城外，世界上最长、保存最完整的防御城墙建筑。由于城墙和城市内部的建筑大量使用坚固的黑色玄武岩，它曾被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称为“黑色阿米德”（Kara Amid）或者“黑堡”（Kara Kale）。

从希腊化时代开始，在罗马帝国、萨珊帝国、拜占庭帝国、伊斯兰黄金时代和奥斯曼帝国期间，这座防御性工事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存的城墙是在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时期重新修复并加固而成。城墙上留有63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铭文。

城墙护卫的老城最著名的历史遗迹是迪亚巴克尔大清真寺，它是安纳托利亚地区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也是伊斯兰世界五大圣地之一。639年，穆斯林占领迪亚巴克尔后，在原来教堂的基础上改造成了这座清真寺。如今，人们还能在它的部分角落看到古希腊和拜占庭时期的雕刻花纹。清真寺设有独立的哈纳菲派和沙菲派区域，以及两个独立的宗教学校。

迪亚巴克尔老城的另一个闪光点是建于1519年的圣吉拉戈斯亚美尼亚教堂（St. Giragos Armenian Church），该教堂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亚美尼亚教堂，可以容纳大约3000名信徒。教堂内部总共有20个拱门，由16根柱体支撑。

沿着迪亚巴克尔宏伟的城墙，蜿蜒在城市和河流之间的赫夫赛尔花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它的历史长达8000多年，被分为5个梯田，自古以来就是为居民提供水源和食物的庇护所。据17世纪的史料记载，赫夫赛尔花园两侧布满了果园、葡萄园、玫瑰园和罗勒园。19世纪到过迪亚巴克尔的旅行者记录，他们在此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

特别是当地的甜瓜、西瓜、葡萄和杏子品质极佳。

赫夫赛尔花园与城市融为一体，杨树与果树将不同的菜园隔开；城市废水被用来提供肥力，并驱动水轮；桑树种植支持着城市丝绸业的发展；花园中的杨树、柳树被用作木材，运往他处。如今，花园仍充分发挥着作用，大约三分之一的花园用于种植杨树，其余的用于种植各种农产品。

如今，库尔德人是这座城市的主要居民。库尔德武装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冲突影响着城市的安定，也对其中的古迹造成严重威胁。2015 年，在库尔德武装与土耳其政府的交火中，老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包括圣吉拉戈斯亚美尼亚教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消息，此次地震后，迪亚巴克尔要塞的部分建筑物倒塌，但具体情况仍有待调查。





哥贝克力石阵

哥贝克力石阵坐落于土耳其东南部托罗斯山脉。它的西边是幼发拉底河，东边则是底格里斯河。哥贝克力石阵作为一个观光景点，2019 年才对游客开放。根据土耳其政府的统计，即便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也有总计约 130 万人次的游客到访哥贝克力石阵。

哥贝克力石阵被称为“历史的零点”。研究者认为其历史可追溯到 1.2 万年甚至更早之前，由当时生活在这里的猎人和采集者建成。它比埃及金字塔早 7100 年，比英国巨石阵早 6600 年，比马耳他神庙早 6100 年。这远远超出了人们对于定居社会开始年代的认知，使得研究者不得不重新考虑人类社会的历史沿革。

在身份得以确认前，哥贝克力石阵的考古历经了一段波折。1983 年，一个农夫在田地里捡到一块雕刻过的石头，并把它送到了当地博物馆。芝加哥大学的考古人员曾于 20 世纪 60 年代对这个地区做过考古调查，他们认为石阵中的 T 形巨石只是墓碑，这个山丘不过是一个中世纪的公墓。因此，农民的发现起初并没有引起多大重视。

1993 年，这块石头引起了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的注意。他认为，出土石头的 15 米高红土小山丘并非天然形成。经过十多年的调查和准备，2007 年，对哥贝克力石阵的考古发掘才正式开始，施密特最终认定，哥贝克力石阵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前陶时期最古老的遗址之一。

研究者共发现超过 20 个石圈建筑，其中有 9 个已被发掘。哥贝克力石阵的石圈建筑由多个巨型一体的 T 形板状石柱、石墙及“石椅”围筑而成；一个石圈的外圈 T 形石柱最多可达 12 个；外圈 T 形石柱宽面垂直于墙体，相邻两个 T 形石柱通过石墙衔接；石圈中央平行竖立两个比周围石柱更大的 T 形石柱。T 形石柱最高可达 5.5 米，最大的 T 形石柱重量可达 12 吨。石柱上雕刻了各类动物图案和符号。有研究者认为石阵并非居住场所，而是一种举办祭祀仪式的宗教场所。研究者还发现，年代越新的石圈建筑，其制作工艺越粗糙，他们猜测这可能与居民信仰的转变有关。

不论石阵的用途究竟是什么，研究者认为正是这一建筑背后的修建目的促使人们在此聚集，形成聚居点，并发展出了农耕和畜牧的生产方式。

哥贝克力石阵距离此次地震震中 86 英里。幸运的是，在这里进行发掘保护工作的项目小组确认，哥贝克力石阵在地震中幸免于难。

内姆鲁特山

Nemrut Dağı



1881 年，一位德国工程师在奥斯曼帝国东部研究交通路线时，无意间在内姆鲁特山上发现了一堆散落一地的雕刻神像，神像的身体和头早已分离，呈现出一幅诡异怪诞的画面。

这些神像在海拔 2134 米的山顶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侧平台的神像共有 5 座，高 7 米，分别属于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另外一座人像则是这座陵墓的主人，高八九米。由于日晒雨淋，人像的下巴部分已经缺失。狮子和鹰的石雕各两座护卫在两侧。西侧平台，浮雕、石块和头像杂乱分布着。

随着后续更多考古成果的出土和对铭文的研究，人们发现，这座陵墓的主人是科马基尼王国的国王安条克一世。科马基尼王国是一个与罗马帝国同时期的希腊化王国，同时继承了波斯、希腊文化。

1987 年，内姆鲁特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安条克一世不但留下了希腊化时代最具野心的建筑遗产，也在内姆鲁特山留下了许多铭文记录，成为人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历史依据。

陵墓中留下的铭文称，安条克一世父亲的祖先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而他的母亲则是希腊托勒密王朝公主。特殊的身世使得安条克一世的文化归属和宗教信仰呈现了两种文化融合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他陵墓前的神像有着希腊神祇的长相，却身着波斯服饰。

安条克一世一生致力于追求不朽而将自己神化，他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古希腊语铭文解释自己的宗教信仰，其中一段写道：他的陵墓要竖立在高而神圣之地，要远离凡人而应接近众天神，且与天神并列。这也是他将陵墓修建于内姆鲁特山的原因。在安条克一世作为国王之时，以希腊式膜拜仪式为自己创立了王室膜拜礼仪，并规定这一仪式将作为他死后的礼拜。安条克一世的墓穴以宗教庆典活动的格局建造，这是他生前规定的庆典活动的延伸。在科马基尼王国，每月 8 日会举办庆典庆祝他的生日、每月 16 日则庆祝他的加冕。

在内姆鲁特山遗址下方的墓碑上有一段古希腊语铭文：当他那获得众神庇佑的灵魂归向天上宙斯·奥罗马斯德斯（Zeus Oromasdes，注：宙斯是希腊神话中地位最高的天神；奥罗马斯德斯则是波斯创造宇宙的唯一真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别称）神座的时候，他直到年迈都依然健朗的身躯将在此安息。研究者认为这段话是安条克一世的遗嘱。

目前，还没有内姆鲁特山遗址震后情况的报告。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欧洲文化遗产论坛（European heritage tribune）；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奥斯曼帝国六百年》，[英] 帕特里克·贝尔福；《"这次，欧洲病夫真的死了"——奥斯曼帝国被瓜分后新生》，《国家人文历史》第 112 期〕

在画室里：精神障碍者的社会化之路

记者 · 吴淑斌　摄影 · 蔡小川





许健有智力障碍，他是画室最早的学员之一。如今，他的作品充满了想象力



郭海平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花白，但聊起原生艺术，依然充满干劲儿

郭海平的画室成了精神疾病患者康复、疗愈和发展的小世界。在这里，他们不再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是被尊重和认可、自由发展和创作的原生艺术家。而这样一个小环境的营造，背后需要许多社会力量的共同加入。

特殊的画室

画室里，陈玲盯着正趴在桌上画画的儿子许健。冬日下午3点多，阳光从窗户斜照进屋子，洒在画室的桌面上。许健正在给一张作品填色，图上是一位穿裙子的少女，他花了一个星期才勾勒出轮廓。旁人问起画中的少女是谁，许健解释，“这是一个游戏里的人物，我在手机上看到的”。他说话的语速很慢，但吐字清楚，能逻辑清楚地回答许多提问。随后，许健掏出手机，在搜索页面输入游戏的名字，给大家展示网页上跳出的原型人物。

放在七八年前，陈玲无论如何想象不出眼前的场景。1987年出生的许健在1岁半时被诊断为智力障碍，他的舌头无法伸缩，会一直流口水，也无法和常人一样走路。30多年里，父母带着他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的专科医院做治疗，尝试了手术、针灸和其他许多康复方法，许健终于能正常说话、行走。没退休时，陈玲每天下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摸摸许健的额头，看着他的眼睛，观察儿子今天的状态。让她焦急的是，由于无法外出工作，从特殊学校毕业后的十几年里，许健日复一日地过着吃饭、散步、看电视的生活。他越来越沉默，后来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为了刺激许健多说一句话，陈玲不得不使用“激将法”：许健要去买喜欢吃的烧鸡，她故意只给一块钱，问“够不够”，许健才会着急地说：“不够啊，要10块钱。”

一直到2014年，这个恶性循环才被打破。在听了社区的一次宣传后，陈玲带着许健来到离家不远的南京原生艺术工作室。画室位于南京市建邺区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原本用作居委会的二层小楼被改造成了画室和托养机构。七八十平方米的画室里，墙面刷成了淡淡的天蓝色，屋里摆着一张长桌子，能同时围坐六七人。周围的书架上摆放着许多手工作品，其中就有许健把报纸打成浆后，重新塑形、上色做成的“孙悟空”。

这是一个特殊的画室，招收的都是患有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双向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的患者。画室提供水笔、马克笔、油画棒、彩铅等各种画材，即使是没有绘画基础的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灵感与想象，自由地画图或做手工。画室里的工作人员称呼患者们为“艺术家”，他们从不教授绘画技巧，只是常常询问艺术家们创作的灵感、是否需要帮助，或是单纯地听他们倾诉。艺术家中有些人就住在画室附近，有的需要坐一个半小时公交过来，还有人家在北京、深圳、上海，每年特地抽出时间来南京画画。

陈玲亲眼看着儿子在这里的变化。画室的墙上挂着许健创作的第一幅画，是从窗口往下俯视路上的车流——这是不出门的日子里，许健站在家中窗户边所看到的一切。后来，他开始画来画室途中看到的树木花草、行人；再往后，他靠灵感创作了星空、神鸟等主题的作品。起初，许健吐字不清，画室里只有一位朋友能听懂他说的话，充当他的“翻译”；现在，他已经能底气十足地和其他人展开小小的辩论。

这是个难得的去处，但陈玲的心里总是隐隐担心——画室不收费，靠政府的财政补助和少量的社会赞助、项目运营收入来支撑，有种朝不保夕的感觉，“有一天郭老师老了，这个画室是不是就做不下去了？”。

她担心变老的郭老师，就是画室的创始人郭海平。郭海平穿着一件朴素的灰色羽绒服，对画室里每一个画者的情况十分熟悉，一见面，就亲热地问起对方家里的情况。他说起话来语速快、中气十足，尤其是谈起对画室未来的畅想时充满了干劲儿，但掺杂着少许黑色的一头白发和下巴上一把同样发白的胡子，还是轻易地暴露了61岁的年龄。他是一位当代艺术家，也是画室的核心人物。20多年前，为了探究精神疾病与艺术疗愈的关系，郭海平关掉了收益不错的咖啡厅，全心投入其中。2014年，郭海平开办了南京原生艺术工作室，在建邺区和鼓楼区分别有一间画室，8年里服务过上百名精神疾病患者。

在这里，郭海平推崇原生艺术。“原生艺术是最自然、最本真的一种创作，由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依靠本能和天性创作。精神障碍患者一直都是原生艺术最主要的创作者，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们，或者给他们设置主题。他们有无限想象力，在作品里将人与大千世界融为一体。”

过去8年，不少欧洲的原生艺术展览邀请郭海平带着画室的作品参展，郭海平把许多精品送到了法国、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办的原生艺术展会上。单看画室里的作品，外人很容易将其误认为是“儿童画”，但郭海平能解读出作品背后的意味。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艺术家创作了一幅《青蛙》，一只青蛙直立着，它的身体上有一扇窗户和一小片蓝天，顺着地上竖起的一架梯子往上爬，就能看到这片天空。“普通人看青蛙，就是青蛙本身；但田鹏画的青蛙是个媒介，他通过青蛙，将人、自然和社会融合在一起了。”

天才与“疯子”

更早之前，郭海平就开始思考艺术与人的精神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他自己就曾经在“边缘”徘徊过。郭海平是一个注重追问“意义”的人。上个世纪70年代，郭海平念高中时，国家正处在一场大的运动中。学校里读书氛围寥寥，他觉得“上学没什么意义，不如去做具体的事情”；去了印刷厂工作后，郭海平又为每天重复的劳动感到纳闷，“这份工作能创造出什么？”。为了融入工友，他跟着抽烟、打牌、弹吉他，像无头苍蝇似的乱转，反而觉得更加空虚。

第一次接触到美术，郭海平有了“人生被颠覆”的感觉。偶然间，他看到邻居小伙正在画画，为美术高考做准备。“我一踏入他的房间，就愣在那里，灵魂瞬间被抓住了。”郭海平形容，自己终于找到了思想和情绪的出口。他开始自学画画，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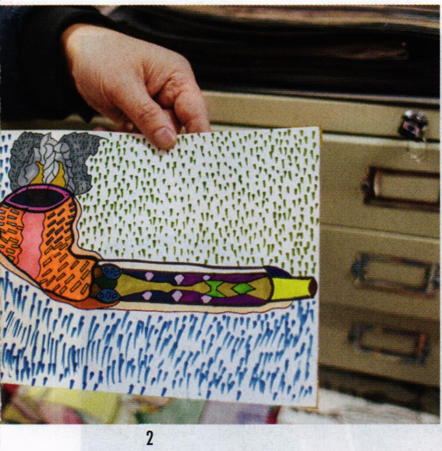
1

复观摩大师的作品，晚上兴奋得睡不着，白天也不去工厂，还在房间的门上挂了一张厚厚的毛毯，想把自己跟外界隔离开。因为画技不够好，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思想，郭海平还大量写诗，“我几乎是失控了，处于一种半疯癫状态”。上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文化影响着内地，郭海平甚至和邻居相约偷渡去香港，去那个想象中充满文艺气息的地方。但在广东边界，他们被端着枪的军人发现，赶回了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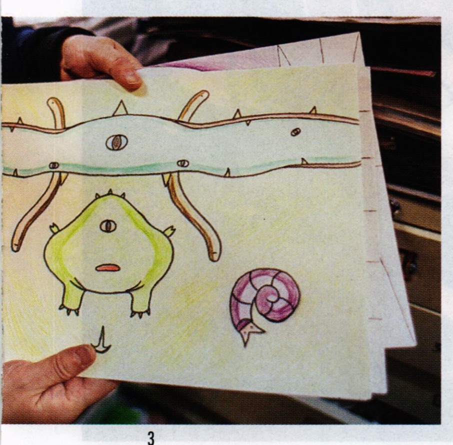
当枪口对准他们时，死亡的逼近让郭海平瞬间清醒过来。“我意识到，艺术有两面性。它能点燃一个人的热情，也能毁灭一个人。”

郭海平隐隐感觉到，艺术与精神之间有某些关联。陆续读了《医护心理学》等相关书籍后，他试着写文章讨论艺术对精神疾病的诊疗作用。1988年，郭海平在《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艺术去帮助每一个人表达出一般语言难以表达的心境和情绪”，提出可以将有代表性的美术、音乐作品提供给患者欣赏，对患者选择的作品进行分析，以此推断患者的心理结构形态和机制；再根据患者心绪特点，选择相应的音乐、绘画等作品来激发患者的自信心和自爱情绪。

成为职业艺术家后，郭海平发现，自由的精神或许还可以弥补艺术领域的空白。“那段时间，我对普通人创作的艺术产生了怀疑，觉得大家都在经验里打转。”郭海平看到，人们所推崇的“艺术”大多来自经验，而心灵深处的力量作为创作的源泉，反而被忽视了。“循规蹈矩地临摹一张山水作品、掌握一些绘画技巧，都是经验层面的学习，这样做出来的艺术作品，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并没有太多紧密联系。人的心灵、潜意识层面被长期忽略，而这些才是艺术创作的根源。”2002年，他特地筹办了一场主题为“病：我们今天的艺术”的展览，要求参展的艺术家们使用经验之外的手



2



3



4

1. 郭海平觉得许健的画呈现了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渴望
2、4. 田鹏把自己融入到他画的对象之中，完成了自己角色的转换和跨越
3. 作品中展现了对称性。画室的另一位学员通过画画，让自己获得了内心的平衡和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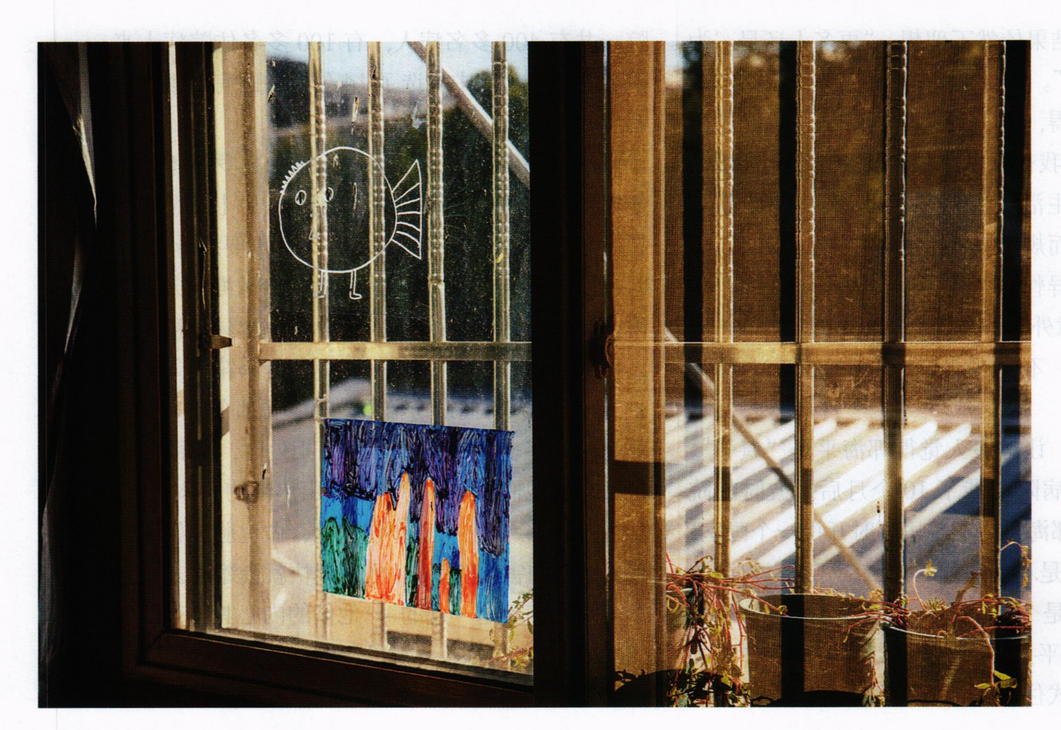
法来创作，但结果依然不理想，“更多人还是‘为了艺术而艺术’”。

郭海平觉得，只有到精神病院里，自己才可能找到答案。“我在反思一个问题：人们太注重在规定的轨道内生活，我们的思维、行为举止都有规范要遵守，而规范其实就是局限性，忽略了生命的个体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但人类和社会一定是在不断的‘意外’中，才有发展的可能性。意外，才意味着创造。不受规则约束的人，只有去精神病院里找。”

这个想法，让许多人觉得郭海平是“疯了”。与祖堂山精神病院交涉了10个月后，彼时的院长终于同意让郭海平在医院里临时开设一个画室，“其实，医院还是不了解我的想法，只是觉得我这样跑来跑去不是个办法，需要给个答复”。2006年10月，郭海平拖着行李箱，带着各种各样的画具和颜料，正式住进了祖堂山精神病院。当时医院一共有400多名病人，有100多名住院病人来报名，郭海平从中挑选了14位对绘画有兴趣的患者加入画室。

他对精神疾病患者并不陌生。8岁那年，比他年长10岁的哥哥因为受到刺激，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此后每一两年都会发病一次，需要终身服药。“我身上好像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和精神病人更合得来。”郭海平开玩笑说，他总是很容易被精神病人认为是“自己人”。第一天拉着行李箱进入医院时，有病人盯着他窃窃私语，“嘿，看那个新来的”。郭海平的经验是，与精神病人相处时，要彻底把自己交给他们。许多患者会做出热情的肢体动作，“比如他们会一上来就和你拥抱、做鬼脸。如果你露出迟疑和害怕的眼神，他们很快就会缩回去，‘这个人和我们不是一起的’。他们的内心其实是很敏感的”。

在精神病院开设画室的三个月里，郭海平见



上图：田鹏和妈妈

下图：郭海平位于老小区的画室，玻璃上还贴着作品

识到一些病人展现出的天赋和创造力。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曾经是农民，从没有坐过飞机，但创作出了许多从空中俯视地面的作品，郭海平理解“这是来自灵魂的俯视”。另一位32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张玉宝几乎天天来画室，坐下后便一声不响地画画。张玉宝入院之前是南京街头卖馄饨的小贩，在他的叙述里，邻居为了低价霸占他的房子，反复威胁、恐吓他，自己最终被“逼疯了”。郭海平说，张玉宝的作品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动物、蔬菜都显得生动活泼，但只要涉及人的形象，就是畸形、残缺和痛苦的。他创作过一幅名为《挣扎》的作品：冲击力极强的橘红色背景上，被扎上了无数个错乱的黑点，它们环绕在一个人头四周，人脸的表情有些呆滞，似乎在苦苦挣扎。

这些创作，让郭海平又一次觉得“被颠覆”。“像是原有的知识经验系统被打开了一扇窗。我发现，我一直所追求的精神诉求的表达，其实并不需要文化经验做载体。他们从没学过画画，思想是天马行空的，看他们的作品，我好像进入了另一个精神世界。”

郭海平将精神病院里三个月的经历写成《癫狂的艺术》一书，引起了巨大的关注。有人称他是天才，也有人抨击他“用精神病人做噱头”。还有许多人追问他，精神病人和天才艺术家之间的距离有多远？郭海平常常回答，“一线之隔”。

艺术疗愈

张玉宝创作的另一幅作品《怒吼》，如今依然挂在郭海平工作室外边的橱窗里。画面中，一个手指般细长的人头正张大了嘴。路过橱窗时，郭海平提醒我们关注这幅画，他常常在不同场合介绍这幅作品：一个不懂得色彩对比关系的人，只是遵从天性，使用了橘红、大红和绿色，让画面显得十分刺激和强烈。

在精神病院的画室画了三个月，许多病人的状况有所好转。王玉是当时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病区主任，负责协助郭海平组织画室。在王玉的记录中，张玉宝2005年刚入院时，常常出现幻觉和被害妄想症，“认为自己是黑帮老大；曾两次自杀未遂，并且教同病室的病友如何自杀”。而在画室里，他每天都在创作，状态越来越放松，脸上也有了笑容，“和病友交谈、开玩笑，还会帮助年老体弱的病友，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郭海平也意识到，艺术创作对精神疾病患者有疗愈作用。在精神病院住了三个月后，他有了更具象的感知。“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很容易出现幻觉，他们做出看起来有些怪异的举动，就是被脑海中的幻觉所支配了。当他们能够用笔创作，把脑海中的幻觉画到纸上时，幻觉就转化成了自己可控制的、具象的东西。”

当时，国内对艺术治疗的探究并不多。艺术治疗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的欧洲，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发展起来。王玉回忆，2000年初，医院开始组织医生到各地参加培训，其中就涉及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疗法。郭海平的想法在当时是“超前”的，2006年，他到医院开设画室时，医院还没有康复科。“我自己常常会看艺术展，能理解他，但很多医生护士都是蒙的，觉得他就是来做一场行为艺术。”王玉说。如今，已经有大量学者的研究表明，绘画创作治疗可以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尊水平，精神分裂症病人在住院期间进行艺术活动康复训练，比单纯运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更有效。

王玉今年57岁，已经在精神病院里工作了30多年。她告诉本刊，目前许多精神疾病的发病原因不明，且很难通过器质性病变来发现，只能通过临床症状判别。精神疾病患者需要终身服药，抑制症状，但随着病程渐长和药物作用，患者的精神和身体活动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发病的症状被控制了，大脑活动也被控制了，整个人没有活力，愣愣的，反应慢，许多功能慢慢丧失”。

而康复活动可以有效延缓病人的衰退进程。王玉说，郭海平离开之后，院内虽然没有公开讨论过他的画室，但当时接受郭海平进入医院的王院长开始在医院里设置康复科，由医生组织状况好的病人参加农业、绘画、音乐等活动。不过，和郭海平画室有些区别，病人需要在统一的管理和指导下进行活动。

“其实，只要有条件让病人下楼走走，自由活动，对他们状态的改善都是有帮助的。康复得好的病人甚至可以减轻药量。每天在病房里坐着，最多到活动室里打牌、看电视，正常人都会变得迟钝，何况是病人。他们在郭老师的画室里能自由地喝茶、抽烟、画画，郭老师也尊重他们，和他们交流，病人的情况当然会好转。”

但这种康复活动，在精神病院里显得有些奢侈。最近十年，王玉明显地感受到精神疾病患者的数量在快速增加，她所在的精神病医院已经有2000张床位，依然供不应求。相比之下，因为工作强度、待遇等问题，医护人员的数量却在减少。谈到康复，王玉有些无奈，“现在的病房里，五个护士得24小时照看五六十个病人，每天盯着患者按时服药，照看他们的生活，就已经忙不过来了”。康复需要把病人带出病房，风险更高，需要的人手也更多，王玉和同事们只能挑选一小部分恢复好、状态稳定的病人参加康复活动。即便如此，也很难保证一定的频率。

郭海平也感受到了病人难以康复的痛苦。在医院里，他看到患者们大部分时候干坐着，有时甚至需要接受电休克治疗，“他们很有天赋，你看着自己很欣赏的一个人在经历着痛苦，但是却无法帮助他”。他想起自己的哥哥，哥哥很抗拒吃药，父亲不得不每天盯着他把药吞下去。“药会抑制人的身体机能，病人能感觉到。他跟我说：‘你们不知道吃药的痛苦，宁愿死，宁愿发病，我也不想吃药。’”郭海平见过哥哥被五花大绑的样子，目光呆滞，对一切都没有反应——以前，哥哥身体健壮、聪明、学习好，曾经是家里的骄傲。长时间服药和治疗后，不到50岁，他就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从精神病院出来，郭海平读到了《原生艺术的故事》一书，才知道早在1945年，法国艺术家让·杜布菲就提出了“原生艺术”（未受过绘画训练的人创作的艺术）的概念。“原来我做的事情已经是一种类型的艺术了，但当时国内知道原生艺术的人非常少。我就决定，余生要致力于推广原生艺术，用绘画的方式引导精神病患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去投入自己的精神世界，尽最大可能调动他们的自我修复潜能。”

尝试

把画室开进社区不是件容易的事。十几年里，郭海平做过许多尝试。2008年，江苏省福彩中心得知郭海平在祖堂山医院的项目后，主动联系他，愿意提供场地、资金的支持，但资助只能给机构，不能给个人。郭海平联系了祖堂山医院，希望与医院合作，但医院拒绝了他。

《癫狂的艺术》一书出版后，给祖堂山医院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几十家国内外的媒体、机构纷纷联系祖堂山医院，想做进一步的采访和合作。“祖堂山医院一直是不对外开放的，突然面对如此多的社会关注，院领导的压力很大。”郭海平回忆。当初，他能到医院开画室，王玉医生的帮助起了关键作用。在郭海平几十次交涉后，院长勉强同意了开画室的想法，但“需要有医生的配合才行”。王玉主动提出，愿意协助郭海平的尝试。繁琐的日常工作之外，王玉帮助郭海平协调病人行程、记录病人的病史和变化，三个月里病倒了五六次。

2010年，郭海平得到执照，能够成立民办非企业机构。他在南京江心洲岛上开办了南京原形艺术中心，展出原生艺术作品，也接受精神疾病患者来画画，但来者寥寥无几。“我是以个人身份成立的。这个群体和他们的家庭只会相信政府——社会对他们有偏见，许多精神疾病患者尝试进入社会时，都遭到过歧视甚至欺骗。”

转折发生在2014年。因为长期关注精神病人群体，那一年，郭海平获得了“感动南京年度人物”荣誉，南京市建邺区残联成为他的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其实，在此之前，残联系统里就开始有人关注到了郭海平。建邺区残联宣文科科长洪正勇记得，2013年，自己就在《中国残疾人杂志》上看到了郭海平，他是那一期的封面人物，文章标题是《郭海平：中国原生艺术的拓荒者》。

“我当时一看，特别震惊，居然有人主动关注精神疾病患者群体。”洪正勇在残联系统工作了30多年，已经快退休了，深知这个领域工作的艰难。“精神残疾群体在法律上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他们需要长期服药，也很难融入社会。我们平时的帮扶，一般就是给他们送些米、面。但米、油、钱都有

用完的时候，然后呢？还是没有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那时，郭海平还在江心洲上做艺术中心。洪正勇跑到江心洲见郭海平，“他租的是农民的房子，基本上也是穷困潦倒”。那几年，艺术中心的经费主要靠一位企业家每年赞助30万元，勉强覆盖房租、水电等开支。洪正勇看到精神病人创作的原生艺术作品，“那些展示出来的线条、色彩，都是不可复制的，让人过目不忘。画画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出口’，去绽放自己内心的东西”。听完郭海平对原生艺术和艺术疗愈的想法后，洪正勇觉得，郭海平找到了帮助他们康复的方向——就近、就便的社区康复，“这不就是我们寻找的精准服务吗？方向比速度更重要，我想，残联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引进来。”

上个世纪90年代，洪正勇曾经接待过一个外事项目，见到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残疾人艺术团。艺术团的成员介绍，在澳大利亚，有精神疾病的残疾人可以参与画画、舞蹈、戏曲等文艺活动，创作出好的作品后，装帧起来，放在市中心的主要展览馆里供人们欣赏。如果有人想要收藏，也可以购买。“当时我们都听不懂，精神病人怎么能画画？但也大概知道了有这个理念。看到郭海平后，我就强烈感觉到，他做的东西与国际接轨了。”

获得“感动南京年度人物”荣誉后，加上洪正勇推荐，2014年，南京市残联主动联系郭海平，愿意为其提供帮助。

“当时我提出的需求是，想让画室进社区，离这个群体更近些。”郭海平回忆。彼时，新闻里刚刚报道，某大城市的小区里，居民因为担心安全，把一个精神疾病康复中心赶了出去。许多社区都拒绝了郭海平，最后，建邺区凤栖苑社区的领导愿意让郭海平尝试，唯一的要求是，如果有居民提出反对，就需要搬离。郭海平将艺术中心改名为“南京原生艺术工作室”，不再是单纯的艺术中心，也强调康复、托养功能。画室进驻后，郭海平发现，自己在路上遇到社区居民时，有人主动跟他打招呼，还竖了个大拇指。“后来我才知道，社区的人张贴了很多对我的宣传，介绍这件事的意义。”

另一个世界

郭海平的第一个画室位于一个小区的老居委会楼房里。从小区并不宽敞的大门进来，直行不到50米就是画室。这是一个极有烟火气的地方，附近的居民来来往往，小区外的马路只能容下两辆车对向而过，沿街的商铺开满了小饭馆、蔬菜水果摊、五金店和杂货店。最早来这个画室的人，许多都居住在附近。

但对精神疾病患者而言，居住其中并不等于生活其中；即使是病情稳定的患者，要重新融入社会依然十分艰难。因为长期住院或在家，许多患者偏胖，行动不敏捷；长达十几年以上的病程和长期的用药，也会让他们咬字不清、逻辑性差。他们不能承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必须每日服药，否则很容易病发。

在郭海平的画室里，有一位2014年加入画室的“老大哥”杨旻。20岁时，杨旻被诊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每隔两三年就会发病一次，出现“被害”的幻觉，发病最严重的一次，还打伤了母亲的头部和肋骨。为了照顾儿子，杨旻的母亲不到45岁就退休，找了一份只做半天的工作——上班的那半天，她要把杨旻“寄送”到社区的办公室里。

杨旻曾经找过两份工作，都没有告知自己的精神分裂症。“你一说有这个病，谁还敢招你去？”在必胜客餐厅工作时，杨旻负责烤比萨饼，忙起来时，每天要工作到晚上10点多甚至12点。即使母亲常常打电话敦促，杨旻也会忘了吃药。他干活踏实，老板喜欢他，常常带上他和其他员工一起聚会、唱KTV。这样高强度地工作、生活一年多后，在一次烤比萨饼时，杨旻自觉“不对劲”，赶紧跑回家，同时给母亲打电话，果然没过多久就发病了，被送进了医院里。最后，两份工作都因为“公司听说了我有精神病，就丢了”，他也不再愿意找工作，只是待在家里看电视、散步、看流浪狗，一待就是七年。

人们并不懂得如何与精神疾病患者相处。在新闻里，他们常常以发病时狂躁、伤人的形象出现，而现实里，他们是安静、内向而敏感的，在郭海平的工作室里，有一位画者上学时还得过全



左图：梁华和妈妈。梁华患有精神分裂症，美术一直是他最喜欢的科目，他渴望得到认可

右图：杨旻和妈妈。杨旻是画室里的“老大哥”，如今已经能帮助画室里的其他同伴

省国际象棋竞赛三等奖。曾经一位来采访的记者，用对幼儿说话的语气问其中一位年过三十的画者：“为什么你画的旗帜是倒过来的呢？”画者看了他一眼，“你没有见过吗？有的，旗帜在我的心里”。

不过，即便如此，在医生王玉看来，能进入画室的人，已经比更多患者幸福了。按照规定，精神疾病患者需要有监护人才能出院。在医院里，王玉见过许多长年住着的患者，“没有家庭愿意接收他们，特别是父母去世后，他们无处可去”。郭海平曾经想了许多办法，尝试把张玉宝接出医院。但因为张玉宝的父母离世、妻子不知去向，已经联系不上任何亲人，最终不得不放弃。

其实，在画室开业之初，郭海平也承担着风险。画室里有三名工作人员，只有郭海平有与精神病人打交道的少许经历。2014年，杨旻由妈妈带着，到画室报名，并现场画了第一张图《火山爆发》。郭海平夸他“有绘画的天赋”，将他留了下来。他不知道的是，杨旻当时的病情并不稳定。第二天，杨旻单独来画室时，郭海平热情地询问他的病史、平时的生活、爱吃的东西等，杨旻的状态越来越紧张，好不容易挨到从画室出来，赶紧在路边给母亲打电话：“你快来，有一个大胡子想害我！”第二天，他就被送进了脑科医院。

出院后，杨旻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来画室。他用彩色铅笔画了一张《电休克治疗》，画中人的四肢被绳子绑在一张床上，正在流泪——这是刚在医院里接受了8次电休克治疗的自己。“郭老师是我见过最朴实的老师，画室里的其他老师也都很理解我，他们认真听我说话，还会欣赏我的画。”那张画让郭海平感同身受地痛苦，他将杨旻画的《电休克治疗》画成油画，把被绑在床上的画中人作为自己的微信头像。

这个画室，对他们而言是另一个世界。在这里，他们不是精神疾病患者，是艺术家、画师；郭海平和其他老师从来不批评、指导他们，反而常常夸奖他们的作品。杨旻说，医院给出的“精神分裂症”诊断对自己是一种否定，“在正常人看来，得了这个病就完了，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我也觉得很羞耻。但是原生艺术让我们有了艺术家的身份”。在这里，郭海平很少主动询问艺术家们的创作情况，只有当他们没有灵感，或是从作品

里看出了苦闷情绪时，才会找他们交流。“如果问题出在画室，我来解决；如果问题出在家里，我们去和家长沟通。”

41 岁的梁华也更愿意到画室里画画。梁华患有精神分裂症，高中毕业后勉强做过几个月的保健品推销工作，求职时还曾经遇到诈骗，再也不愿意尝试工作。“在家里总是画不出来，很烦，父母什么事情都要刨根问底地问，我不想解释那么多，就会跟他们吵架。”梁华喜欢画室里的氛围，“所有人都在这里画画，这里像一个学习工作的地方，会觉得自己在做正经事。如果待在家里，就很空虚、很焦虑，好像每天啥也没有做成。”

我问梁华，为什么喜欢来画画？梁华思考了很久，仿佛从自己人生最初的时光开始回忆起。“想把中间断掉的那部分给补起来。”他慢慢说起，上幼儿园、小学时，自己画画不错，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幼儿园的作品还曾经被挂在橱窗里展示，一直到初中，美术也是他最喜欢的科目。升上高中后，因为他确诊了精神分类症，这项少有的“突出技能”也被迫中止了。一直到 2017 年来到郭海平的画室，梁华才重新拿起画笔，“想找回以前被表扬的感觉，所以想能画得更好一些”。

正如郭海平所说：“他们十分需要得到鼓励和尊重。”梁华来画室不久，郭海平在艺术馆举办了一次展览。“一开始，我以为那么多同学的作品都有，肯定有我。但是我找了一圈，没有。”梁华没敢问郭海平，“我想，可能是我才来，画的东西还没有那么好，以后我争取两三天能画一张。”郭海平称他为思考型画家，每次下笔前，梁华都要斟酌许久。2022 年，郭海平又办了一次展览，那一次，梁华的好几幅作品参加了展示，还在开幕式上做了演讲。“感觉自己好像过了一关。我演讲时说，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我还要继续画画，学习抽象派的画法。”

王玉也感觉到，画室和普通康复站的不同。在其他康复站，患者们会在统一带领下进行活动。她所在的精神病医院曾经和郭海平的画室合作过一年，部分住院患者会来画室里参加康复，王玉每周来两次，观察患者的情况。“这里的人看起来很自信、很放松，愿意跟人聊天，不像在病房里的病人，做什么事都要经过同意，每天紧绷着，很害怕医生和护士。我在这里时，态度也不自觉跟着变了，很放心，不太想管着他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后来，在南京市残联的协调下，郭海平在鼓楼区的核心地带又复制了一间画室。画室在一栋社区服务中心大楼的四楼，有将近 400 平方米的面积，能容纳十几个人同时画画。郭海平招人的标准很简单：喜欢画画、能画画、不影响别人。如今，两个画室共有 24 名签约艺术家，已经是满员状态，艺术家们不得不按照排班，轮流过来。但依然有许多家庭询问着，能否把家里的精神疾病患者送过来。





郭海平和朋友武鹃。企业家武鹃是郭海平工作室最大的收藏家之一，2022 年，她从工作室选购了 130 多张作品

未来

在画室的办公室里，郭海平有一排齐腰高的抽屉，每个抽屉上写着一位艺术家的名字。2006 年开始，郭海平就有意地收藏他们的精品作品，至今已有上千张。郭海平的理想，是未来能在南京办一个原生艺术博物馆。“我的目标是，任何一个人进去看两个小时，观念就会发生改变。不仅是对这群特殊的艺术家群体，也是关注自己。我们每个人自身是有智慧的，但很少会关注自己，忽略了自身的那种无穷无尽的天赋和潜能。”

理想之外，他还有更具体的、不得不直视的现实难题。第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就是经济账。前几年，工作室的账目由年轻的工作人员汪洋管理，向家长代表公开。“前几年，汪洋经常很焦虑地来找我，问我：‘郭老师，账上的钱快用完了，怎么办啊？’我就出去找赞助。很神奇，每次觉得办不下去了，结果峰回路转，又撑下去了，后来她们也习惯了这种没钱的状态。”郭海平说着，还发出一阵笑。

两个画室不收费，场地由街道免费提供，资金来源主要是残联的拨款和一些社会赞助。除了必要的物资开支、举办展览的经费外，员工工资支出占据了一半以上。如今，包括郭海平在内，一共 7 名工作人员，主要担任行政、艺术辅导员、翻译，每人每月的工资是 6000 元——这样的收入，甚至达不到南京市的平均工资水平，但工资支出也已经占据了工作室每年收入的一半以上。

要给画室招聘到合适的人，同样是个难题。“不像其他托管机构，只需要找人来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我们对人员的素质要求更高，需要对原生艺术有一定的理解，懂得与精神疾病患者交流、沟通。”郭海平说，自己曾经看过一项研究，在这类康复机构工作的人员，平均两年就会轮换一次。汪洋是画室里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2014 年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团队。大学时，汪洋学的是平面设计，对心理学也颇有兴趣。郭海平与汪洋的导师相识，一次见面时，汪洋听郭海平讲完原生艺术与艺术疗愈的想法，动了心。“我当时不了解精神疾病患者群体，社会上总对他们有不好的看法，我想来这里了解一

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在这里，汪洋见到了许多人的改变。“你或许会奇怪，杨旻能帮忙打扫卫生这样一件小事情，为什么会让我们这么兴奋。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许多人刚来时的样子，他们警惕、戒备，不与人说话，无法照顾自己。”第一次看到杨旻发病时，汪洋有些错愕和恐惧。现在，她已经能准确地判断他们的状态和需求。工资是个现实的事情，“父母不需要我在经济上给出支持，所以压力不算大。不过后来几年，家里也担心我的工资能不能照顾自己，劝我换个工作，但我已经舍不得离开这儿了。”

“造血”，是郭海平目前需要考虑的事情。这对郭海平是个难题。他是个对经济不敏感的人，从来不主动看画室的账本。上世纪90年代，郭海平曾经在南京文人聚集地半坡村开过一间咖啡馆，生意不错，还有人主动找上门想加盟开连锁店。后来，因为投入艺术疗愈研究，郭海平把咖啡馆完全交给没有经验的妻子打理，很快就转让了出去。

从2015年开始，郭海平和一些精神病患者签约，如果有作品成功销售，会将收入的30%～50%返给作者——这是郭海平所强调的“互助”，画室与艺术家相互成就。至今，画室已经卖掉了500幅画，每张画的收入在800～5000元，总收入大约是80万元。“80万元虽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运营资金的问题，但作品能卖出去，是对艺术家价值的很大肯定。”郭海平说。在画室里，谈起自己的作品被卖出去时，许多艺术家都显得很兴奋。

但郭海平心里舍不得卖作品。前两年，哈佛大学提出，想收藏画室里的精品，被郭海平拒绝了。他想为博物馆的筹建积累展品，也想完整保留这些反映了艺术家心路历程的画作。郭海平把杨旻的几张作品摆在桌面上，给记者解释，杨旻最初的作品更多来自现实场景，情绪爆发明显，线条也相对杂乱。到了后期，线条开始流畅，作品形象也更圆润，有类似神兽、远古图腾的形象，郭海平说，这是杨旻的内心世界逐渐稳定、能将想象力转化到纸面上的体现。“等他们的艺术语言稳定了，能够大量产出作品时，才适合销售。现在，我只卖给那些真心喜爱这些作品的收藏家。”

企业家武鹛是最大的收藏家之一。2022年，她从郭海平工作室里选购了130多张作品。武鹛有收藏当代艺术作品的爱好，她认识郭海平已经十几年，早期也收藏郭海平的作品。她亲眼看着郭海平一步步把工作室从江心洲开进社区的艰难，“觉得郭海平做的是好事，很不容易”。2018年起，武鹛的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她开始每年通过南京市残联向工作室捐赠16万元。

武鹛支持郭海平的事业，但并不单纯地因为支持而购买作品。真正开始收藏原生艺术作品，是最近两年的事。最早，武鹛也不理解原生艺术，觉得“看上去就像儿童画”。与原生艺术家们接触多了，武鹛开始慢慢体会到画里细腻的情感和情绪。“看一幅画，不是要读懂它，只要有一瞬间被它打动了，这幅画在我心里的价值就出现了。”她把这些作品装裱起来，挂在家里和办公室，定期更换。

郭海平还是更想让工作室保持非盈利的状态。“我们做文创、搞培训、卖画，耗费了很大心力，能辐射到的人还是只有这么多。”这两年，郭海平把主要精力放在经验的推广上。他与南京某高校合作，正在编写相关的教材，想推动原生艺术疗愈进入课堂，同时也对康复机构、精神病医院的从业者进行培训，希望能在更多地方建起原生艺术工作室，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康复。培训之后，有的机构以营利模式运营，郭海平也不在乎，“商业运营的模式有可能把机构做得更好，我没有意见。至于我自己，还是要继续为博物馆努力的”。

2022年，郭海平一度已经接近实现“建一个博物馆”的理想。南京某街道办愿意提供1000多平方米的房子给郭海平作为博物馆的场地。十几年下来，工作室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原生艺术的绘画、文献、图片、视频。场地，是郭海平目前最急需的。他开始申请执照、整理要展出的作品。但最后，由于水电、房租等支出的账目无法协调，博物馆计划还是被无限期搁置了。郭海平有些苦闷，又保持了一种说不出缘由的乐观，“开博物馆需要的场地、资金确实比较大，工作量也很大。我今年已经60多岁了，不过，反正我觉得有生之年应该能看到”。

（文中陈玲为化名。实习记者陈楠对本文有贡献）

对对子

文·苗炜



我想，小孩子还是认识三五千汉字就够了，像杨振宁先生那样，认识三五千汉字，再学英文，然后去研究数学和物理吧。知道"于是乎"就行了，至于后面的"玄猨素雌，蛙獲飞鸓，蛭蜩蠼猱，獑胡縠蛫"还是算了吧，这比英语难多了。

小学语文课本第一课，学六个汉字，天地人，你我他。汉字下面有拼音。遥想1897年9月，蒙学公会在上海成立，创办《蒙学报》。《蒙学报》并不是一个主打言论的报纸，而是按期连载蒙学用书。每册开篇都有"识字法"，图文并茂，第一课也是讲"天地人"三个字，配图是地球，地球上有赤道、有南北回归线和南北极圈，注解上写着，人立地球上。第六课讲"风云雨"三个字，这一课分为三栏，中间一栏是解说，"日光射热入地面，气热而上升"，用几十个字来阐释大气环流生成云和雨的原理，下面一栏的配图是日常所见的风雨现象，上面一栏的配图是"恒风方向图"，已经是很专业的知识。晚清新式蒙学的课本，从一开始就有双重目的，一是养成语文能力，二是灌输科学知识，不管孩子是否能理解大气循环，先一股脑儿放在这里。

现在的语文课本，大概专注于语文能力。第二课已经有对仗出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照古今。"配了一张傅抱石的画。到第五课，是"对韵歌"，课文是这样的："云对雨，雪对风。花对树，鸟对虫。山清对水秀，柳绿对桃红。"这是《声律启蒙》开头的简化版。

我听过凯叔朗诵的《声律启蒙》，凯叔先读，一个童声跟读，那韵律节奏，听着真是舒服——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这是一东韵。春对夏，秋对冬，暮鼓对晨钟。观山对玩水，绿竹对苍松。这是二冬韵。东韵和冬韵有什么区别，我闹不清楚。大学课堂上，老师讲过一点儿音韵学，当时听不明白，现在也不是特别理解。但对对子，我还是很喜欢的。年少时，流行"剪报"，报纸上看到好文章，就剪下来，贴到一个本子上。我肯定剪过一个讲昆明大观楼长联的文章，"五百里滇

池，奔来眼底。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长联一共180字，我当年以为，这就是文笔，就是才华。

后来我才知道有更厉害的炫技，不一定要自己写。俞樾给杭州一座财神庙写过两副对联，其中之一是，“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则财恒足矣，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又从而招之”。这叫“集四书联”，上联那两句出自《礼记》。下联中的“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出自《论语》；“又从而招之”这一句出自《孟子》。明清学子，四书五经背得烂熟，从中找句子凑对。梁启超从宋词中凑过一对，先是辛弃疾的“更能消几番风雨”，再是姜白石的“最可惜一片江山”。李泽厚晚年以一个集句联自况，上联是“悲晨曦之昔夕，感人生之长勤”，出自陶潜的《闲情赋》。下联是“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出自陆机的《文赋》。这样的集句对，肯定要多读书才行。

文人写出来的好对子更多。作家废名给他的老师周作人写过一联，“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1937年，废名因抗战避难于家乡，在乡村小学里教书，春节前去紫云阁看望父亲，紫云阁的道姑请废名写一副春联，废名写的是，“万紫千红皆不外明灯一盏，高山皓月也都在破衲半山”。这一联也挺好，但更像是应酬，比不上给周作人那一联。

中国古时候不讲语法，对对子就是帮助小孩子理解词性，什么是虚字，什么是实字。1932年，陈寅恪对学生讲过一次“对对子的意义”——妙对巧对不惟字面上平仄虚实尽对，“意思”亦要对工，且上下联之间要“对”而不同，不同而能合，即辩证法之“一正，一反，一合”。如能上下联并非同一意思，而能合成一文理，方可见脑筋灵活，思想高明。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说：“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故可借之选拔高才之士也。”我知道“孙行者”对“祖冲之”，“高晓松”对“矮大紧”，等儿子学完第五课“对韵歌”，就跟他聊对子，其间我出了一个上联是“高圆圆”，我自己以现代汉语反义词的方法对以“矮尖尖”，我儿沉思片刻，以自己的小名对曰，“大壮壮”。真是不错的对偶，比我强。

1907年5月10日，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在北京城里遇到了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他加入了沙畹的考察队伍，雇用一位拓片专家、一位摄影师和一个仆人，一行五人去考察碑碣石刻。考察途中，阿列克谢耶夫记录了很多对联，他说：“在这里，人们不能忍受有哪一个空余的地方没有贴上对联。”他记下一家酒铺门口的对联，“李白闻香下马，刘伶知味停车”。这两个酒鬼到今天还为我国的白酒事业做着贡献，江油有李白故里酒厂，出产“诗仙阁”，而“刘伶醉”是保定名酒。

这一副对联也表明，典故总与对偶相伴，你得知道李白、刘伶是谁。有一本蒙学书叫《龙文鞭影》，其中的句子是这样的，“书校薛涛，禅参琴操”，这是对偶也是典故，涉及两个女子，薛涛和琴操。再举一个例子，“羊子七载，东方三冬”，乐羊子出外求学，学了一年半，思念妻子，就回家了。妻子拿着刀走到织机前跟他说，你看我织布，一点一点才能织出一匹布，如果把织机砍断，以前的功夫就白费了，你学习也应该持之以恒。乐羊子听了，继续外出求学，七年没回家。这是《后汉书》中的一个故事。下一句是《汉书》中的东方朔，东方朔说自己13岁开始学写字，学了三年，读史作文已足够用了。大学问家杨振宁先生，说自己4岁时跟着妈妈识字，一年认识了三千个汉字，此后一辈子所认得的方块字，不超过当时的两倍。杨振宁5岁跟一位老先生读书，读的就是《龙文鞭影》，把这本书背得烂熟。

我是最近才翻了翻《龙文鞭影》，才知道“龙文”是一匹好马，看到鞭子的影子就不待扬鞭自奋蹄，拿现在的育儿术语来说叫“自驱型”（self-driven），龙文就是一匹自动驾驶的好马。像我这样在白话文教育下长大的人，信奉胡适先生的“八不主义”，肯定是不用典故，不讲对仗的。但是呢，我又回想起我上高中的时候学过的语法，有一节课讲偏正词组，又叫偏正短语，是由修饰语和中心语组成，包括定中词组与状中词组，形容词修饰名词的叫定中词组，修饰动词的叫状中词组。我抄一下百度百科吧——名词前的修饰成分是定语，动词、形容词前的修饰成分是状语；定语（状语）和中心语的关系是偏和正的关系。偏正词组之外又有主谓词组、动宾词组等。我觉得，这就是西方的语法套在汉语上带来的麻烦，你知道“老师讲课”是一个主谓词组，还不如背“杜甫诗史，崔光文宗”呢。学语言还是应该在语言中学，对对子就是个语言游戏，比语法好玩多了。

陈寅恪先生说："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系统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为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老先生又说："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老先生还说："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做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性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

最近我还读了一本书，叫《国文课》，徐晋如先生写的。这本书的副标题为"中国文脉十五讲"，徐先生认为，中文文脉被新文化运动给断了，中国文学起源于庙堂，是士大夫的文学。以高古雅正为原则，其创作主体是士大夫，是君子，它的受众是读书人，浅俗是它的第一天敌。像胡适这样没文化的人，不懂中国文学的好。徐晋如说，骈体文是中国文学所独有的文体，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民族有骈体文，中国文字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必然会产生骈体文，也必然会产生格律诗。中国文字从读音上就分平仄，从字性上又分虚实动静，最宜于对仗。从哲学上看，有阴必有阳，阴阳相生相济，对仗就是这一哲学思想的美学实践。

我们很容易理解汉字的这种特点，对联就体现了汉字的这种特点，单音节，有平仄，有虚实之分，有仪式感。然而，骈文、律诗中的对偶，比对联要求高。前清的举人、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夏仁虎说："骈体文之对偶，以采色言，不是红对绿；以音节言，不是仄对平。其根本对法，是事对事，典对典。苟隶事运典，皆得其偶，然后再求之声与色。色可不拘，声则不能不讲。六律之调，不必一宫一徵，而金石铿锵，自然悦耳。此中甘苦，固难以语初学，然亦非甚难，第多读汉魏之文，久自能得之耳。"

说来惭愧，我刚刚知道我们北师大还有夏仁虎这么一位教授，他说"难以语初学"，多读汉魏之文，自然能明白对偶的好。我找来几篇汉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太难了，里面有太多的生字。我想，小孩子还是认识三五千汉字就够了，像杨振宁先生那样，认识三五千汉字，再学英文，然后去研究数学和物理吧。知道"于是乎"就行了，至于后面的"玄猨素雌，蜼玃飞鸓，蛭蜩蠼猱，獑胡豰蛫"还是算了吧，这比英语难多了。

汪曾祺先生说，只要我们说的是中国话，恐怕就摆脱不了文言的句子。他举《老残游记》中的一句话为例——"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不觉到了济南地界。"看到这句子，我宛如听见说书人的口吻，这句话太生动了，其中"秋山红叶，老圃黄花"这个对偶也非常简单，不像骈体文似的，还有什么典故，然而，单这八个字也没啥意思，还是要揉在白话里才显得生动。中学生写作文要是能来上这么一句，估计能多得两分。

对偶会不会束缚思想，这事儿我一时琢磨不明白。不过，我看到过一段八卦。日本有个学者叫大桥讷庵，非常喜欢朱子和王阳明，主张攘夷。有人问他，所谓华夷内外之辩，乃是汉土之私称，在汉人看来，我们小日本不也是夷狄吗？大桥讷庵说，华夷这名目的确出自汉土，本来尚义之国是华，尚利之国是夷。我国真天子在也，古来纲常伦理名也，实乃华夏中国。汉土之国唯待我天皇为"对偶之国"，他说："此乃我国与汉土风俗人情甚近，且我天祖天孙之道符合汉土圣人之教学。圣人之学已备，至于细目条件，文物制度之类，皆以彼为模范。故稍异于众列，被待为对偶之国，乃事理适当之至。"

我小时候就吃过义利食品厂的果子面包，后来才知道这食品厂的"义利"两字出自《大学》，"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义和利，这算是一对儿。但你要说，尚义之国是华，尚利之国是夷，英吉利这样的地方满是唯利是图之辈，需要在"英吉利"仨字之前加上口子旁或犬字旁，以表示他们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level的，那也是很天真的做法。至于说"对偶之国"，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邦基深固，天之所祐，岂是你蕞尔小国日本所能比对的。

（参考书目：陆胤《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陈寅恪语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李春阳《白话文运动的危机》，三联书店2017年版；徐晋如《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间歇性断食法有用吗？

主笔・袁越

间歇性断食法（Intermittent Fasting）又名时间限制饮食法（Time-restricted Eating），是当下最流行的一种减肥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一个人只在规定的时间段进食，其余时间严禁吃一切食物。举例来说，目前比较常见的16:8断食法要求一个人只在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之间的这8个小时内进餐，其余16小时禁食，喝水除外。

这个方法在动物实验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被证明除了能够帮助实验动物减肥之外，还能改善动物的身体机能，甚至还能延寿，但其作用机理一直没有完全搞清。于是，美国索尔克研究所的生理学家萨齐丹南达・潘达（Satchidananda Panda）博士及其同事们设计了一个严密的实验，证明这种断食法能够改变小鼠的基因活性，从而影响了小鼠的生命节律。

具体来说，研究人员将实验小鼠分成两组，一组施行15:9断食法，即每天只在9小时内进食，其余时间断食，对照组则一切照旧。实验进行了7周之后，研究人员将小鼠体内的22个组织和器官进行了采样，发现有将近80%的基因活性都发生了变化。更妙的是，这些变化不但发生在肝脏和消化道等和新陈代谢有关的部位，也发生在胰腺、肾上腺和下丘脑等与荷尔蒙有关的组织之中，说明间歇性断食法很可能改变了小鼠的生理调控模式。

潘达博士将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23年1月3日出版的《细胞/新陈代谢》（*Cell Metabolism*）杂志上。他认为这个结果说明间歇性断食就相当于每天都对小鼠的生物钟强行校准一次，从而让小鼠体内的各种生理活动更加协调一致，其对健康的促进作用也许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理论似乎很有道理，但它毕竟来自动物实验，能否运用到人类身上还是个未知数。可惜拿人做这种实验相当困难，毕竟谁也无法把人类志愿者关在实验室里很长时间。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让志愿者们详细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但这需要他们具备很强的自律性，实施起来不太容易。

手机App的出现给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可以相对准确而又方便地监测志愿者们的日常行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温蒂・本内特（Wendy Bennett）教授决定利用这种新工具研究一下间歇性断食的功效。她和同事们招募了550名体重轻微超重的普通美国人，他们每天都必须把自己的进食时间，以及食物的种类和数量记录下来，并通过手机App上传给数据中心。科学家们就这样跟踪了他们6年多的时间，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虽然有可能不够准确，但胜在真实，因为它们都是在真实的生活中被记录下来的。

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志愿者平均的进食时间间隔为11.5小时，从晚餐到上床睡觉之间的平均时长为4小时，很符合一般人的作息习惯。但他们减肥的成功概率和他们每天的禁食时长之间没有关联，只和他们的进食总量有关。换句话说，间歇性断食法对于减肥来说效果很一般，只有减少热量摄入才能真正有效地减肥。

本内特教授将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23年1月18日出版的《美国心脏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上。这篇论文得出的结论和前一篇很不一样，说明间歇性断食法的真正目的很可能只是为了帮助人类更容易地减少热量摄入而已，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节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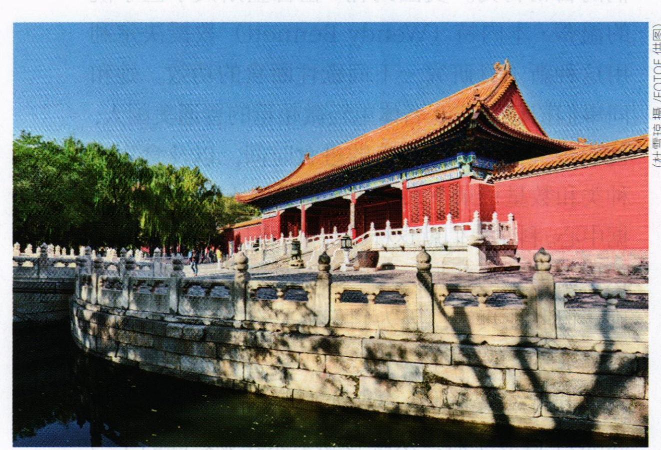


（视觉中国 供图）

四库全书纪事之辑佚（3）

“三十翰林”

文 · 卜键



位于西华门内的武英殿，殿内修书处八名纂修应属“三十翰林”较早的一拨

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已整本失传的前代书籍，意味着四库馆的正式开张，既为兴修四库的初始阶段，又几乎贯穿于修书的全过程中，更是其珍贵的组成部分。而由于这部明朝大书后来迭遭厄运，绝多损毁亡阙，不仅使辑书的价值愈益彰显，且觉得实属万分侥幸，觉得有几分后怕。

三十翰林，乃第一批入馆辑书的功臣，今天的研究者似乎对之关注较少。究其原因，当在于史料缺乏，实证不足，有些地方较难说清楚，比如：征调他们是谁的意思？其中包括上节写到的壬辰科庶常吗？包括后面将要写到的“五纂修”“五征君”吗？没有细节的史书常会显得空疏，学术史亦然。仅见到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对此做了一些追索，多数研究著作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关键细节，留下了一段烟云模糊处。兹试着再做一点梳理。

大量调集翰林从《永乐大典》中辑书，应出于乾隆帝的上谕。

刘统勋开始时没有想调太多的人。其在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所上奏折，说的是“容臣等就各馆修书翰林等官内，酌量分派数员，令其陆续前往，将此书内逐一详查”，所指为一些有修书经验的资深翰林。陈垣先生曾开列乾隆朝编纂的重要书籍目录，竟达50余种，动辄数十卷甚至更多。凡此种种，部头较小的归入常设之国史馆、方略馆等，规模浩大者单独设馆如三通馆等，各有总裁、总纂、校录等，纂修人员通常在10人以下。接奉谕旨后，刘统勋等军机大臣想的是从各馆抽调几名熟手，以尽快进入纂辑状态。

皇上阅后，对于这一方式显然很不满意，认为没有专人负责，人数太少，必然会造成长期拖延的后果，即加批谕：

> 即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仍于翰林等官内选定员数，责令及时专司查校。

文字虽短，信息量大且明确：一是要求军机大臣亲任总裁，对项目负起责来；二是由翰林院挑选一定数量的人员，专门承担辑校之事；三是皇上认为恰当的“员数”，应已与刘统勋等人当面沟通过。此时的军机大臣为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福隆安、庆桂，奉旨全伙兼任馆职，体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五日后，弘历检阅了送来的《永乐大典》部分目录和正文，觉得卷帙浩繁，又增加礼部尚书王际华、工部尚书裘日修。二人皆科甲前列，际华为探花，日修为二甲第七名，庶常散馆后任职翰林，学识淹博，被乾隆帝选中。

皇上有旨，刘统勋自要赶紧抓落实，然头绪繁多，一一敲定也大不易。二月二十一日，统勋领衔上奏，开列了13条应办事宜，关于辑书人员是这样说的：

> 臣等谨遵旨于翰林等官内，择其堪预分校之任者，酌选三十员，专司查办，仍即令办事翰林院；并酌派军机司员一二员作为提调，典簿厅等官作

为收掌，长川在署，经理催趱，毋致稍有作辍。

皇上着急，枢阁大员自应表现得更急、更认真，是以这份实施方案显得周密可行。所谓的“三十翰林”即出于此，而据其语气，应是已经到岗、并开始工作了。该奏称“谨拟定十三条，另缮清单进呈”，推想一定会附有三十翰林的详细名单。遗憾的是那份清单已不知去向，三十翰林究竟是哪些人，也成了一个谜。

清代自康熙晚年起不设太子，翰林院与詹事府合一，素号清贵，而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品级很低，且升迁迟滞，不少老翰林在编修位置上一待就是十余年。编检二职是翰林院中寒素的大多数，虽说“无定员”，实则约略50人左右，加上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等，加上升转之地詹事府的庶洗允赞，一般也就是七八十人。从中要选拔一部分到南书房当值，或兼上书房师傅，要抽调往国史馆、武英殿任纂修和协修，要充当日讲起居注官，以及做庶常馆小教习等等，事务重大，头绪繁多，就这几十号人真还挺忙乎的。若非皇上提出，枢阁大员应没有一下子确定翰林三十员的气魄。

三十翰林，首先可确定的是纪昀。一个多月后，刘统勋等以工作量太重请求增加人手，同时请求将纪昀、陆锡熊提升为总办，曰：“臣等公同酌议，查现在纂修·翰林纪昀、提调·司员陆锡熊堪膺总办之任。”此时还叫总办，不久后就改称总纂。可知纪昀先为三十翰林之一，因学识和能力出色，很快便成为三十翰林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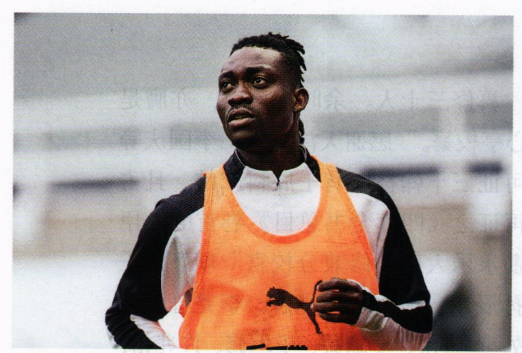
辑书之初，从武英殿修书处调出八名纂修，应属三十翰林中较大的一拨。而另外的一拨，应是壬辰科庶常。据该科庶吉士邹炳泰《午风堂集》记载：“乾隆癸巳二月，上命大学士刘统勋等将《永乐大典》内散篇纂集成书，总纂则纪编修昀、陆刑部锡熊，纂修三十人。余时为庶常，亦膺是选，日于原心亭校纂。”感谢天津图书馆李国庆等人的抉发，可证三十翰林中有壬辰科庶常，且占比例较大。再证之《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的馆臣表，在“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项下，壬辰科庶常有孙辰东、俞大猷、平恕、李尧栋、邹炳泰、庄通敏、黄寿龄、莫瞻菉、王坦修、许兆椿，共10人。不包括状元金榜，原因应是他此时因事（可能是丁忧）离馆返乡，只好顺延到下一届庶常。金榜后来担任缮书处分校官，同在缮书处的另有六位壬辰科庶常。据张升教授的研究，这份馆臣表遗漏颇多，几乎所有该科庶吉士都参与了兴修四库，而列名“三十翰林”中的，以孙辰东等10人较为靠谱。

如果说因为人手紧缺，壬辰科在读庶吉士即被抽调辑书，而上一届的辛卯科庶常散馆后留在翰林者，有18人为编修，4人为检讨，更是在视野之内。“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中开列了辛卯科的黄轩、王增、王尔烈、闵思诚、陈昌齐、范衷六人，大致排在壬辰科孙辰东诸人之前。而在黄轩前面共11人，第一名为二十六年辛巳科庶吉士刘校之，第二名为三十一年丙戌科探花刘跃云，第十刘湄、第十一吴典皆三十四年己丑科庶常，很清晰是依照科名排序。兴修四库历时十有余年，其间人员流动变化，有的因不合适或因事离开，也有的被调整到其他岗位，也造成难以论定。但要说这些人构成了辑书“三十翰林”的主体，应无大的疑义。

而在馆臣职名表上，壬辰科庶常后才是余集、邵晋涵、周永年、戴震等人，也能证明《四库全书总目》的排序原则：同一批入馆的按照科名，不同时间入馆的分先后。至于贡献大小，那就无法在此等表格上呈现了。

好人阿特苏

文 · 张斌


加纳国脚克里斯蒂安 · 阿特苏

大震吞噬生命，阴阳永隔的苦痛，即便转化成为文字永存，也断然难以让人感同身受，毕竟那是别人的苦难。加纳国脚克里斯蒂安 · 阿特苏的妻子玛丽 · 克莱尔 · 鲁皮奥以及他们两个年幼的儿子在经历了 12 天的煎熬之后，还是收到了从土耳其传来的噩耗。

阿特苏的遗体是在安塔基亚市倒塌的建筑废墟中被人发现的，而这被摧毁的建筑便是其所效力的土耳其超级联赛哈塔伊斯波尔队安排球员们入住的公寓楼。此前，曾有传闻，阿特苏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急救，但事后证明那不过是讹传，救援队在其废墟中找到了阿特苏的房间位置，但收获了属于房间主人的两双足球鞋。作为一名前锋，阿特苏留给世界最后的鲜明痕迹，是在此次大震前的一天，为哈塔伊斯波尔队攻入制胜一球。

上周六，噩耗传来的第二天，圣詹姆斯公园球场迎来红军利物浦到访。开场前，纽卡斯尔联队特意肃穆而立一分钟，向曾经在此效力五年的阿特苏志哀，全场球迷则以如潮掌声感念昔日锋线快马为球队的倾力付出，并希望以此方式抚平至亲的悲痛。切尔西名宿特里特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永生！我的朋友”。埃弗顿队也发出官方推文，缅怀自己球队永远的一员。熟悉阿特苏的人都清楚，这是加纳前锋在英超世界里一路艰难跋涉所结下的善缘。

阿特苏自小受到了荷兰费耶诺德俱乐部在加纳当地设立的足球学校启蒙，边读书，边练球，随后被葡萄牙波尔图队相中，跃进到欧洲踢球，很快便神奇地赢得了一份来自切尔西的转会邀约，加纳少年一步登天。蓝军家大业大，阵中希望之星如云，因此会将阿特苏这样的新人快速安排到“租借军团”内，在各色俱乐部中历练。少年成名，但阿特苏从未在切尔西赢得过属于自己的位置，最终是在纽卡斯尔联队落脚英超。2015 年，冉冉升起的阿特苏代表加纳征战非洲杯，最终荣膺最佳球员称号，成就人生高光时刻。

那之后，阿特苏不过是球场寻常角色，辗转去了沙特联赛，最近又在土耳其谋生。在大震遭遇不测，英国媒体对这位已经辞别英伦足球世界的过气球星予以了温情脉脉的赞誉，永远铭记“好人阿特苏”。曾在四年前专访过阿特苏的女记者路易斯写道，没有比“克里斯蒂安”更适合作为阿特苏的姓氏了，他始终是虔诚的基督徒。从加纳故乡阿达富亚到纽卡斯尔的希尔松教堂，阿特苏一直视自己的信仰为人生首要，他感念足球对其人生的改变，家中另外 10 个兄弟姐妹大多还在故乡以捕鱼清苦度日。

儿时的足球学校让阿特苏有机会迈进课堂，母亲近乎偏执地希望儿子能够多读书，少踢球，但足球天赋将阿特苏带到了广阔的世界。少年时便在心中播撒的信仰种子让阿特苏笃信，自己一定要爱自己的邻居友人，要给孩子们受益一生的教育。因此，在逐渐走进球员生涯暮年之时，曾拥有“非洲梅西”称号的阿特苏默默地开启了新的人生旅途，出任“拥抱孩童”全球慈善行动的形象大使，资助孤儿、被拐卖儿童以及罹患艾滋病的幼儿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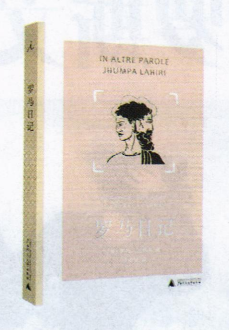
阿特苏自己也会不断捐助，在清贫之家长大，他深知自己的每一笔爱心呈现都能让困苦中的孩子们买到衣服和日常用品。在加纳，一所捐助的学校也已建成，300 个孩子将走进教室开始读书。阿特苏的妻子出生在德国，至今还生活在纽卡斯尔，她曾经写过一本名为《不要霸凌我》的小说，希望可以帮助校园中遭受欺凌的孩子们。夫妻两人还给了加纳一笔特别的捐助，希望可以帮助出狱的年轻人重燃生活的希望。阿特苏感恩足球是其生命中的奇迹，相信会有更多的好人去拥抱孩童，让奇迹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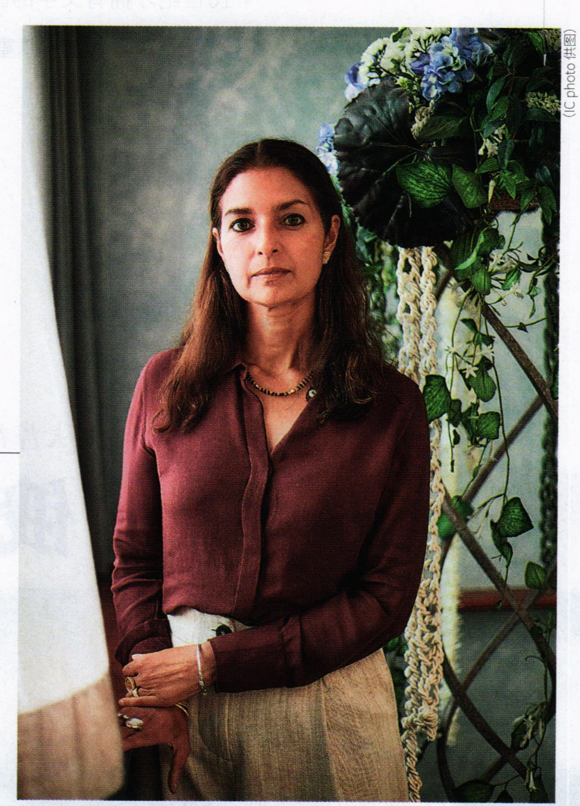


《罗马日记》：另一种语言

文 · 贾鉴

印度裔美国作家裘帕 · 拉希莉的作品，大都以第一代移民的生活及其后代的成长历程为题材。




(IC photo 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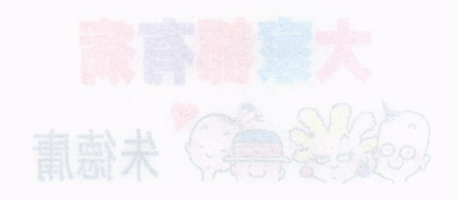
印度裔美国作家裘帕 · 拉希莉与她的作品《罗马日记》

在她首部长篇小说《同名人》中，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父亲仓促中为刚出生的儿子起名“果戈理”，那是父亲最喜欢的作家。儿子夹在双重身份的冲突中艰难成长，他的名字就像一个符咒，幽默而心酸。“果戈理”是个借来的名字，且遥远得与主人公的生活毫无关系。移民世界的“词与物”的脱节是《同名人》的核心问题，十年后，拉希莉用意大利语写成的《罗马日记》，以自传形式更直接地展开对该主题的反思：她为何逃离熟悉的语言？意大利语对她意味着什么？一种新语言能将作家送往自由之地吗？

除非不得已，否则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为何中途冒险改道外语写作？对于拉希莉而言，这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野心的问题，而是与移民后代的文化境遇这一重大背景密切相关。拉希莉出生、成长于英美；父母要求她在家里说孟加拉语，以记住自己的祖国；后来，她成为英语作家，但她的外表又不时被用来提醒她的“外国人”身份。身处这一杂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无论孟加拉语还是英语，她觉得都像外语，都不真正属于她。两种语言撕扯导致她的焦虑，甚至发展为对“自身源头的虚空”的恐惧。她赋予这两种语言太多心理症候层面的象征意味，有时显得太戏剧性了。

第一次意大利之旅，拉希莉爱上了意大利语的声音之美。声音唤起某种直觉理解，超越了附加在另两种语言身上的道德内涵，超越了语言中已经僵化了的视觉维度。当意大利语赠予的最初惊喜感消失后，同样会变得越来越“可视”，但她解释说，那是她语言旅程中的第三个点，为她伸展出一条独立之路；再或者，三种语言构成一个三角框架，内部的空白有待填满，也许她想的是一幅自我肖像吧。边框为她留出新的藏身之所，也为她再次刻画自我形象提供了新空间。

《罗马日记》围绕语言及语际转换问题展开思考，包含诸多次级主题，看似散漫，但仍能读出一个较完整的精神成长故事。在拉希莉笔下，从



初期的采集词语，到学习造句，再到尝试用新语言演讲和写作，最终写成这本日记，她在新语言中每一步跨越都是一场历险，有时甚至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意大利语的每个词仿佛都拥有独特生命，那些特殊句型或时态都不只是造句模板而是唤醒记忆的通道；语际转换帮她洞察了旧语言被埋没的光彩，研习意大利经典作家的语言也是对自我认知限度的探查。整个过程中，意大利语不再是工具，而是写作所探究的直接对象，是首先需要理解和领悟的主体。拉希莉非常恰当地将孩童成长的比喻扩展为统摄全书的结构，语言的新生、壮大过程仿佛拥有了自然力。

书中还有另一类重要的有关地点和建筑的比喻，它们不仅具有结构功能（接榫），而且拓展了主题的思辨空间。拉希莉反复谈到她对孟加拉语和英语的“逃离”，它不仅仅指物理空间上的迁居，在语言层面，“逃离”是奥维德式的既描写达芙妮又描写月桂树的兼容表达，是一个人变形为两个人，是同时处于自由和限制的写作状态。在拉希莉的世界中，意大利语不是终点，它是作家永远在语言之路上奔波的象征。当然，语言变形需要极强的平衡力，如果将“同时处于……”变形为“颠倒”，语言或许面临陷入虚空的危险。

在“威尼斯”一节，拉希莉写道：“威尼斯几乎所有元素都是倒置的，有时候难以区分什么是真实存在的，什么是幻觉和幽灵。一切都显得不太稳定，一切都可以变化。街道并不坚固。房子好像漂浮着。浓雾可以使建筑隐形。高水位能淹没广场。运河的倒影里，有一座不存在的城市。”威尼斯是语言的幻觉本质的隐喻，不过，威尼斯是一座常常使人的语言意识迷失其中的城市，它启示那些从内部盯视语言太久之人制造出夸张的语言玄学：限制也是自由，距离也是接近，陌生也是熟悉，隐匿也是显现……反之亦然。这类可颠倒的表达在《罗马日记》中到处可见，它们不是对差异的思辨而是抹除差异，它们只是一系列精致的语言和思维的翻新游戏。

语言如世界本身一样不透明，一样充满缺憾。拉希莉期盼在意大利语中解除束缚，重构自我，她能重构什么？重构她在英语中的成功？在罗马街头，她的外国人形象不同样醒目地提醒着她的局外人身份？正如她意识到的，语言以及语言折射出的社会心理，充满隐形的高墙，意大利语的新鲜感穿不透它们。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并未宣示语言的强悍能力，它暗示了语言不能到达之地的广大。

进一步说，上述语言困境还涉及“言说”（更像方法）与“语言”（更像实体）的区别，幸好，拉希莉大部分时间仍能控制自己的语言思想。《罗马日记》包含一种不太显眼但也不曾消失的“中间”意识，当她将语言比作有待建造然后跨越过去的小桥时，暗示的正是这一意识。本书意大利版原名是“另一种语言”，翻译成“罗马日记”倒更符合它的“中间”属性：半私密半公共，徘徊在自我犹疑与渴望沟通之间，徘徊在言语和语言的重叠地带。在日记的中段和结尾，拉希莉插入两个自己用意大利语写的故事，这种形式本身使日记处于纪实与虚构的中间位置。

结尾部分的《半明半暗》（又一种中间性的情绪），讲述了一个有关旅行，有关消失的恐惧，有关未来之真相的故事，与中段故事《交换》对照着读颇有意味：“交换”的勉强实现掩盖不了语言交换的失败，语言如那件怪诞的毛衣，依然是一个外在物；《半明半暗》中的“他”（拉希莉期待的更具隐匿性的人称面具）则最终抵达了语言之外的理解和爱意。海涅有两句诗，用来解释日记的结尾非常贴切：“至爱者的面庞/就是我用的语法。”

大家都有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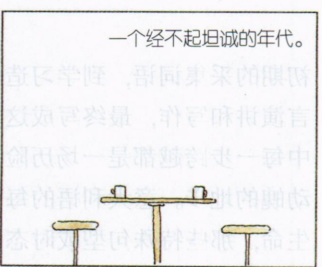


朱德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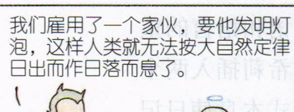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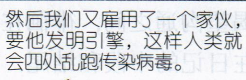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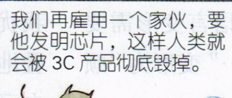

第一个AI机器人下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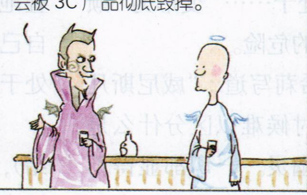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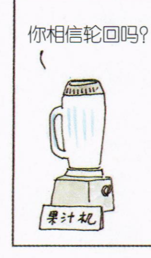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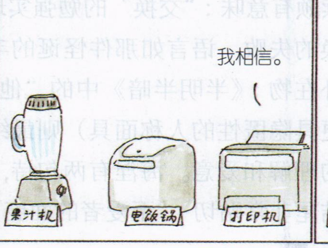
















装有芯片的家用电器的轮回。



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

[美]安德鲁·阿伯特 著 王桐 陈嘉涛 等译 解斯羽 校 定价：4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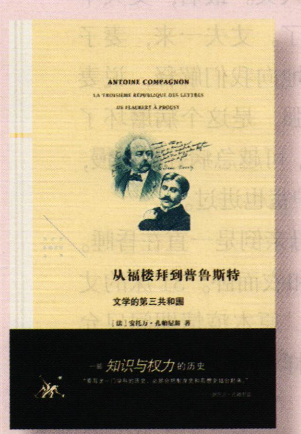
探寻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各自的价值，追问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目的；面对当下过剩的知识和令人存疑的知识的未来，辨析出版社、图书馆、学术界的应对策略；他还对三位中国社会学家陈达、瞿同祖、费孝通的作品进行评析，展现其对"教育"作为一种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关注。



追慕与忧惧：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

[美]罗伯特·马克利 著 王冬青 译 定价：6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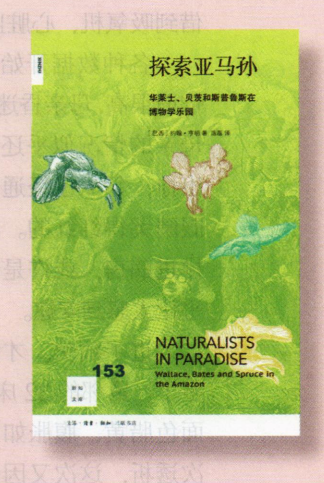
17世纪至18世纪，中国、日本和香料群岛等远东异域令英国人一度目眩神迷。当时的远东供应着欧洲渴求的香料和奢侈品，也是欧洲幻想中潜力无限的商品外销市场。作者重新思考了彼时英国文学对国族和个体身份的想象，由此考察当时富强的远东如何唤起英国的追慕与忧惧。



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文学的第三共和国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 著 龚觅 译 定价：8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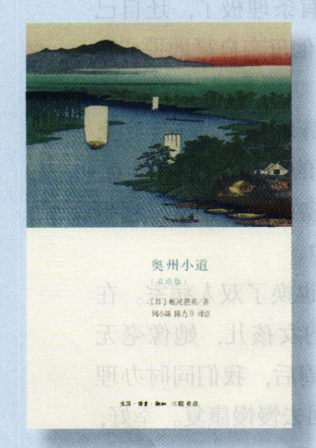
从普法战争到一战前后，即"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时代，法兰西"学者共和国"的全景图。大量史料串联起法兰西第三共和治下法德知识界的恩怨往还、史学与文学的分合、德雷福斯事件呈现出的意识形态光谱，并勾勒出一众活跃在世纪之交的法国学者群像。



探索亚马孙：华莱士、贝茨和斯普鲁斯在博物学乐园

[巴西]约翰·亨明 著 法磊 译 定价：6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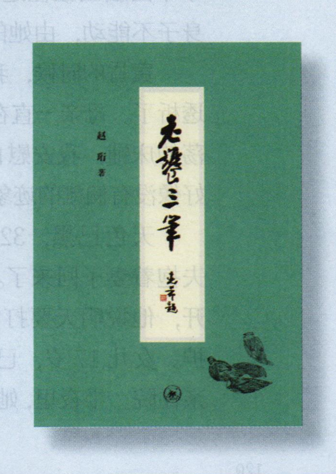
一个半世纪之前探索亚马孙丛林的三位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贝茨和斯普鲁斯，他们在这个森林与河流的"天堂"数年时间，收集了数以千计的新种昆虫和植物，对亚马孙环境相关知识做出巨大贡献，并以各自的发现闻名遐迩。



奥州小道（双语版）

[日]松尾芭蕉 著 阎小妹 陈力卫 译注 定价：48.00元

日本江户时代俳谐诗人松尾芭蕉的代表作。集散文诗歌之大成，不仅对此后日本的诗歌创作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代表了一种日本人的美学意识，一直深受日本读者的喜爱，被视为代表日本民族文学与精神世界的经典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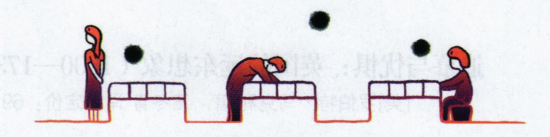
老饕三笔

赵珩 著 定价：59.00元

写口腹之物，记风物人情，述历史掌故，从桂林的马肉米粉说到日本的怀石料理，从苏州观前街、南京皮肚面，说到巴塞罗那的街边小吃……依旧是"以饮食为由，东拉西扯，谈些经历过的旧事"，或可"从怀旧的角度阅读"，亦可"获取些闻所未闻的美食知识"。

给母亲陪床的日子

文 · 徐蓉　图 · 陈曦



母亲躺在医院走廊里临时加的床上，我在一旁焦急地陪着，心里不停地祈祷能早点被收进病房。毕竟，住在走廊上，像是一个编外的病人。

只是，脑神经外科的病人出乎意料地多，据说一场大手术正在连夜进行，护士们都忙得找不着人影，更别说医生。最后，还是一位护工在别的科室借到吸氧机、心脏监护仪来给母亲装上。

各种数据开始闪现，血氧、血压、心跳，血压依旧很高，母亲昏迷着，又吐了两回。不过，比起邻床，母亲的情况似乎还不算最糟的。同样被撞、同样脑出血，邻床已经通知要做开颅手术，陪护的家属们眼睛哭得红红的。而我们在第三天才被最后一个安排进病房，或许是母亲的病相对轻一点儿吧，这似乎让人感到安慰。

进了病房，才觉得世间百态，许多人比自己难多了。紧邻的32床病人是一位50多岁的中年妇女，面色腊黄、腹胀如鼓，说有脏器囊肿，每周需做三次透析，这次又因血压高引起脑出血，半侧身子不能动，儿子在这儿已经陪护20多天。靠着门的31床病人，糖尿病导致尿毒症，每周也要做三次透析，今年因脑出血住过三回院，这回症状最严重，左侧身子不能动，由她的丈夫和女儿陪护。

黄昏的时候，我们刚安顿好，她们就都被推去做透析了。母亲一直在床上昏睡，看着面前两个空空荡荡的床铺，我安慰自己，母亲最起码手臂还能举起，好像没有偏瘫的迹象，不由得轻轻呼出了一口气。

天色已黑，32床的儿子抱着妈妈、31床的丈夫抱着妻子回来了。安置好后，31床的丈夫转身离开，他说明天要打零工挣钱，晚上就留女儿一人陪护。女儿17岁，已经不上学，今年这是第三回陪母亲住院。半夜里，她母亲说要上厕所，女孩搬不动她，劝她在床上解决。可她母亲不同意，随即哭闹着说要出院，不想看病了。深夜里，走廊上的病人家属们被吵醒，全进来问怎么回事，护士们也过来劝哄，可病人仍是不依，女儿无奈得大哭。最后，丈夫半夜从住的地方紧赶慢赶地过来了。丈夫一来，妻子立刻不闹了。丈夫有点儿抱歉地向我们解释，说妻子人很好，原本很能干，又要强，是这个病磨坏了她的性子，她怕花钱，不想看病，可越急病好得越慢，今年为此住了三回院，重症监护室也进过。

病房里吵闹得这样厉害，母亲倒是一直在昏睡。安静后，大家都累坏了，开始和衣而卧。31床的丈夫睡在铺了泡沫地垫的病床边，原本疫情期间只允许一名家属陪护，可见病人这样情绪不稳定，护士们也放宽了要求。

32床的儿子，获得了医护和家属们的一致认可。30多岁的小伙子一人陪护，未用护工。他母亲半侧偏瘫，身子沉重，小伙子却是一抬就将母亲举抱起来了，他说平日开超市搬货，练出了基本功。他忙碌极了，喂饭、洗衣，一切又有条理极了，还自己琢磨着怎么给母亲做康复训练。他母亲自豪地说：“我修到了一个好儿子。”

而那位丈夫，白天见缝插针地出去打工，晚上都在医院。一旦他来了，妻子的情绪就会好很多。无论妻子怎样闹，他从来不责备她，还经常一起坐在床上，像抱着珍宝一样抱着她。

后来，32床出院了，我们也换了双人病室。在茶水间，我常遇见31床陪护的女孩儿，她像毫无烦心事一样笑着与我寒暄。三周后，我们同时办理了出院手续，她说准备带母亲回去慢慢康复。幸好，我们都坚持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